

福建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文史叢刊之四

陳 第 年 譜

金 雲 銘 著

本書承哈佛燕京學社
補助出版費特此誌謝

金雲銘著

文史叢
刊之四

陳

第

年

譜

私立福建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出版



3 0661 5641 9

陳一齋先生年譜序

一齋先生以名將而兼碩儒，且爲明代之大旅行家，顧其生平及著述，殊鮮知其詳者。俞曲園號稱淹博，於其隨筆中且有：『言古晉者至國朝而大備矣，然古晉之學溯源於吳才老，而明陳第之毛詩古音考亦其先河也，焦弱侯爲作序稱其有三異，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餅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余讀之不知第爲何許人，深慚譎陋，及觀絳雲樓書目，陳第毛詩古音考二冊，陳景雲注云：「陳將軍季立，出戚少保麾下，一時名將也。」然後知陳第爲戚繼光部將，而檢明史戚繼光傳，又未附見其人，當更詳考之。』之言，曲園若此，他人可知己。夫以一齋先生之鴻猷碩學，卓卓可傳，觀其禦倭守邊，在薊十年，調和文武，敦睦兵民，築城創橋，興學講武，使邊民樂業，行旅不驚，是名將而兼循吏，使上有明臣，假之便宜，則先生勳業，豈止於一遊擊將軍哉！及其拂衣歸里，杜門著書，晚年從事遊歷，四山五嶽足跡殆遍，其行程所經，明代除後先生數十年之徐霞客外，實不多見。顧霞客遊記，時人題詠者甚多，而錢牧齋且稱霞客爲千古奇人，其遊記爲千古奇書，洎至輓近，復得了文江先生爲之譜，附之圖，而遊跡乃大彰於世，而先生之遊，後世學者反無所知，豈非一大憾事歟？無他，霞客之遊因有日記，其所記事跡路線，山川風物較詳，而先生之遊，雖有兩粵及五嶽諸遊草，然均出之以吟咏，語焉不詳，且其詩以體裁分，而非以年月分，故前

後錯綜，難尋端緒，雖其七世從孫斗初，於道光二十八年重刊其集並識以年譜，然簡而不明，且錯誤百出，前後顛倒，此卽彰與不彰之故歟。余竊感於此，頗欲搜覽遺籍，編定年譜，庶先生之嘉言懿行，不至湮沒，然比年以來，公私蝟集，有志未逮。抗戰七年之夏，余再讀曲園先生之言，因有感於心，乃檢先生之全集讀之，得其生平事之概，著述之旨，乃不憚勞暑，揮汗爲釋其端緒，旁參羣籍，頗費勾稽，耗時數月，草成斯篇，以應中國文化研究會之徵，祇以人事棘手，初稿雖畢，而未遑細校，故攔置者又久之。本年夏，始得再爲增刪，並附以地圖，付之剞劂，間以手邊尙乏數書，如焦竑之澹園集，吳文華之吳襄惠公集，黃汝亨之寓林集等爲之印證，謬誤遺漏之處，在所難免，海內明達若能進而教之，則幸甚焉。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金雲銘序於樵川之寓廬

782.96
384-987
2

陳一齋先生年譜

陳第字季立，號一齋，世居連江城西龍西鋪。祖□□，少起赤貧，有丈夫子五，惟財以漸置田宅，壽至八十餘，鄉邑推重。祖妣趙氏，處家有法，一錢不私。父本山公，長，耽悅書史，少履庠序，遭時不偶，乃隱於吏，性謙和，篤孝友，克己不欺。推楊氏嘗自忍飢寒，以濟閭里，（以上據寄心集嗟思詩六篇作）。先生少穎悟，為諸生時，博極羣書，喜談兵法，督府俞大猷召致幕中，授以韜鈴方略，盡得其傳。大猷喜曰：「子當為名將，非書生也」。大司馬譚綸見之曰：「真俞成之流亞矣」，使守古北口要地，一時外屬寧帖，以饒忤總督吳兌，遂拂衣歸，杜門讀書。母歿後，出遊名山大川，足跡遍海內，卽後之徐霞客，亦不是過焉。嘗就金陵焦竑談經，借讀所未見書，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為發明中國古音之第一人。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西曆一五四一），先生一歲。

三月三日，先生生於連江西郊化龍橋北。父木山公，時年三十二，母楊孺人，時年三十一，夢雷震而先生生，隆準方瞳，顴骨高聳，有遊僧見之，試其啼，曰是兒聲出丹田，他日必成遠器。

薊門兵事告先人篇有云：父早歲為諸生，晚歲為郡曹，貧窮辛苦，不怨不尤，以二子耳（案先生為次子，兄曰又山）。

又案寄心集卷五嗟思詩六篇有「父壽七一，母壽七五」之句，考木山公卒於萬曆七年（一



五七九），則係生於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卒時先生已三十九歲，故知其生先生時年係三十一。

是年譚二華（綸）二十二歲，感南塘（繼光）十四歲，俞虛江（大猷）約三十七八歲，張太岳（居正）十七歲，友人焦弱侯（竑）生，李卓吾（贊）十五歲，友人林龍江（兆恩）二十五歲，邑人吳容所（文華）二十一歲。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一五四二），先生二歲。

俺答寇山西，參將張世忠等戰死，詔天下舉武勇士。俞大猷詣巡按御史自荐，兵部尙書毛伯溫送之宣大總督翟鵬，鵬不能用，辭歸，伯溫用爲汀漳守備。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一五四三），先生三歲。

是年十月，架顏入寇，圍攻嘉田谷，殺守備陳舜等。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一五四四），先生四歲。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一五四五），先生五歲。

父木山公始行作吏（據道光舊譜）。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一五四六），先生六歲。

常隨父祖於阡陌間，按先生有經舊田村詩云：「童時隨父祖，過此心軒豁，叫跳阡陌間，百憂俱不達；……」（五嶽遊草卷一）。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一五四七），先生七歲。

偕伯兄初讀，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舊譜）。

十二月倭賊犯寧波台州二郡，大肆殺掠（參看明史本紀，通鑑，明紀）。友人林培之（培）生。

嘉靖三十七年戊申（一五四八），先生八歲。

木山公舉吏事歸，受經家庭，先生不讀傳註，詰之，則曰：見欲思而得之，不欲以先入之說錮靈府（舊譜）。

是年三月朱統討平覆鼎山（在浙東）賊，將進攻雙隄（在寧波），使柯喬及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寧，遏賊奔逸，都指揮使盧鐘將福清兵由海門（台州）進，四月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通鑑明紀）。

嘉靖三十八年己酉（一五四九），先生九歲。

個儻自負（舊譜）。

是年俺答復寇宣府大同，把總江瀚，擯揮董陽戰死，總兵周尙文擊敗之，斬其魁，未幾尙文卒（歷代名人年譜）。

朱統巡禮福建，荐俞大猷爲備倭指揮，破欽廉（安南）賊，任崖州（廣東）參將，平瓊州黎人（探明史本傳）。

秋七月倭寇浙東，御史陳九德疏劾巡撫朱統擅殺。詔落統職，遣給事中杜汝楨往問，……統仰藥死（詳見通鑑明紀）。

冬十月成繼光（時二十二歲）中式山東武舉鄉試。

嘉靖三十九年庚戌（一五五〇），先生十歲。

是年都御史汪汝孝憤遼東三衛之苛索無厭也，嘗出境撲殺諸夷，以此蓄怨，遂逼北虜犯古北口。八月虜酋俺答，脫辛愛等糾合套窺虜大同，虜自宣府趨薊寨（卽薊門），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炮矢石下却之，虜乃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潰。虜轉掠懷柔順義，遂逼通州，巡按王忬令人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遼，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虜大衆營白河東，近郊火日夜燭天，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馳援，詔以仇鸞爲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楊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鸞等皆不戰，寇焚掠三日始引去，鸞尾之，兵潰，諸將收斬遺屍以捷聞，加鸞太保，賜金幣，總督京營戎政（採全邊略記卷一，參明紀）。

此次潮河之變，木山公閱邸報，每恨無丈夫子當關爲朝廷洒一腔熱血，先生聞之卽能領其意（舊譜）。

按先生上後府俞公書有云：「迨及庚戌之變，則涕泣傷之矣」。可見其幼年卽留心國事。顧叔時憲成生，湯若士顯祖生。

嘉靖三十年辛亥（一五五二），先生十一歲。

三月詔開馬市於大同宣府，楊椒山以諫馬市貶狄道典史。

四月寬海禁（明書），明史紀事本末亦云：是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尙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泊主士豪益自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又日本國志云：巨魁如汪（直）徐（海）等，皆與倭結，寇皆習倭服飾號船幟，題「八幡大菩薩」五字。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五五二），先生十二歲。

是年夏四月，倭犯浙江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明史紀事本末）。

四月倭掠福建漳泉；蓋此時已蔓延沿海州縣矣。（明書）。

倭賊破寧波昌國衛，大猷擊却之，未幾又大破之於海上，焚倭舟五十餘（明史本傳）。

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叢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主吏；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剷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散狼士諸兵（按續文獻通考載當時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土司之兵也，其兵在海內爲尤悍，法以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以首級爲上功，宏治以後，隸諸有司，遇警調用；以其性貪淫擄掠，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濱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明史紀事本末）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先生十三歲。

二月甲子倭犯溫州，閏三月海賊汪直剽倭寇浙海諸郡，至六月始去。（明史世宗本紀）

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旣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寧紹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俞大猷部將）率兵循海塢護城堡，追捕斬獲亦相當，於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匯川沙，逼松江，而以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竹道都指揮盧鏗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

遊殺殆盡。(明史紀事本末)

七月俺答大舉入寇大同，總兵李汝深戰死薊門，虜勢亦熾，選卒出塞輒被縛，臨關叩贖。

(全邊略記卷一)

是年戚繼光二十六歲，進署都指揮僉事，督山東備倭事。(戚少保年譜)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一五五四)，先生十四歲。

此數年中，先生均在家與其兄同讀。按嗟思詩六篇中有思兄篇云：「少年夜讀，一几一燈，如臨師傅，如對朋友；兄默我言，兄靜我躁，四方有聞，歸以相告；父母鍾愛，實維在兄」。

五月張繼總督江南浙江軍務討倭，任俞大猷爲蘇松副總兵。是年虜衆數萬犯潮河，又犯古北，而大同亦告警，上爲肝食，我軍憑牆擊退之。(全邊略記卷一)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一五五五)，先生十五歲。

先生在家肄業經史之暇，學擊劍，喜談兵，人咸以狂生目之。(舊譜)按：先生有感昔詩云：「憶我少年日，悲歌弄寶刀，飲酒動一斗，馳馬弗知勞」之句。

二月趙文華督視海防，七月殺總督尙書張經，趙文華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己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嚴嵩復從中搆之，遂斬經於西市。天下寃之。(歷代名人年譜)

十一月(閏)申，倭犯興化泉州(明史世宗本紀)。按林子本行實錄作十二月倭迫蕭田。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一五五六)先生十六歲。

先生讀書雲居山寺。

按是年總兵官俞大猷敗倭於黃浦，秋七月辛巳，胡宗憲破倭於乍浦，九月浙江倭寇暫平，而福建倭患又漸深矣。明書記是年倭據詔安，而與西洋考亦云：是年十月有倭自漳浦詔安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苦倭。

戚繼光初任浙江寧（波）紹（興）台（州）地方叅將。

又通鑑明紀：十二月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浙江叅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台州知府譚綸亦練千人，立東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進止齊一，未幾即成精銳。是月以趙文華言，特設福建巡撫，（案戚繼光條練士兵事，戚少保年譜繫於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恐明紀有誤）。

冬大猷以平徐海功，加封都督僉事。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一五五七），先生十七歲。

仍在雲居山寺讀書，一夜有虎戲於庭，先生與相視而忘其危。

五嶽遊草卷二叱虎行序云：「憶少年時讀書雲居山寺，虎有牝牡相戲於庭，余視虎，

虎亦視余，似相忘於無言者」。

五月俞公大猷，以平浙江倭寇功，進署都督同知。（採功行紀）

是年十一月胡憲誘降海寇汪直，下之獄，其餘黨乃大擾海上。明史日本傳云：十一月賊有揚帆南去者，攻福建之福寧州（今霞浦），破福安寧德二縣，遂泊泉州之浯嶼。

北虜把都兒以數萬入流河口，直犯永安，遷安副帥蔣承勛力戰死之（全邊略記一）

董崇相應舉生。

按應舉有答馮督學書云：「時在嘉靖之癸亥，某僅七歲」之語，則董君當生於本年。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一五五八），先生十八歲。

以詩質余居陽先生，先生驚唯曰：異哉陳叔子之爲詩也，取意於風雅，取詞於漢魏，然而世弗好也，叔子其窮乎。（寄心集序）

是年大猷繼光等逐倭於浙江，倭乃舉犯粵浙閩三省，福清、南安、惠安、長樂、同安、漳州、福州等地均受禍甚烈。紀事本末載福州巡撫阮鶚不能禦，取虛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

黃貞父汝亨生。（按汝亨爲先生老年之友詳見七十三歲條）

陳仲醇繼儒生。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一五五九），先生十九歲。

先生補弟子員，試輒冠軍。（舊譜）

是年倭自浙江象山突台州等地，海道副使譚綸，叅將戚繼光等連破之；胡宗憲誣劾大猷縱賊南奔，播害閩廣，大猷被逮至京訊治，廷臣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嚴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首創車營。

四月新倭三千多齎攻具克福寧州、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圍經月，旋破寧德；福安叅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近福安）。時沿海長樂福清等縣皆有倭舟，而廣東流倭又往來於詔安、平和、漳浦、南靖、長泰各縣，而福州、興化、漳、泉

無地非倭矣。巡撫阮鶚往勸之，倭稍創（參紀事本末）。北方則把都兒辛愛大舉入犯，駐會州，挾宋顏爲嚮導，聲言東下，葡達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薊州玉田等地，京師大震，御史交章劾忬，詔獄論死。（參通鑑明紀）

王道思慎中卒，年五十。葉臺山向高生。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一五六〇），先生二十歲。

先生娶林儒人，案先生晚年有嗟思詩言孺人之德云：『嗟思我妻，德音萋萋，嬾婉柔克，傲姑思齊，始來儷余，甘貧茹苦，孝敬維殷，慰我父母，宜於娣嬀，推及僮伍，雍雍穆穆，終身不忤，夙適大義，旁涉書史，以道勗夫，以嚴訓子，……』可知孺人之賢。

是年木山公作吏漳州，漳人有林可玉者，與其鄉人五，爲倭掠至漳，幸脫，又爲兵掠，誣獄中，木山公實拔而出之，宥再生恩。是後林子感念弗置，每值先生兄弟過漳輒厚款之。

（見五獄遊草卷七贈林可玉引）

按是年俞大猷尙在大同効力，舊譜作『初從都督俞公大猷學兵法』有誤。告俞虛江先生文云：『嗚呼世之明師多矣，孰有若先生者乎，第自萬曆癸酉（一五七三）九月，下帷家居，先生過而聘焉。……』則在先生三十三歲時，不當在二十歲也。

是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紀事本末）

葉園適茂才生。

嘉靖四十年辛酉（一五六一），先生二十一歲。

先生讀書中巖寺。

是年戚繼光督新練義烏兵，大破倭寇於台州，水陸凡九捷而平。而閩廣洞賊林朝曦等又糾夥分剽，流寇江西，繼光入贛討平之。（參戚少保年譜）

七月俞大猷以川湖總督黃光昇荐，由鎮筸叅將移南贛。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一五六二），先生二十二歲。

先生是年八月晤戚公繼光，上平倭策。

按告先人文有云：「嘉靖壬戌，主將戚公入閩，第首仗劍從之遊」。（薊門兵事下）連江縣志作：「嘉靖四十一年，叅將戚繼光征倭至連，就第謀，第爲定平倭策」。

是年六月，倭大舉犯福建，自浙江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各縣。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鐘所，延及龍巖大田莆田古田松溪各縣。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倭營福清之牛田，酋長營興化，互爲聲援。胡宗憲檄戚繼光往勦之，七月（按戚譜作八月八日）繼光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按戚譜作生擒二十九夷，斬首三百四十八級，釋俘男婦八百餘人）。乘勝至福清，擄敗牛田倭，覆其巢。（戚譜作九月壬午）。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旋師抵福清，遇賊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通鑑明紀）

戚少保年譜作八月戊辰（十六日），自寧德發，又明日己巳（十七日）至羅源，庚午（十八日）至連江，補戰兵傷亡者，以中軍兵代其缺，俾各營行伍無缺，器械損折者皆閱而更補之。……九月連破牛田（福清）等倭巢，又追及林墩（在莆田南二十里），盡殲之，登平遠台（在福州城）勒功鐫銘而還。……冬十月轉牛田，再敗新倭，遂自閩班師。……十一月師返浙江，倭乘間陷興化壽寧政和等郡縣。

道光舊譜載是年戚公繼光逐倭於馬鼻（在連江），倭踞江心，潮退四面皆泥淖，計無所出，聞公有狂生名，折柬召之，公攝置几上不視，戚公悔曰，豈有狂生而可折柬致耶，遂親訪之，一見大悅，促膝畫策，祕軍聲作八音以通語，做乘槎作土板以行泥，選壯士數百人，日各斤肉，飽則手狼筍（原註狼筍竹筍別名，戚公駕鸞陣與籐牌並用，銘按狼筍亦作箕筍）演一必字，人初不側所用，及交鋒倭以短兵，我以長械，且必字五畫，應手踏五人，土板往來便捷，揮以劍無一脫者，今爲業魚之資，邑人有句：「儒將衣冠今已杳，尙教漁子脚撐舟」。

按戚譜此年條下雖記戚公於八月十八日至連江，但並未言逐倭於馬鼻事，因戚譜按日記甚詳，當時駐劄連江係閱補傷亡，整理器械，至八月二十九日大兵即開往福清，以破牛田倭，舊譜所記恐有附會之處，但當年先生以邑諸生，必見及戚公無疑也。福建儒林傳載嘉靖四十一年，戚繼光征倭至連江，第爲定平倭策。

是年俞大猷大破廣東饒平山寇張連等於南贛，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惠潮汀漳諸郡。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一五六三），先生二十三歲。

五月戚繼光破倭於連江馬鼻，先生與諸紳勒石紀其功。

是年三月戚繼光復率浙江義烏兵入閩，所過地方必詢賢者，式廬而叩其蘊焉。十七日入浦城，二十二日抵建陽，滅水吉山賊，四月克復興化，平海，崎頭郡，衛城堡。譚給劉顯俞大猷（時大猷復調爲福建剿倭總兵官）合擊盡殲之。初政和壽寧倭支黨四百餘衆，合船自寧德開洋因風逆食，少復由福寧之高羅登岸，至寧德龜山寺，由羅源連江突至北嶺（在福州北），欲投平海合船，及聞平海已定，遂退連江之馬鼻；五月初二日繼光督軍襲之，賊聞大軍將至，艤舟十二艘，擬乘潮開遁，馬鼻去縣（連江）六十里，重山疊嶺，懸海孤嶼，間只一徑可通羅源，光次日遣部將王如龍等三枝趨羅源，以遏北遁。親督大兵候潮澗進剿，大破之，乘勝追賊至寧德肖石嶺，盡殲之，計水陸擒斬山倭二寇一千六百餘人，溺萬計，恢復一府（興化）二縣（政和壽寧）三衛，而八閩稍寧。（探賊譜）

五月五日偕戚公宴將吏於南門（連江）敵樓上觀競渡，席半托疾入內，明日未暮提督至，邑人士謀勒石紀功，公仿春秋書法大書某年月日總戎戚公大破倭兒於馬鼻之碑，暨西郊外。（舊譜）

是年十月俞大猷徒鎮南贛。（本傳）

十月辛愛把都兒復入寇，大掠順義三河，直抵通州，京師戒嚴。（參明紀）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一五六四），先生二十四歲。

長女生。

春二月奮倭萬餘攻仙遊圍之，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遁同安，光麾兵追至王倉

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據漳浦蔡丕嶺（或譜作蔡坡嶺），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閩寇悉平，其得逸出境者，至廣東潮州，俞大猷（按是時俞公鎮潮州）又截殺之，幾無遺類。（探紀事本末）

秋東廣黑石炭等剝萬衆犯一片石（近山海關），攻山海關不克而遁。薊牆爲久雨所圯，土蠻大掠昌黎等邑。（探全邊略記一）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一五六五），先生二十五歲。

謁藩碧梧先生於省城（福州）蓋碧梧者先生之明師也。

案雜文祭碧梧先生文：『嗚呼先生，山川之英，少好孫吳，一觀至道，仁爲己任，弊而後已，若先生者，固斯文之宗主也，胡爲而遽止於斯可。倭夷毒閩，村落邱墟，丁巳戊午（嘉靖三六至三七年）之間，其禍慘矣，先生獨能早見其幾，聯鄉約，集義兵，築墩樓，習射武，用能保聚一鄉，百里之內，居民如故，遠近避兵，皆趨就之。漳又有妖妄之徒，倡爲邪說，收召逆黨，列居五寨，郡縣告急，禮聘先生，遂出而平之，往返旬日耳。……第早歲志道，未得其師，自乙丑拜先生於省城。……』

是年先生母楊孀人病心痛，術家謂三根磨酒可愈，然難得其生而真者，公極力求禱，忽有友人官雲南，以侑函寄至，服之遂愈，人謂孝感所致。（舊譜）

秋粵寇吳平等入犯福建，大猷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夾擊平於南澳，大破之，平遁入海。顧璘初起元生。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一五六六），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仍遊學三山(福州)之如蘭精舍，學友中有郭道見(復?)，包惟義，趙忠卿，林懌椿，林國器，林國卿，趙思國，蘇集高，吳學淳，張崇仁等。

時莆田林兆恩龍江先生寓榕城，先生大約於此時見之，就談心性之學。

按：龍江先生諱兆恩，字懋勛，道號子谷子，人稱三教先生，倡儒道釋三教合一主旨，以身心性命之學教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以綱常爲立本，見性爲入門，虛空爲極則，從者雲集，是年寓於榕城(見林子年譜)。林子本行實錄雖未記與陳第晤談之言，但以事理推之，當在此時晤面，按先生答陳于虞書會云：『弟幽僻之好素淡，仕進之思頗淡，曾與莆中子谷子高臥禪林』之言，大約指此時前後事也。

十月俺答寇大同，參將崔世榮戰死。十二月帝因疾服方士丹，尋崩。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一五六七)，先生二十七歲。

春同陳可欽諸友賞牡丹賦詩，公性善飲，每飲數百杯，嘗以陶淵明自比。(舊譜)
隆慶二年戊辰(一五六八)，先生二十八歲。

長子祖念生。

案祖念字修父，後爲諸生，勵學行，力田，以資父遊，第稱其孝，著有易用六卷。(參福建通志總卷三八)

是年俞大猷以討平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總兩廣兵，與總督譚綸同鎮梧州，尋綸爲薊門總督，乃疏論召募南兵以濟時急。(採全邊)

是年戚繼光以閩帥應召入京，副神機營事，總理薊、昌、遼、保、四鎮練兵事，建軍營以

隆慶三年己巳（一五六九），先生二十九歲。

從潘碧梧先生講學於漳州，學者雲集，先生調停於諸生之中，動有節制（答崇仁語），作尚行訓示漳中諸生。

尚行訓示漳中諸生：春秋云季，經術未明，刪削六籍，永示宗盟，諸子從之，諄諄求仁，求仁伊何，四海兄弟，欲立欲達，天地同情，有志未逮，胥敦躬行，務與盛哉，我儂我刑，奈何後世，不篤厥真，師務招來，外博虛名，徒之伏謁，冀附微榮，德義不淑，讒譏萃囂，自省屋漏，能無愧心，行之濁矣，言之彌清，身之邪也，辨之彌精，視顏嘆息，嗟爾後生，罔己欺人，罪戾匪輕，聞然發憤，惟我賢英，行有枝葉，天下治平。

又據答陳于虞書有云：「若歸幽僻之好素濃，仕進之思頗淡，曾與莆田子谷子（按即林龍江兆恩三教先生也），高臥禪林，又與清漳人士論學雲水之濱，當時持論，謂巢父世有其人，子陵不難爲比」，可見當時先生之志在山水之間也。

是年四月，俞太猷大破海賊曾一本（吳平黨）於漳潮間，進右都督。

是年歲總理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乃募南兵三千人成一軍。

慶四年庚午（一五七〇），先生三十歲。

春別潘碧梧先生於三山。

按祭潘碧梧先生文有云：「庚午春言別於三山，別五年，第至京師，而先生已歸矣。又

三年先生至京師，而第仕於潮河矣，迺先生有信陽之行，聞下車而大得民也。又二年聞以會察去，又一年聞先生已歸其鄉，已而聞先生卒。

戚公召諸路將盟於灤河，諭以邊事利害防禦方略。

是年俺答孫把漢那吉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與虜言和通貢市。

是年十二月，俞大猷率兵十四萬進攻廣西古田，獲大破之。

隆慶五年辛未（一五七二），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遊學福州，作洗心訓示三山諸生。

洗心訓：人心最妙，樂樂照照，云胡逐物，不能自持。貨色所引，如醉如癡，名位多感，得失欣悲，遭時弗偶，長苦寒飢，感傷轉迫，愛或別離，日購日鬥，污穢匪治，平聲，惟彼江漢，可以濯之，濯之若何，在知止足，止是恬淡，方寸無欲，不見可欲，孰亂衷曲，素位適志，言行金玉，面垢則盟，身流則浴，忍使厥心，任其暴橫，凡我同盟，夙夜共勗。

是年春二月俞大猷擒獲會黃朝猛章銀豹等，百年積寇至是盡除，改古田爲永寧州，進功世蔭爲指揮僉事。

戚公仍在山海關古北口一帶練兵，並增募南兵六千人，修邊牆敵台，建武學，立軍營，遼事大治。（探戚讜）

三月俺答遣使奉表稱臣，乃詔封俺答爲順義王，大同一帶邊警以寧。

隆慶六年壬申（一五七二），先生三十二歲。

先生仍在榕城講學。

冬十月戚公在薊鎮練兵成，乃舉行會操，朝廷特遣少司馬汪公闕視，戚公調軍十萬衆，連營數十里合操於湯泉（在遵化之北），十二月偕汪公巡邊至山海關。

是年俞公大猷仍鎮廣西，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貪，兵部力持之，詔還籍候調，旋起南京右府僉書，未任，乃於六月以都督僉事起爲福建總兵官，奉命籌劃軍務，防守事宜，俞公乃作鎮閩議稿成，九月又作練兵操法成。（見正氣堂集）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一五七三），先生三十三歲。

講學於如蘭精舍，秋在連江家居奉父。

按舊譜則記是年先生「講學於如蘭精舍，調停諸生，動有節制，嘗曰：『男子具六尺軀，縱無他事業，亦當如班超傳介子輩立功異域，奈何瑣瑣遊遨，抱筆視向里背口中，唱取功名哉。』所得資斧歸，不以爲私，木山公飲於人，每大醉或竟夜公與兄文學，又由公，必具燈燭向門外，雖風雨寒凍不廢，人以爲難。」

是年巡按御史竟劾俞公大猷所擒韋銀豹非真，兵部覆奏，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認爲奏，秋移鎮福建，時方議攻賊彭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趨福寧，殺把總，御史論劾坐免官。（名由藏本傳何喬遠著）

九月先生從俞大猷學兵法。

告俞肅江先生文：『萬曆癸酉九月，下帷家居，先生過而聘焉。是冬相從鎮東。甲戌春相從清源，秋又相從京師，日夜教誨，古今兵法之要，南北戰守之宜，靡不探其奧』

一

連江縣志儒林傳『既而督府俞大猷召致幕中，教以兵法，因盡得韜鈴方略，大猷喜曰：『子當爲名將，非一書生也』。

萬曆二年甲戌（一五七四），先生三十四歲。

（春三月從都督俞大猷於清源（泉州）小雲關，遂與陳我渡巡撫相見，與談天下事甚歡，並奉書。

奉我渡陳公書跋云：『萬曆甲戌，余爲諸生，遊溫陵（泉州府晉江縣），時我渡陳公讀禮家居，得與談天下事，因上此書，頗見賞識，虛江俞公取而視之，深嘆知己，錄置巾箱中。間出示同志……按書中所言皆論虛江公之德行功業，書長不錄。

按陳我渡巡撫或卽陳道基之號歟詳見三十八歲條下

時譚倫爲兵部尙書，大猷貽繪書云：『某平生志在征虜，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妾媵尙有胎產，努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繪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領軍營訓練。

秋七月從大猷至京師。

舊譜『七月俞公以都督入掌後軍府事，公從至京，因得縱觀各邊，察其形勢。

先生于途間作北征道中四篇：

『關五兩，載發載遠，沙灘縈紫，溪流反反，臨此剡津，伊思蕪苑，我有所懷，遙展繡婉。』（摩註欲往薊門訪戚總理）

秋風拂拂，楊柳淒淒，商羊爲虐，樹杪棲泥，四野蕭颯，幾乏遺黎，羈人夜泊，蟋蟀宵啼。(按此詩當是過延平時所作)

四望茫茫，原隰膺膺，亂江涉淮，云戾徐士，我授我衣，復越齊魯，家鮮擔簦，愛我父母。(按此詩當爲過山東時所作)

天邊隴關，行狩麗慶，(原注音離)伊誰云從，實維我師，我師元老，永志不萎，過古戰場，瞻瞻嗟思。(我師俞虛江)

曹齡婚(學餘)生。

萬曆三年乙亥(五七五)先生三十五歲。

先生在京師得俞公之推荐，得謁臧總理於薊門，(時臧繼光總理薊鎮事)並上書於譚大司馬綸公，請獨輪車制，司馬嘆服，即補授教軍官，以董其事。

是年三月戚公重建三屯營城，按三屯者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也，屬遼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形勢險要。(探戚譜)

萬曆四年丙子(五七六)先生三十六歲。

時大帥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即忠義中衛故地，綰轂於居庸山海兩關之中，薊城瘡痍而隳，修立營廩，填虛飽漁陽之重焉。夏炒蠻盜我鴉鷂蒼邊，鴉鷂山者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陽，木頂，長可六里，懸崖峭壁，絕頂一口，以女牆堵之，人跡罕到，東面敵堡曾遠，烽臺半居山下，南兵守之，樵薪往來，遂成間道，炒蠻歲稟食古北，肆知地形，曾拿獲雨簾類，炒蠻驟然而起，夜半踰口入市，伴言延緩，客兵晝宿，殺潘仲文。

等十人，市皆大驚。烽火兵覺，鳴炮。路將苑宗儒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走，宗儒追十八盤山百餘里，行至捨喇智，伏虜起圍，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千總高大朝蘇學奮救亦被殺死，副總張臣徐枝，遊擊高廷相，李如梗，劉楫兵至，解圍引去，臺臣王一鶚刻奏奉下大司馬讀給，覆奏罰一鶚成繼光俸三月。（全邊略記卷一）

先生在京教練軍營，思立功塞外，曾上書順天巡撫王一鶚，其略云：

（上略）第從俞將軍得聞緒論，奉命拜謁，不過謂公庭頓首，望見顏色而已，乃蒙見察，寵之以謔言，進之以至教，俾得披肝瀝胆於其前，顧不幸與。夫英雄豪傑之生世不數數而遭逢知遇之偶，即戴籍且嘆其絕難也。行伍賤士，一旦齒錄於立談之頃，中丞相公（指王一鶚）之休休好善，豈非斯世所僅覩見者哉。嘗聞伯樂以一鳴而識馬，聖人以片言而識士，果非虛語矣。竊念竊也，少伏海澱，聞見寡陋，茲之來也，盼江河山岳之廣大，覽去風民俗之異同，習塞垣形勢之緩急，慨然想見往古豪傑，是以投筆而起，策勳以報朝廷，捐軀以酬知遇，其素所蓄積者也。生平故人，猶規規以武夫誚之，不知男子乃生再弄之璋，明有文也，懸之弧矢，明有武也，出入操縱，惟其所用，安能守拘攣而事牽制耶，不然嚶嚶慕古，輒以經世爲任，既不能詞章進取，陪廟堂之末議，又不能斬將事旂，爲國家奠固疆圉，安在其爲丈夫子哉。此所以破羣疑而獨斷，棄成業而不難也。中丞相公誠有意於第，收之槽檻之中，待之繩式之外，使效駑鈍，樹立尺寸，異時附於中丞樞公，以垂竹帛，第之至榮也。語云女爲悅己者容，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惟中丞相公留意焉。干冒威嚴，待罪待罪。

又上後府都督俞公書，報車營練成，乞轉達大司馬破格保荐數人，或用之京營，或用之邊鎮。

車成論功，七月十五日協理戎政尙書劉公應節，推補五軍四營中軍，八月領京營軍三千出薊鎮防秋，譚繪公贈詩。(舊譜)

君是當今定遠侯，賦詩橫槊古檀州，胸中剩有三邊略，手裏能揮二丈矛；紫塞雲行天漠漠，陰山花滿日悠悠，永無烽火厓宸慮，自賴金城克壯猷。

戚公贈詩：

從來文武不相分，俎豆干戈羨有君，己著白袍稱國士，忽搖赤羽號將軍；心期報主年方壯，志欲吞胡策自勤，試向燕然臺上望，佇看裘帶靖腥風。

邑人吳文華大司馬贈詩：

急思報主換征袍，神劍雙飛意轉豪，親鼓貔貅濟大漠，兼圍魚鶴淨洪濤。旌旗影動軍聲壯，刀戟光橫殺氣高，百尺高樓誰可及，元龍本自共吾曹。

順天巡撫王公一鶚荅語：

練部曲之心以仁，酬國士之知以義，恤貧苦若家人婦子，談韜略本禮樂詩書。

先生遺薊州詩：燕京八千里，復作薊門行，剩有溪山興，能忘沙塞情，朔風摧短草，寒月近長城，流涕二三策，何人似賈生。

各上書於譚繪公請纓：

上太司馬譚公書：比從俞將軍遊，兵略五年於斯矣，風奇正變化，

已得其精，欲用之小，則其効亦小，用之大，則其効亦太。此第之所自期，亦俞將軍之所深信者也。昔人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若第者其友不識，其師識之者也。且第亦非徒求進也，盤根錯節，利器之所必試，投大遺艱，志士之所樂爲，誠於九邊之中，而擇其地之最重，於重地之中，而擇其事之最難者，使第居之，假以便宜，寬之文法，有不能斬將奪旗，奠固疆土，垂功名於竹帛者，非夫也。卽斧鉞之誅，有所不辭矣。第聞之，騁驥之足，必馳於康莊，而後捷可見也，鵬鳥之翼，必翔於廖廓，而後大可知也；使徒置第於閒散無事之地，坐消其奮進有爲之心，非所望於愿臺者矣。……今當出塞，感激自鳴，皆肝膈腎腸之要也，惟恩台垂察焉。（薊門兵事）

按此書無年月，但先生於次年春受譚公荐爲潮河提調，則上此書當在此年冬間也，姑繫於此。

萬曆五年丁丑（一五七七），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二十八日譚給公乃題補先生爲潮河川提調，三月二十二日到任，潮河者近古北口也。告命虛江先生文有云：「丙子（四年）秋，有京營之役，丁丑春有潮河之役，先生

請命公，書數十通進之，彌切，第實權爲門下羞，阻勉職事，屢屢荐剡，先生喜而不寐……」

到任後東大司馬譚公搆，報告一切設施。

卑職一介書生，妄意投筆，謬蒙恩台簡拔，待罪潮河，知遇之恩，卽殺身不足爲報矣。然薊門天下重鎮，而朝河薊門要衝，况當變法之新，特號艱危之所，故命下之

日，此中將吏無不驚疑，謂卑職以兩人而當邊事，以書生而撫劇夷，必且獲罪，爲恩台知人累也。到任以來，內外相安，春賞一頒，夷情頗服，今日總理（指戚繼光）撫院（指王二鶚）皆奇恩台能知卑職，且幸卑職爲恩台所知也。此豈卑職有他才哉，不過竭忠亦以從事耳。蓋提調雖卑，亦一方之統率也，故提調志財賄，則委官務私囊，提調誤死生，則夜不收官畏首尾，以故服裝濫惡，夷人得執以爲詞，氣義不揚，大戎得乘以起釁矣。今勾稽其簿書，料量其食物，卽貪婪者亦無所染指，而又肅號令以明威，演火器以□□，或演旌旗千百往來，而駐於墩台，或以騎□□循環而飲於河側，夜不收官出力任事，略無退縮，此強會所畏懷也……（薊門兵事）

四月兵部尙書譚綸公卒，年五十八，諡襄敏，公始終兵事隨三十年，與戚公齊名，世稱譚叡明史卷二二二有傳。

又與俞公書告知撫虜經過，憤虜無狀，極言其弊，有不勝慨嘆者矣。

第自履任，嬖只（按卽黃台吉妻）扣關，撫賞勞瘁，戴星出入。嬖只出關，炒蠻到矣，炒蠻方去，又有九家討賞，直至四月終，俱無暇日，茲撫賞畢，將有巡邊之行，計亦一句方能畢事，而秋賞物件又須區畫矣。回思昔時，談笑從容，晝夜晤語，境界真若隔蓬萊三萬里也。坐是生平故人並諸大老書問俱廢，實非得已也。（已字原書漏）昔年徒云撫賞撫賞耳，未曾親身經歷，殆有悲憤不忍言者，通袖金段，布帛什物，堆積如山，牛羊米麵，不計其數，卽嬖只三百餘騎到關，日食四五十金，言語狂妄，無所忌諱，且需索無厭，應賞布者則求金段，應賞金段者則求通袖，應草席一百者，則

求增二三百，其積習然也。將領骯髒，皆曲意從之，若奉孺子，若養癰疽，癰疽毒必發，孺子孝必衰，無惑乎有雅鶴之變也。聞之宣府弊且百倍於此矣。近讀邢御史論俺答黃台吉疏，爲之傷心，大抵西之貢市，東之撫賞，皆陰蹈宋人歲幣之實，而陽美其名耳。憂國之士，能不荷戈長嘆哉。第之所以處心積慮，願言戰守，不願言撫市，茲春區別會部，稍稍裁之以法，夷情似覺順服，地方不致疎虞，然戰守之具尙費講求，此撫賞之根本也。法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豈虛語乎。承憲紙甲，感激難言，女子既嫁，猶累父母，若是奈何奈何，無可圖報，惟務建明，蓋報國所以報老師也。（薊門兵事上）

因作古北口撫夷詩：

中孚若豚魚，忠信行蠻貊，夷狄雖犬羊，正直亦可格。
 三衛本羈縻，藉以藩外賊，國制有成謨，撫賞明恩澤。
 敗類實貪人，腹削及金帛，去歲戎生心，路將死厥職。
 我來正劬勩，事事依矩則，恩敷威乃張，黠虜消反測。
 邊境息烽烟，農人安稼穡，控馭獲機宜，何必多斬馘。

秋八月十五先生迎妻子至塞上。

中秋妻子至塞上詩：爲客頻年灤水邊，歸鴻落木悵風烟，不期閩海八千里，共看中秋塞月圓。

又祭外母文有云：「丁丑春守潮河，孺人（指其岳母）次子送其姊來，談孺人未衰

狀，第竊竊喜，比歸，姊語之曰：「是善事母，後此二年我且歸養，以樂其餘生，雖伯姬（指妻姊也）早世，我與爾兄弟在，母必無憂。」蓋卽指此時事也。

十二月總督楊公兆荐語：

合文事武備以成能，抱內安外攘之長策，猷同曲逆，事類班生。（舊譜）

萬曆六年戊寅（一五七八），先生三十八歲。

先生仍守潮河，作志怪論，記軍人徐敖病鬼狀。

志怪論：（上略）萬曆六年二月八日夜，軍人徐敖自郊至家，攘臂語曰：「將食食我，將酒飲我，目鎮瞋視人，家人進食，食簞食十有二，而豆羹稱之，尙未飽，家人不敢進食，輒攘臂而起曰：『我不食且三日矣，數年而就爾一飽，爾吝者耶，復喚飯呼酒，家人大恐，共持刀向之，怒曰不飽不行，不醉不去，爾持刀何爲，余從者傅羔走告曰：『敖中飢鬼，命在旦夕，且述其狀如此如此，余取片紙書云：『古北正神其速逐飢鬼，毋使留』，命傅羔就其家焚之，焚畢敖曰：『敗矣敗矣，速開道使我遁去，言竟有間而寐曰：『吾安得在此。』家人問其食與語俱不記，曰：『暮至河上，忽跌而熟睡，其睡而起，起而至家不知也，於是又食。』里人聚而觀之，嘖嘖曰：『陳叔子其通神明者與，何其以片紙療疾也。昔仲尼不語怪，非無怪也，語之而莫可窮詰，故存之，而使人自悟……』」

時巡撫陳公道基新來薊門，先生作稟貼請其巡邊，以收四益。

稟巡撫陳公論巡邊四益：「恭惟恩台，下車以來，捐不急之費，罷無益之征，凡百猷爲，與民休息，譬如大旱之後，灑以甘雨，薊門二十里間，兒童走卒，靡不歌誦恩澤，

朝廷自此無北顧憂矣。然卑職愚昧，猶有請焉，邊人願見恩台如見父母，誠沿邊一行，其益有四，何者：地形有險易，夷情有緩急，攬轡一眺，則山川形勝皆在目中，運用經略，愈有定畫，其益一也。封疆之臣，上則副參遊提，下則中軍以及千夫長百夫長，胥有戰守之責，不可因循苟祿也，見則閱其形貌，察其心神！試之以言，考之以事，斯賢否不至混淆，任使得其實用，其益二也。關塞蕭條，士卒疲敝，爲日已久，所至諮詢風俗，拊循軍民，施以不測之恩，重以知方之教，則人心感激，敵懷有餘矣，其益三也。邊關將領、類習驕奢，誇鞍馬之飾，競畜產之多，其勢必侵漁剝剝，蓋武弁恆態也，車駕所臨，節約恬淡，將自聞風而興慕義而起者，世教之助，良非眇少，其益四也。卑職自爲秀才，曾蒙國士之遇，叨冒朝河，已經一載，明未嘗敢負於朝廷，幽未嘗敢負於鬼神，恩台計察之審矣，謁愚忠、妄進狂言。

按陳道基字以中，（銘按：疑號我渡）同安人，嘉靖庚戌（一五五〇）進士，知嘉善縣三年，未嘗入一重辟，囹圄幾空，倭寇擾旁邑，爲設隘堡，嚴偵伺，嘉善特完。入爲御史，巡按廣東，拓林牧卒流剝省會，城門盡閉，道基命洞關諸門，嚴兵陳郊外，身坐城郭，納避賊商民數萬。擢太常少卿，移南京鴻臚寺卿，出爲四川按察副使，遷廣西參政，屬邑告變，罷其培克令，諸巢遂戢。遷浙江按察使，超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尋巡接應天。時高拱當國，修怨徐階，初道基由階外調，拱遣道基當藉手爲釋憾計，而道基事階益盡禮，御史吳某媚拱，指詆道基觀望，候勘歸。萬歷初，廷議用宿望，起巡撫奉天，閱部伍，飭戎器，凡幕府市租。悉以饗士。張居正歸葬其

父、他撫臣躬迓道左，親供帳，道基獨否。潯南京大理寺卿，歷遷至南京工部尙書，有舉人與序班門都市，前尙書奏請得當矣，閣臣申時行許國力爲地，道基持之不爲動，言者復摘道基短，遂再疏乞歸。道基修幹豐穎，亢挺自負，而薦故舊、崇長厚，旣爲列卿，見鄉先達，遂巡隅坐，修後進禮，而自接後進又甚謙下。卒年七十五，賜祭葬。（參福建列傳明九，引閩書及泉州府志）

按先生見陳道基時卽其任順天巡撫時事也。

五月「典互市，時敘民（按當係張廷福等）導黃台吉小妻大嬖只畫挾賞數擘，第購誅叛民，陰結諸部腹心，盡得其情，以恩威操縱，竟事貼然」。（福建儒林傳）

先生於事平後，有稟陳撫院道基揭，詳述經過，其略云：

照得古北，爲地至重，與虜僅隔一牆，而虜又皆黃台吉之婚姻，憑藉聲勢，其強最甚。嘉靖年間，往往大舉，實緣內寇爲之引導，是以虜得恣行而無忌也。……今有古北奸軍張廷福，於萬曆五年十一月投歸大嬖只營內，主使教唆，……教之加倍取賞，如本路不從，卽借黃台吉兵馬，願爲嚮導入寇，……四月二十九日，總理戚手書言「叛逆之賊不容不擒，本參任事忠赤，陳第思慮深長，必能捉獲罪人，計出萬全，以慰我也」。卑職捧誦，日夜憂惶，復邀中軍官戚金（字少塘，後擢八達嶺守備，先生有賀少塘戚公擢八達嶺守備序）。誓於河上曰，叛賊不擒，薊鎮之禍無有窮已，我專間諜，爾專緝捕，所不盡力，有如潮河，且從中逆賊皆顧妻子，但常差人於其家前後設伏，必可得也。廷福於六月內果復進口，探聽虛實，並欲攜其妻室而去，遂爲中軍

成金擊獲。……切照宣大趙全，遼左王杲，其先皆降人也，猖厥邊境數十年，荼毒生靈數百萬，歲歲徵兵，月月徵餉，費蓋不貲……今張廷福本以險邪小人，能通字義，而又素熟口外之山川道路，一授大變只，卽任爲腹心，專事唆誘，日倡奸謀，勾虜入犯，勢所必至，今幸縛而致之，誠伐謀之策，不戰之兵矣。

六月總督具題兵部覆奏，語有「北虜寒心，邊烽不聳，綽有可嘉，相應紀錄」之嘉獎。

(舊譜)

迎父木山公及母就養，次子祖發生。

冬十月俞公大猷以疾乞歸，先生送之河干。

告俞虛江先生文：『未幾疾作，兩疏乞歸，時戊寅冬十月也。第送至江澚，先生握手嘆曰，自吾在兵中四十餘年矣，晚得吾子，實吾之幸，入室授受，雖非人所知，俾宮牆墜重，則在吾子勗之。及舟將發，戀戀不忍別去，先生倚篷，第則立馬遠望不見，徘徊咨嗟……』

萬曆七年巳卯(一五七九)，先生三十九歲。

春二月建潮河川石橋，以北方匠人不知建鉅橋之術，特徵閩匠舉建平橋七洞，展二十八丈。按是役先生提調，與有功焉。(參戲譜)

是年春黃台吉妻大嬖只(邊略記作比妓)炒蠻復並起寇古北口及曹家寨，(寨字，陳第送參戎東川谷公序作寨)夷人刁兒志火泥赤來告，未幾果襲柏嶺安邊，出捺肚嶺，而以邊備戒嚴，輒引去。我師出擊其歸路，至葦子谷，遇炒蠻，先生與諸將率五百騎轉擊破之，牛虜

十三夷，斬首五級，駝馬十八匹，器械百五十，餘賊皆騰山竄走，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山林險阻始罷兵還。（參戚譜）

二月巡撫陳公道基荐語：「出其長，犁虜庭而事辦；要所就，建上將而功成。又巡按于鯨公荐語：「愛士若投膠挾纜，理戎本讀樂詩書」。三月總督軍門具題，奉旨加級賞銀。」（舊譜）

三月朔日以胡虜戒嚴，先生被甲行邊，馬上讀邸報知齒諸荐剗之列，乃作書謝于按院特荐。

謝于按院特荐書：「……顧潮河遼鄙之極陬，提調武弁之賤吏，每願執鞭，未能自達，不識台下何從而知之獨深也。夫觀其文而鑒其志意，察其貌而諒其忠誠，得之驪黃牝牡之外，拔之卑微疎遠之中，此非第所敢望也。三月朔日，第以胡虜戒嚴，被甲行邊，馬上讀邸報，知齒諸荐剗之列，不覺涕泣沾襟。左右請曰，荐而反泣，不已過乎。答曰：非爾所知。夫順永保河，燕趙之故土也，投石超距，懷謀挾策之夫如雲如雨，今於提守之內，謬叨特荐，實世所希覯矣，感恩知己，併切寸心，此其所以泣也。第也自當益竭駑鈍，勉拊動庸，與將傳所載論品色，庶幾無忝知遇矣」。

八月答友人趙思國書，言其外撫強夷，內訓疲卒之狀。
八月望日，塞下讀兄書，惠教四言，字字藥石，非骨肉相知不能及此，且其詞文旨遠，令人三復不忍釋手，從前極深研幾之說，殊不若是之切近精實也，兄之學問長益，其在斯乎。第自待非古北，日夜動勳，外撫強夷，內訓疲卒，身勞慮竭，髮白無數，老母見

之，深以爲憂，曰：兒奈何若是。對曰：業已委質爲封疆之臣，誼當如是，不敢辭也。

又答郭道見書其略云：

薊門爲古北地，去夏妙蠻入寇，乃在雅謂，又古北東界，所失雖少，然東牟大將軍坐是削俸，協守而下論罪有差，內外縉紳士大夫言國大計者，皆洶洶然爲薊門深慮，是以譚襄敏公特置弟於此，兄謂虎穴，豈其然乎。待罪以來，奔走靡息，夷情邊境，偶皆即安，可幸無罪，然守在衝關，少失機宜，則變釁無量，卽懸崖而走，穀中而遊，不足喻其危也。欲不嚴翼，如共服何。嗟夫昔爲諸生，優遊泮渙，拱手而言戒懼，實未嘗戒懼也，今爲天子守邊，百責攸萃，外勞其形，內焦其心，年未四十，髮白種種矣。節俠之氣盡忘，敬戒之心愈篤，不言戒懼，戒懼在茲，吾兄之論，先得我心之同然矣。……是年秋俞公大猷卒於閩。

按告俞虛江先生文有云：『巳卯春，先生（指俞公）至閩，夏中寓書謂第：喜爾功名洗洗日新矣，秋先生逝……』是則俞公之卒當在本年也，通鑑輯覽作萬曆八年秋七月卒，有誤。

秋先生父木山公卒於潮河任上。

案萬曆八年祭郭道見文有：「余生世四十，不識哭泣，去秋哭吾父，今春哭吾師俞虛江公」一語，可知木山公係卒於本年秋間，至八年春始聞俞公訃也。

又答林日正書有云：「先人木山公資品極高，時以已意論斷經書，迄今思之，皆有至理，嘗至薊門，弟奉侍一年，絕口不問祿入多寡，每御酒肉，則思宗族之貧，……故

生則鄉閭愛之，歿則邑里思之」。

按祭外母文亦云：「己卯秋，第不幸喪父」。

萬曆八年庚辰（一五八〇），先生四十歲。

春正月二十八日，俞公大猷姪試南宮，以公計聞於先生，先生哭不自勝，舉家皆哭，皆不自勝，友朋聞之有墜淚者，適門下士陳□叅戎歸閩，乃寓奠陳詞焉。（採告俞虛江先生文）

作哭俞虛江先師詩：

江縣相逢意已投，歸來爲吏古檀州，六韜口授青楓晚，萬里心喪白晝秋，共說中原須老將，誰知永別在孤舟，感恩莫遂啣環報，淚洒西風哭未休。

二月聞友郭道見卒於閩，爲文哭之。

祭郭道見：維萬曆八年春二月，陳第居薊門，有人來自閩，稱吾友郭道見亡者，余哭之哀，然猶狐疑未定，越夏五月余家兄至塞下始信，余哭甚哀，又越六月十日，修絮叅之奠，致祭於其靈曰，嗚呼道見，止於斯耶，余與道見，遊幾二十年，凡經史之玄，古今之概，余聞於道見者熟矣。請纓以來，蹤跡南北，余所欲爲道見言者，難以更僕。意有待也，豈意道見止於斯耶，嗚呼痛哉。道見負奇傑才，口吃而志高，貌朴而資敏，心誠而行端，皆於古人中求之。尤長於古詩文，下筆千言，滾滾不竭，文迫班馬，詩凌李杜，其歌行諸作，蒼然有離騷風韻，質之當世，殆絕倫比，壽不符德，用不展才，而止於斯，嗚呼痛哉。道見少孤且貧，余過其家，沽酒而飲，席地而臥，談累日夜不輟，交好

愈密、而氣誼益蒸，萬里寓書如晤語，規戒切、期待殷，令人讀之不忍釋手，余亦與道見言之矣。篋笥之中，遺言尙在，而道見已不可復作，撫今思昔，能不傷悲，嗚呼痛哉。夫天生棟樑，所以充明堂之用，天生駟驥，所以騁千里之途，道見得於天者甚厚，而命不偶，試諸有司，落落難遇，中年稍遇，人謂儻々成矣，顧一疾遽終，賢志以沒，天之所以生之者何爲耶，嗚呼痛哉。雖然宇宙無涯，人生有盡，若具隻眼，則千百年亦瞬息也，所貴死而有不亡者在耳，道見寡交遊，內則郭建初兄弟，外則林日正數子，輯其遺文，存之名山，以示來世，則道見可以不朽，庶幾慰九泉之心乎。抑道見器識宏達，一死生，齊得喪，以蟻螻視天地，以浮漚視後世，其朽與不朽，固無所芥蒂也，嗟夫此道見之自待，非吾輩所以處道見矣。余生平四十，不識哭泣，去秋哭吾父，今春哭吾師俞虛江，隨又哭吾友道見，數月之間，肝腸斷裂，亦余之不幸也，雲山遙隔，回首淒涼，其茲因家兄南歸寓詞侑奠，鑿其鑿之，嗚呼哀哉。

哭郭道見詩：

故人何意忽乘鸞，篋裏遺書涕淚看，文采他年推太史，窮愁半世亦袁安；秋風菊草岡山遠，落日簫笳易水寒，最苦知音今已謝，霓裳孤調向誰彈。

三月戚公繼光同監兵翟大夫游潮河，又廣徵戰守之策，集全鎮將領以及士伍之衆，虛心詢訪，凡有見合機宜，足裨時用者，均博採所長（戚譜）。先生作邊防五事答戚總理，其大要爲（一）遣尖哨遠探夷情，以明情報。（二）重暗哨以密查各撥所之勤惰及不法情事。（三）聯樓臺以嚴瞭望。（四）派路將提調巡查各烽墩守軍。（五）受提調以權衡，庶可核客兵，以

收互助之效。

五月先生兄又山（字季實）至薊門，六月蓮木山公柩歸葬，並奉母及林孺人及先生子等歸連江。

按：祭外母文有云：已卯秋第不幸喪父，未幾而孺人次子之訃又至，嗚呼痛哉。於是孺人之女日夜慟哭，曰：妾奉舅姑間關萬里以就夫君，恐疆場之臣，不達養耳，今妾兄弟淪亡，誰爲事母，不若從姑扶舅輓而歸，猶得旦夕寬母憂乎。第之父棍，兄則扶之，以婦從姑，亦爲母耳，不意女歸而孺人訃塞下，第爲位哭盡哀，女以道相左，未聞也，及將抵家里許，始知其詳，女之慟哭，實難堪矣。

臨行以詩送之：

伯兄來薊迎母歸養悵然叙別：塞垣相見尙驚疑，忽又他鄉話別離，將母不遑娛晚歲，爲官何以答明時；片帆雨露秋江冷，古店風霜驛路遲，攜手原頭雙涕淚，飛鳴長誦鶴鴒詩。

又示內子詩：還山原夙好，浪跡未能酬，燕市狂歌過，沙場結伴遊；三年勞解佩，一劍愧封侯，隱服能先製，無慚梁氏逋。（蓋先生此時已懷歸隱之念矣）。

又作示兒篇：蓼花離別潞河前，年少光陰自可憐，莫學而翁事征戰，獨持長劍向燕然。

是秋七月望日岳母林氏訃至古北。

時成總理欲荐先生爲燕河路將，但先生以燕河夙有料理，百事就緒，軍溢於額，馬增其

臆，盔甲器械，俱已精緻，營城設備，俱已整齊，無所用於彼，請以諸將中久任辛勤，歷年滋深者處之，揭中有云：

卑職犬馬之齒，今年四十，過此則血氣漸衰，常恐不能効微勞以見尺寸於斯世，不及今試於盤錯，更待何時。卑職願得疲敝之營，煩衝之路，衆所不願往者，以卑職爲之，竭誠殫力，夙夜經理，無事則有勇知方，有事則謀攻作戰。

蓋先生素志避易就難，若處燕河則過衛優遊，恐筋力脆緩，不能有所樹立，故常自請纓以圖報國也。於是戚公始荐之於兵部，以守喜峰口要隘。

十二月兵部尙書方公逢時，題補先生爲薊鎮三屯車兵前營遊擊將軍，以署參將駐漢兒莊，用副總兵體統行事。（舊譜）

按其告先人文自云：「庚辰臘月，謬有漢莊遊擊之轉。（薊門兵事）按漢莊在喜峰口，爲薊鎮要塞之一，蓋方兵部得戚公之題請也。」

萬曆九年辛巳（一五八一），先生四十一歲。

先生於是年春正月（按舊譜作三月誤），蒞任漢莊，先生以千載一時，銳於任事，延訪父老所疾苦，按誅悍卒，明約束，興義學以教軍民子弟，親與講解。

諡父老檄：檄諡父老曰，薊塞自嘉靖庚戌以來，歲苦虜患荼毒，於是邊圉軍民，皆含冠裳而服介冑，棄翰墨而操弓矢矣。虜患未敢忘備，十風日以獷悍，孝弟忠信罔聞，詩書禮樂誦何，隆慶初載，督府戚公夷襄南國，名達北辰，乃奉詔鎮薊，迄今一十四年，虜酋遠遁，疆場安堵，太平之樂，胥慶更生，則介冑弓矢爲積習，冠裳翰墨爲當務矣。願

曠者日久，講誦無從，督府愍之，特啓賢館，以作譽髦，嚮風者衆。但漢莊新營，斯事闕如，第也幸爲偏裨，來屯於茲開月矣，察山川之秀，喜謠俗之靡，雖甚靡逸，念茲當爲首事，敢阻勉擇師，思佐督府下風，爰于（原書誤作十）二月七日，開設義學，爲具束脯之資，不敢以費我父老，凡數十里之內，二十以下，六歲以上，皆我子弟，無論兵民，俱宜就學，軍旅之暇，鄉約之時，第與諸父老挾策講業，以督厥子弟，使知詩書禮樂，修其孝弟忠信，則兵民一體，而政教相通，益鼓本營將士有勇知方，實聖明聲美事也。恐事屬曠舉，谿谷山澤不遍聞，故諭。（薊門兵事下）

於是化頑俗爲禮讓，邊民樂業，行旅婦孺拾遺物者，咸詣府自陳。

再諭父老傲：傲曰，道不失遺，嘗聞之載籍矣。然亦僅僅不可多數焉，遊擊今春正月，叨冒漢莊，觀察謠俗，益喜其淳龐，庶幾有古遺風，茲至二月三月有兵宗世福拾銀頂大帽而獻，陳宗智拾錢三十七文而獻，有薊州榮備張登雲，潘家口坐賈杜子玉，皆拾腰刀而獻，有三屯老嫗李氏拾提砲，有書生龐文學拾白衣，有新兵楊守惠拾夾襖，有夜不收王守義拾棕大帽而獻，其餘拾腰牌箭簇鞋帶雜物獻者不可勝記，遊擊爲之覓主……是皆此方兵民善體督撫鎮道將領郡縣德意，且父兄之教先，子弟之率謹，敦廉守耻，而俗長厚也，載籍所希，遊擊何幸身親見之，故來獻之時，業已察而賞之矣。爰發其名於傲，以告父老子弟，庶幾聞風而起者，不益蒸乎……（雜文）

時承殘敵之後，悍卒多爲盜，縱淫殺民，民不聊生，先生銳意正其俗，改其習，務以軍民相安，文武合作爲職志。時適有令兵回籍攜取妻子以實邊之事，有頭兵梁小兒者，強娶民

女，曾爲己妻，昌黎縣尹申文先生，乃縛送之昌黎縣，盡法究問，以明文武協心之誼，兵民一體之意，作「稟軍門」文：

稟軍門、卑職聞之軍志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故驍場之間，以和爲大。邇來主兵者病民，惟歸咎於有司，主民者病兵，惟歸咎於將領，皆非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如風俗何。卑職受任以來，凡事關於郡邑者必以禮處之，惟知反己，不敢尤人，梁小兒之事是也。至於近營居民，卑職皆撫之如子，故往日兵民相戕，今則兵民相親，爭鬥之風頓絕，和好之氣漸臻，務使邊境還淳，風俗返正，

此卑職日夜惓惓之心也。……（薊門兵事下）

時軍營陋習，常有娼女濫冒軍妻，竊容於行伍之中，既不能立其身家，又因而誘惑士卒，兵氣不揚，皆由於是。先生乃導之禮義，所部化之，咸知自愛。於是耻舊習娼家竄名軍籍者，皆陳牒自首，以求善退矣。先生亦給照善遣之，戚總理批語有「此一舉而正風俗，清營伍，絕盜賊，數善備矣。敬載本官善政也」。〔據薊門兵事下權宜執照呈〕

先生承本營破敵之餘，行伍空虛，乃極力召募，應募者甚多，有不遠數百里攜挈妻子而至者，至五月中旬，乃募足三千之額，先生治兵，崇尚紀律，以嚴肅爲主旨，以義氣爲依歸，常以廩糈盡結壯士，不以忘私，是又結之以恩。兵有侵民一草一木者則懲之重法，是又濟之以威，嚴行之不久，兵民相安，文武調和，往日之扞格澆淳矣。（參「示那縣鄉民牌」，「與昌黎吳大尹書」，「與遵化辛大尹書」，「與唐大尹書」，「與林大尹書」，「寄宗族書」等篇）。

故「告俞虛江先生」文有云：

冬（謂去年）十二月，謬轉漢莊，召募草創，紀律未彰，民苦兵虐，幾於漁矣。第幸以先生（謂俞公）緒餘理之，未及兩月，幡然而變，溪山之父老子弟，關塞之士農工賈，頗有頌聲，益信先生之道可以大行，敢不奮迅策勵，發先生未就之志，以終成其事功，而不負生平所期許乎。故將先生手書，編爲卷帙，執之治戎，儼然對之，庶幾若見先生，而啓迪之猶夙昔也。……

先生於二月二十二日，自漢莊（喜峯口）遣官尹鎮等回閩殽祭於其父，並岳母，並迎母妻就養，作「告先人文」，其略有云：

潮河之役，父材策而來曰：人言關塞爲魑魅罔兩之鄉，况古北又重地，故吾來視爾，爾其勉之，世稱俞戚，其備典型乎。等服斯言，今猶在耳；而父耳提不可復得矣……庚辰臘月，謬有漢莊遊擊之轉，兵本召募，紀律未彰，民苦荼毒，咨嗟罔訴，第奉家庭教誨，竭力從事，兩月之間，兵民安堵，是以谿山父老二胥餘人，儼然造之，第視其中有七八十餘，有九十者，不見吾父而見老人之長於父者，嗚呼痛哉，……茲肅僕人，迎母就養，兄當將母而來，孫當依婦而至，故山荒落，吾父亦來格來遊乎。……

（薊門兵事下）

先生以關外虜夷索賞無厭，若不增賞即多作歹竊犯關寨，實因將領譴度失宜，戰守無策，損己威而張虜勢。乃於三月二十八日，乘虜酋伯彥、王喇、張兔等俱在喜峯關口外之時，示以先聲，乃陽以採木爲名，陰窩揚兵之實，率兵千名，奪其衣服，整其器械，保爲百

隊，各手利器，整隊出關，旗幟鮮明，隊伍嚴密，凜若赴敵，遂舉號笛麾之而南，兵士魚貫而登南山，復麾之而北，教之以尾爲首，以奇爲正之法，明賞罰，示以節制之威，於是駐牧豪帥來觀者，皆心拆拜服，不敢如舊之恣肆矣。稟上，戚總理批云：「大作用，虜破朋矣」。（據揚兵關外稟帖）

秋林儒及二子至漢莊，而先生之母獨留連江故宅。

妻子再至塞上志喜詩：去年相送潞河秋，忽報移家到塞頭，天外自驚羈旅客，雨中頓改別離愁；半嘗海物思江國，更把鄉書訊舊遊，獨有北堂慈母在，白雲回首望悠悠。

時戚公修築古 緊要邊牆敵台及潮河大橋等工程成竣（萬曆六年至八年秋所築。）朝廷遣兵部郎中費堯年同巡按劉先國勘得規模宏大，籌畫詳明，高堅壯麗，完固如式，部議請此工與尋常邊工不同，戚公得蔭一子爲錦衣衛百戶，先生因在潮河任時亦身預其役，得奉旨賞銀並嘉獎云：『修築有勞，金湯永恃』。

是年十二月俺答死，長子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探全邊略記卷二）
萬曆十年壬午（一五八三），先生四十二歲。

春喜峯口外虜阿只孛賴於潘家口外捕去射撥軍人，先生乃上書戚總理，自請出關征剿，以遏跳梁。

上戚總理議討屬夷呈：照得薊鎮屬夷，最爲驕橫，嘉靖庚戌而後，歲歲侵犯，本府（謂戚公）經略以來，一十五年，虜塵屏息，朝廷無北顧之憂，已昭昭在人耳目矣。今有阿只孛賴，乃小小獍類耳，部落不過三百餘騎，乃敢跳梁放肆，屢來爲賊，八年來

犯青山，殺我士卒，九年又犯捺崖，幸而未入，今又於潘家口外，拿射撥軍，此其罪惡貫盈，深爲可憤，卑職日夜拊心頓足，願身親討之，竊計口外道路，皆尖峭所熟知者，彼可以來，我獨不可往乎，聞阿只孛賴聚牧之處，去潘家口八九十里耳，剿之何難，又聞俺達（即俺答）物故，屬夷頭目俱已西行，此機不可失也。本月二十二日，松棚楊參將巡邊至龍井，卑職就而與言，見其忠憤激烈，願以身報，伏乞本府張主牌行楊參將，會同卑職計議出兵，暫輟工程，一意謀虜，聞自潘家口至虜所居，道路甚窄，便於步兵，卑職請選驍勇之士五百以當先鋒，再召守台南兵二百，松棚馬兵三百，已爲足用，不過一夜一日至其帳房，凡阿只孛賴部落男婦盡行誅殺，牲畜帳房盡行焚絕，此堂堂正正之兵，諸夷聞之皆胆落矣，雪數年之憤，申薊鎮之威，豈非其盛事乎。乘此春和，委宜出塞，伏乞即行楊參將會同卑職，限以兩月完事，熟敢不盡心乎，且借此小試，行道之端，則雲中上谷之事可舉矣。

時青把都姪哈不慎既受賞於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全邊略記卷一），先生乃上書於總督梁夢龍言戰守之策，嘗上得梁公薦語云：「識達古今，忠廉尤爲可敬，才兼文武，恬靜獨遭時流」。

上大司馬梁公揭：竊惟卑職，自爲諸生，有志天下大計，及投筆從戎，輒以雲中上谷爲憂，時譚（繪）王（一鸞）二大司馬任事，卑職上書多言俺答那吉之情狀，謂宜借撫綏以示羈縻，修戰守以備實用，二大司馬壯之，於是有潮河之役（謂委爲潮提調也）今聞俺答物故，邊境皇皇，卑職以爲不足慮也，蓋黃台吉衰老，梟雄之心已頽，又其兵爲

諸子所分（謂那吉等）、內相戕賊，何暇爲變。那吉曾荷國恩，使之生還，又封其祖（隆慶五年事），彼雖犬羊亦知所感戴矣。使台吉輩守舊盟而不渝，約部曲而不亂，則與之承襲可也。如少有陸梁，妄生希冀，則絕其貢市，罷其王爵，彼將悔禍而屈服矣。如或狼貪無厭，侵掠邊境，則專責沿邊將帥，極力備禦，乘機搗巢，務挫其銳志，折其奸心，彼亦將悔禍而屈服矣。又或放肆無忌，潛謀大舉，則令將出師，爲犁庭掃穴之計可也。蓋我兵出塞，俱有敵愾之心，而虜駭不備，不過鳥舉而獸竄耳，此永樂而後，一奇功也。恩台洞達邊情，算無遺策，威總理訓練節制，足當大將之任，不及此時而成曠古之烈，又何待也。卑職日夜鼓舞士卒，激以忠義，亦思效奔走之微勞，垂功名於竹帛耳。語曰藟藎之言，聖人擇焉，卑職位分輕微，安敢妄論時事，實以蒙破格之知，苟有管窺，皆當披瀝，故敢布其區區之愚。

先是先生以本營民兵子弟，習見操演行陣，往往揭竿爲戈，畫地爲營作兵戲，乃乘機利導之，與以器械旗鼓，教之坐作跪起，儼然有法，自張一軍，於是鼓舞人心，皆相率而修武事，實開今世童軍之先河矣。時值湯泉（在遼化北）會操，於是先生乃上幼兵赴操稟帖於戚總理曰：

本營幼兵，蒙春初重賞，益歡欣鼓舞，今有四旗十二隊，並旗鼓手巡視等共一百六十餘名，儼然成營，號令分明，坐止如法，且武藝習熟，皆一人而通數技，凡道路商賈，觀之無不稱嘆，若軍與兵觀之，則自愧以爲不如也，不過五六年，當能報効，庶幾有南兵之風矣。令聞湯泉大操，咸樂從其父兄而往，卑職閱其幼弱，而嘉其志氣，伏乞批示，

或在湯泉，或在本營候閑，未敢擅定。（戚總理批：仰同來湯泉何如）
操後有謝教按院賞幼兵文云：

本營幼兵，操演行伍，蒙本院重賞，人心益有鼓舞，皆相率而修武事矣，十年之後，當爲精兵，執戈以捍疆圉，戮力以報朝廷，實本院之賜……且北人性質至愚，而體貌木強，教之武藝，則筋骨難調，教之陣法，則聰明不逮，故官旗費於講解，士卒苦於扞格，茲童而習之，少而誨人，耳目手足與陣法武藝相忘，用之以戰，或可冀捷伐之効也。

……（薊門兵事下）

六月二十日張公居正卒，享年五十八歲。公秉政十六年，鞠躬盡瘁，綜覈名實，故南北守禦，均能付托得人，將帥能爲國効力者，皆公之量其才，專其責，適其瑕，勵其志，勵之以爵祿，假之以事權，使爲將者能從容措置，雖下至偏裨，亦皆假重事權，故十餘年間，邊事熙寧，七鬯不驚者公之力也。（參宋學洙著張文忠公遺事及楚寶本傳）

九月朔日，聞潘碧梧先生訃，先生乃設位哭於漢莊署中。

祭碧梧潘先生文：今年春得蘇長公書，始爲位而哭，嗟乎嗟乎，人生幾何，乃一別十三年，而卒不能求終教耶。……

又哭碧梧潘師詩：昔年相送春花發，此日相思秋葉飛，天地人亡空夢寐，祇餘遺草淚沾衣。

冬十月，閱視都給事周邦傑閱兵薊鎮，並巡視邊城工事畢，爲題：「虜衆內附，邊政大修，以永保治安事」以聞，部覆奉旨該鎮修舉邊務，勞績可嘉，戚公得蔭世襲百戶，（戚

譜先生亦得薦語云：「避才敏越，遺迹幽燕，棄舊學而樸悟韜鈴，撫新軍而恩覃膠纒」，奉旨賞銀，（舊譜）先生乃作謝書云：

恭惟明台，奉天子命闡視蒞途，車駕所臨，宙容盡變，茲者復命猥以微名，廁之薦剡之列，且其詞甚都，第之所以伏地而嘆，願托軀而不辭也。念第本以書生，選竿關塞，惟恐職業之未盡，不問毀譽之何如，凡百攸爲信心，而動立捐悉之節，絕請托之私，故閭閻雖稍相習，而忌未必不結於同寅，士卒雖頗向風，而情未必不忤於當路，况知交素鮮，莫爲先容，得免斥劾，已爲幸矣，敢望薦乎，又敢望詞之都乎。感恩非難，知己爲難，知已非難，上下之知爲難，今明台見察於驪黃之外，獨加以品題之語，無怪乎鹽車之乘，仰首頓足而悲鳴也。古謂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以今視之，豈其然哉，感激心切，莫能自喻，因橫槩賦曰：「一從投筆絕交遊，豈謂孫陽忽見收，太古韜鈴猶未悟，三軍膠纒尙難周，風雲有志天邊戰，命鶴何心關內候，千載遭逢良不偶，夜深長嘯拂吳鉤」。鄙俚不文，用見微悃，唯明台教之，幸甚。

先是於七月二十日，有制府吳兌表弟（舊譜作妻弟）周楷者，以書及禮帖託先生爲之配賣青布五千餘疋於軍士，布每疋值銀一錢以上，索價二錢以上，先生以若徇其情，則剝軍士以奉貴勢也，因辭其布，而璧其儀。原差領書而去，有快怏色，先生乃作密啓致總理戚公叙其經過，書中有云：

「……第自到任以來，求託賣布賣物者不知其幾，皆嚴以絕之，此心自誓，甯得罪於上司，不獲罪於士卒，茲見罪於軍門必矣，然不敢避也，官職去留，所關甚小，操守得失

所關甚大。第雖至愚知所擇矣。……」

足見先生之不畏權勢，操守有素也。然是年十一月終以此去官，陳我渡公作書詢之，先生乃作書敘其原委：

奉答小司密我渡陳公：第之所以去官，明臺欲知其故乎。微罪而行，古人所貴，特在知己，不敢不言。今年七月內有周楷者，自稱軍門表弟，將布五千足托第散與兵士，扣月糧爲價。第不敢徇，隨稟之總府，後軍門聞知將楷遞解回籍，因此移怒牢不可破，教御史復命囑之論劾，御史以公論不從，竟置之獎，周閣科復命，又囑之論劾，閣科細詢各推官知縣凡八人，皆爲矢天鳴冤，遂反廁之首荐之列，故茲軍門濶轉，自行論斥耳。且閣科之荐在一月之前，軍門之劾在一月之後，旬日之間賢否異狀，明台可以察其故也。第實不佞，聞報之日，中心甚安，蓋官職雖去，人品自在，况歸山林與二三同志且耕且讀，足以自老。大丈夫要當磊磊落落，遇時則振翻雲霄，不遇則曳尾泥塗，隨其所居，無不夷坦，安能枉已從人，依權媚勢，卽封萬里侯，佩金印如斗，於心獨無愧乎。明台聞望久彰，不久必秉樞衡，筑處江湖，拭目以觀太平之盛矣，臨當遠別，曷任馳情。

又答友人袁有賢書云：

鄙人志在青山，今得遂矣，喜甚快甚，不學鄙人，妻兒尤踴躍自喜，何者，皆無所利於官故也。明春南歸，與二三子者修春風沂水之樂，明不加不損之旨，於此生足矣，更何外慕。近與郭伯子書云：所謂當世偉男子者，非謂有順無逆，有利無害，謂順逆利害不動於中耳。若以倘來之去留爲悲喜，非孔子所謂鄙夫歟。足下青年壯志，尙須透此一

關。(薊門兵事下)

是年冬先生仍留薊鎮，朝廷有調戚公移鎮南粵之旨，先生作燒荒行以寄慨並序云：

薊自嘉靖庚戌（二十九年）虜大舉入犯，至隆慶丁卯（元年）一十八年，歲苦蹂躪，總兵凡十五易，自隆慶戊辰（二年），南塘戚公實來鎮薊，時總督者二華譚公也，至萬曆壬午（十年）一十五年，胡塵不聳，民享生全極矣，乃論戚者謂不宜於北，竟徙嶺南，嗟夫宜與不宜，豈難辨哉，故作燒荒行以寄於悵：年年至後罷防賊，出塞燒荒灑水北，寒風刮地人骨開，凍雪連天馬蹄仄，枯根朽草縱火焚，來春虜騎餓無食，雷動千峯劍戟橫，日搖五采旌旗直，揚威士卒不憚勞，安攘闔外臣子職。君不見嘉靖中年虜反側，東西合舉犯中國，潮河潰入逼郊圻，九門盡閉嗟何極。天子震怒斬司馬，遂召諸道防薊域，朝廷建議設督臣，歲歲侵掠勢愈棘，督撫誅夷並調戍，生靈荼毒慘傷戚，於時總鎮任實艱，暮改朝更徒唧唧。又不見隆慶二載譚戚來，文武調和費心力，從前弊政頓掃除，台城兵器重修飭，迄今一十五年間，閭閻雞犬獲蘇息。譚今已死戚復南，邊境危疑慮叵測，患難易共安樂難，念之壯士摧顏色，論者不引今昔觀，紛紛搜捕臣溺惑。

蓋時值張公居正卒後不久，緒結怨者交章劾之，次年詔冒籍其家，拘其諸子，備極榜笞，家人親友死者纍纍，門生故舊均遭波及，是時側目者乃陰布蜚語，謂戚公宜南不宜北，故是年冬旨下調戚公於廣東。

錢牧齋（謙益）生

萬曆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先生四十三歲。

秦二月戚公繼光奉調往廣東，都督南粵諸軍事，蓋自戚公之理蘄事也，於茲十有六年，使漁陽千里盡成金湯，所拔偏裨材官，南北士卒，莫不有勇知方，樂爲用命，使商旅日通，市廛日盛，故去之日闔鎮生老遮道擁泣，攀轅追送者不絕。（參戚譜）

是年三月先生以戚公去後，悵悵有感，乃作見楊花詩以寄慨：

燕山三月飛楊花，滿天白雪隨風斜，客子出門已十載，飄零感此思回家；楊衣飛自好，客愁不可道，歲歲楊花飛，飛盡春光老，春光迅速若轉蓬，丈夫建樹難爲工，李廣不候馬援謗，至今慨嘆傷英雄，傷英雄，徒拂拂，兩鬢忽似楊花色，不如匣劍歸去來，南山之南山北。

夏解佩南歸，父老有涕泣相送者，遂作「答漢莊父老詩」：

深河驅馬去，父老來別離，嘆息復嘆息，殷勤重致詞。
 萋萋成貝錦，哆侈成南箕，小人始弗信，今乃見於斯。
 彼人何罔極，斂怨以爲德，身都節鉞場，取讒恣繫索。
 備雖有推遷，執法罹罪戾，詎意摧我公，一旦歸鄉國。
 憶昔公未來，邊疆慘盜賊，公至磔其魁，處處得安宅。
 外戶常不閉，禾黍積阡陌，今公棄我歸，勢必滋暴客。
 鱗亂不聊生，駢首就溝澤，彼人者何人，誰爲續巷伯。
 語訖且流涕，四野愁雪白，余乃慰父老，未須出怨言，
 會當賢者代，薄賊如雞豚，我本一脆士，奮身在塞垣，

北堂有老母，日夕思鄉園，今得歸終養，深感彼人恩。惟茲懷雅意，永歲詎能諼。

臨別以所得俸賜，悉以給賓客，僅留一劍自隨，並以戚公所贈馬轉屬諸同寅，並作「思駿馬行」，中有句云：

我欲騎之向祁連，痛掃匈奴淨九邊，豈期解甲忽南掉，遼屬他人成捐棄；君不見軍中惜馬勝惜金，所貴進退知人心。……馬乎，馬乎，我今念念何感感，沙場兩載同鋒鏑，風塵射獵故將軍，汝馬不妨姑伏櫪。

又南還留別俞克仁（按卽俞大猷子）京邸云：

清源回首十餘秋，最愛當年氣食牛，霄漢動名衣鉢遠，風塵交誼締袍留；北來已識千金劍，南去徒懸一釣舟，鱗角鳳毛真有種，相看能慰別離愁。

七月十六日舟次潞河，將歷年在蘄所作之詩，整理成帙，名曰蘄門塞曲，並爲之序：

蘄門塞曲自序：……余居蘄久，短什長篇，近百餘首，遠避唐人不管百舍，况風乎雅乎，徒以其身在塞也，亦名之塞曲云爾，譬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也，覽之將無笑之乎。

歸途乃乘便登泰山以觀日，謁闕里以瞻賢，是爲先生遊五嶽之始。

遊泰山詩：片片白雲山下飛，巍然直上迫天扉，秦人函檢碑空在，漢世登封事已非。青屬勾芒陽正長，紅生滄海日先輝，逍遙五嶽從今始，藜杖荷衣任息機。

又秋登泰山望日觀詩：天門三接路危長，計里由來四十強，大海遙當軒冕立，諸山仰視丈人行，天晴半夜淨紅日，寒色先秋動白楊，却望東南雲縹渺，不堪遊思正茫茫。

途經金陵，曾便道遊金山。舊出牛首山，燕子磯。采石磯諸勝。

答林君正有云：宇寬間莫如遊樂，昔在癸，未，登覽泰山，遂謁闕里，及至南都金焦之勝，牛首燕子之奇，悉受杖履，看時猶神和暢，意氣展舒，直視世故為浮雲，見仙人者可接者。

作飲采石蛾眉亭遊牛首山諸詩以覽志，有「我本好名山，菱荷逐初服，安得諫茅作隱居，逍遙高臥舞麋鹿」之語，（見五嶽遊草卷之）

秋過蘇州謁張崇仁刑部，同車並轡遊世得覽結蘇諸勝而別。

答張崇仁比部：勞沐之秋，開遊並轡，登山臨水，弄月吟風，輿阻飄然佳矣，一姑蘇別來，忽爾一紀，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書山從口，接張崇仁為先生同樂，在潭時同師，書於繡鴉稿先生齋也。

別時慨然曰：自古隱士多遊人少，五嶽之遊吾其自泰山始乎，然有母在，勿忍遊也，讀書未嘗亦未可以遊。（舊譜）

萬曆十二年甲申（五八四）先生四十四歲。

先年歸建江，樂倦遊廬於西郊，柱門讀書，以時時自樂。

歸自薊門詩：十年走邊鄙，仗劍空來歸，山族麇聚，不辦全相顧，但依依，臨闕具已慘，生計日已非，心寬我同袍，生心落蓬屨，希正斷以古人心，惜別常沾衣。

秋圃兄及山夜酌有詩云：

念昔少年且欲秋策編燈光，坐坐歲易兼，古畫懸燕籬，直道寬難洽，捲甲歸江，鬱鬱門巷。

尚依然。老母病稍康。李公豈不偉。數奇罹悲傷。我本慕沮溺。耦耕獲愷愷。從容對斗

酒。痛飲戀春陽。

萬曆十三年乙酉（五八五）先生四十五歲。

母楊孺人卒。先生奉木山公柩合葬於張門山。龍陽居士余公世貴作墓志銘。（墓譜）。

按先生嗟思詩六篇。有句云：我征聿至，色笑欣然。擬終甘旨，一載違捐，父壽七一，母壽七五。讀此殘編，徒忝厥武。則先生歸田後一年其母即卒。

是年秋戚公繼光由粵辭官。十月還居蓬萊（山東）故里。參成譜，先生作「奉贈戚都護歸田

詩」十首。（見墓譜）

辛苦對纒回。年華勤庸猶在令公前，一朝奉詔歸田里，智勇身名喜獨全。閩中當日苦倭夷。郡邑凋殘鳥雀悲，陡見風雲秋葉掃。青山到處感侯碑。承平日久不知兵，南北徵師浪結營。獨有鴛鴦明節制。堂堂申國振先聲。薊門烽火薄潮河，歲歲胡虜塞天邊。一自阮戎陳作鎮。秋風清夜沸絃歌。轉捩遺愛滿幽燕。不見風塵十六年，誰把旌旄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朔方邊海懷恩信。日本安南識姓名，蓋世勳庸仍不伐，循循裘帶一書生。說劍歸懷世共知。函論文揮靈意尤奇。生平著述將千卷，多在櫜戈立曆時。練成貔虎氣。桓桓壯塞長。驅勢豈難，歸去溪山堪一笑，邇來部校半登壇。已看汗竹垂千載，欲覽名山遍九州。祇恐聖朝思尚父。采芝未得遂真遊。黃金散盡結英雄，不負行間尺寸功。却愧十年鞍馬下，捐軀空慕苦寒風。

按先生有「常山別戚南塘都護歸宿玉山有作」二首云：

樓玉溪頗為色斬。秋風送別復歸國，乾坤事業孤臣淚，南北離情老客身，回首冥鴻天外遠，論心芳草夢中頻，何人白首能如故，瓢笠相從泗水濱。（原註成山東人）（見五獄遊草卷五）

考常山在浙江西南，近今江山。玉山則在江西境，亦稱懷玉山，今玩其詩意，似是成公由粵告歸山東時，先生曾送之至常山後歸閩，途經玉山作此詩也。送別成公後歸途且曾至武夷山一遊，並遇林龍江先生。

武夷蓬林龍江先生詩：客路秋風起，樓亭落葉疎，那堪一別後，忽是廿年餘，道術終歸孔，山林早著書，扁舟從此去，種菊自茅廬。（五獄遊草卷三）

按林子年譜載萬曆十四年乙酉，林龍江先生六十九歲，五月因開府趙可懷之請，至武夷，九月始還莆，與此詩時令事實正合，可以證明先生確曾於此時一至武夷也。黃石齋道周生於漳浦。

萬曆十四年丙戌（十五八六）先生四十六歲。
先生住連江家居讀書。

按先生晚年有「請死」詩云：「憶從四十後，便與人羣疏，閉戶奚所管，兀坐攻遺書。」（見五獄遊草）

按先生之七世從孫斗初云：

先生好藏書，收羅甚富，所傳世善堂書目載一千九百餘部，皆五代以後書，先伯祖振圖公幼年補及見之，後為巡撫趙公南驛久假。（舊譜）

徐震客（宏祖）生於江陰。據丁文江作年譜。夢廷燦編歷代名人年表作萬曆十三年誤。

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先生四十七歲。

先生在連江家居，三月三日賦詩云：

丁亥生日，三月三日春氣鮮，吾生當此正弧懸。風塵零落悲離騷，江海逍遙憶魯連。北
向暫騎胡馬地，南歸剩欠酒家錢。眼前萬事何須問，且把花枝醉暮年。

戚公繼光於是年十二月卒於山東蓬萊里第。（參戚譜）

萬曆十六年戊子（一五八八），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先生聞戚都護計欲往山東弔喪，行至蘇州以病歸闕，有詩云：

赴揚城都護，行至蘇州以病不果，先生勞萬里去，抱病忽言歸。樹孤墳淚，空隨暮雨
飛，客心黃葉碎，愁鬢白楊稀。千載知交誼，存亡自不違。（按似係秋時作）

萬曆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家居已數年於茲，嘗從邑人吳文華（字子彬，號容所）尚書遊，蓋公時正却掃家居也。

按祭吳容所先生文有云：老先生學術極其端樞，充養極其完粹，功業極其炳耀，操
守極其廉貞，與夫文章翰墨之妙絕當世，史策旂常皆紀之述之，無庸更僕矣。獨計歸
田以來，數年之間，賞花觀魚，吟風嘯月，第未嘗不從，從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醉，
醉未嘗不高歌也。

吳尚書嘗贈先生壽云：

浮雲世事總紛紛，聊向城西作隱君，兩足春犂常自理，月窺岩牖每平分，投林袖剩三邊略，閉戶襟披百代文，多以頽齡看獨健，即求隱臥未堪云。

蓋尙書長先生二十歲，亦忘年交也。按吳容所先生文有云：「老先生齒長二十年，巍然先叢矣，爵又最尊，足跡半天下，閱人最多，雅不喜飲酒，即燕居無狎容乃大破格傾注里閭一狂生。」云云。

按吳容所尙書諱文華，字子彬，世居連江，舉嘉靖丙辰（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四十四年轉四川右參政，平武定土官鳳繼亂，遷廣西副使。萬曆元年，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廣西，討平南鄉，陞平，周塘，板寨，及昭平黎，遷戶部右侍郎，請終養歸。十一年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視廣東，進右都御史，討平惠州岑洞積寇江月照李珍等，百年窠穴一旦盡平。十三年入爲南京工部尙書，粵人爲祠以祀。明年改兵部，十六年冬以疏論太監張鯨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二十二年仍起南京工部，力辭不赴，虛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惠。家居嘗買學田百餘畝給諸生，生平寡嗜好，獨詩歌字法至老猶習，其文學爲一時冠冕。（參明史卷二二二郭應聘附傳，及陳衍福建通志明列傳九）。按舊譜排吳尙書贈詩於萬曆十六年，但明史記十六年冬吳公始劾張鯨，則歸隱連江，至扶須至十七年春，故將其繫於此年之下較妥。

是年先生曾至潮州謁韓文公祠，有詩記之，其任務爲何，不得而知。

按入粵記有云：「潮城外爲韓文公祠，余前「己丑」來潮，亦曾謁祠」。可以證明先生於

本年曾至潮州。

又讀文公祠詩：當年謫宦暫徜徉，韓水韓山久未忘，已有豚魚知刺史，更餘肝胆在封章，溪頭樹轉風光合，城下潮來海氣長，宇宙行藏應不偶，漫將盃酒醉斜陽。（自註云，公居潮僅六月，山溪樹木至今以韓名，賢人之澤遠矣）。

萬曆十八年庚寅（一五九〇），先生五十歲

遊粵東石門寺讀壁間詩，懷王十竹待御有句：「御史錚錚一代賢，題詩精舍尚依然，文章燦爛明於斗，世路艱危直似絃，草長地塘空柱石，雨深庭院坐桑田，青山此日同懷古，啼鳥飛花入暮庭。」（按舊譜以遊石門寺繫於此年，未知何據，今姑仍舊）。

按王十竹待御，諱德溢，字懋中，連江人，嘉靖丙戌進士，知蕪湖有政聲，擢御史。時嚴嵩柄國，舉朝爭赴之，德溢不附，且劾其貪，被譴歸。尋復召爲御史，撫按廣東，風紀大振。霍滔涓崖（縉）公稱爲天下第一御史，嘗疏請受交趾莫登庸降，後以忤當道謫外補松江推官，終廣西僉事。連江故無城，屢有寇患，德溢倡之，於是始有城，倭寇連江，以城堅未破，存活無算。（參福建列傳明卷八）。

萬曆十九年辛卯（一五九一），先生五十一歲。

仍居連江。

秋七月七日上邑人吳容所尙書齋有句云：「尙書勤業九州知，弧矢懸當織女期，海內門人皆省闕，鄉中後學半耆頽；風清瘴嶺雙飛劍，興在滄浪一釣絲，狂客祝天杯勺醉，不須綺席對仙卮。」

萬曆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先生五十二歲。

隱居達江西郊里第，以讀書灌園自娛。

按：先生有園居三篇云：郊居近十年，未嘗一出戶，慶弔都不行，寧免人憎妒；憎妒奈何，聊得守恬素，種竹忽成林，夾徑羅芳樹，春至聽黃鸝，秋來驚白露，時時釀斗酒，雞黍款親故，以茲久逍遙，浮名奚足數。

其三云：早歲誤談兵，偶爲譚（原註諱繪）俞識，祇役在薊門，十載棄厥職，刀劍換犢牛，灌園蔬可食，親朋時往來，濁酒話耕植，……行年五十餘，知非愧不德。

壬辰中秋雨同陳于處吳衡甫飲，有句云

竹徑芳籬窄復迴，幽棲猶喜隔塵埃，開樽更秉連霄燭，玩月翻成聽雨台，地靜聲聞秋葉落，橋危潮湧雪山來，明年莫問遊何處，且對知音醉一杯。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一五九三），先生五十三歲。

春初海上緊張，倭有復來之勢，先生應鄉父老之請，作防海事宜，欲上之有司，已而倭向遼左，乃不之止。

與鄧道鳴書有云：「弟比年杜門，仕進念絕，簡以南北多故，監司郡縣誤加物色，一以病謝，自知疎慵不堪用耳，登壇封拜，敬屬之兄丈，弟夢思弗及矣。春初海報孔棘，鄉之父老強使之言，不得已爲著私議臆說，已而倭向遼左，乃存之篋中以餉蠹魚」。按防海事宜未收入一齋集中。

冬初鄧鍾（道鳴）以所著懲海圖編示先生，先生復書，並以所著防海事宜示之。

拙稿奉覽，徒以與舞海圖篇有一二語符合耳，實不欲求知當道；第五十餘齡，夔種種自矣，薄田力作，頗供朝夕，讀書諷咏，聊足適趣，安能束帶拆腰，向當世貴人徼其喜而畏其怒者乎。（見書札偶存）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一五九四），先生五十四歲。

春，詔屢下召吳尙書起爲南京工部，吳公力辭不赴，先生作春日勸駕大司馬詩：

微書幾度下江城，高臥東山出不輕，帝爲蒼生思柱石，詔從青瑣動干旌，九霄事業三朝重，五嶺烽烟一劍清，客擬驪歌俱獻賦，最宜簫鼓帶鶯聲。

按明史吳文華傳雖作詔下於二十一年，但吳公力辭不赴，虛位待之者三年，則此處先生之勸駕當繫之本年更爲合理也，蓋詩中有「微書幾度下江城」句，則非二十一年春之初召也明矣。

夏吳尙書贈所書詩扇，先生以詩謝之。

容所翁惠詩扇二握，賦謝：

尙書詞賦早登壇，灑翰銀鈎在筆端，不用顛狂當日醉，（原註：黃山谷云「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容所公素不好酒」）頓還羲獻舊時觀；光浮北斗星辰動，鬼哭平林夜雨寒，江上細看鸞彩扇，直愁神物起風湍。

按吳司馬善書，故先生答林坦正有云：「大司馬知丈舊矣，故大字樂於執筆，今奉卅葉四，其二乃近日答弟者，有羲之之骨，懷素之態，山中可玩可臨」。

秋吳容翁（按即吳文華）遯東亭看菊詩云：

靖節當年菊滿籬，何如此日品多奇，卽看五采紛相映，試問諸君却未知，疎影月斜偏照水，晚香風引盡浮卮，俗塵不到東山地，清賞高歌醉莫疑。

按是事舊譜繫於萬歷十六年四十八歲之下有悞，因是年冬吳尙書尙在南京任未歸田也，今姑繫於此，因原書三詩相連也。（五嶽遊草卷五）

是年冬十二月十五日，閩撫許學遠初次致書，欲聘先生幕府，以病辭不就。

答許撫臺：第學稼學圃十餘年矣，意不知理道爲何物，臘月望日，周生來召，併賜文集，第不自意垂暮之年，獲聞此至論也。……不幸犬馬之病，尙爾牽纏，未能伏謁，敬遣豚兒祖念，代爲叩謝。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先生五十五歲。

春許學遠撫台又欲疏荐先生於朝，約於延建之間以山人禮相見，先生不之赴，並作詩見志。

再答許撫台：『：第自束髮，先人木山公教之律身大義，易簪之辰，又丁寧戒之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此古人實學也，小子勉之，吾不恨矣。」嗟夫嗟夫，迄今一十七年，而卒茫然未有得也。夙興夜寐，實忝所生，俯仰天人，祇增愧悔，以故杜門却掃，絕世紛求，以洗滌心原，自完性命，庶幾見先人於地下，或可少追罪責耳，故功名一念久不介之於懷。：茲味教示，似以其才可策，欲納之仕進之途，此非鄙所敢聞也。若然則延建之見，在老先生爲休休好士，在第亦近於汲汲干進矣。行山人之禮以希終南之捷，託問學之名以冀爵祿之實，義所不敢出也。：』

辭許撫台聘命詩：卜築避人喧、入林久滅迹、幕府采虛聲、干旄偶相索、尺素已力辭、重來意轉迫、親知督勸勉、寸衷誰復白、不見薊門時、且夕修矛戟、振杆在邊陲、當路反乖逆、所以掛冠來、陶情寄蕪澤、運斤固無能、何從得鄂賈

按許字遠字孟中，號敬庵，德清人，嘉靖四十一進士，出知建昌府，暇輒集諸生講陽明之學。萬歷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陷朝鮮，議封貢，字遠請勅諭日本，擒斬平秀吉，不從。福州饑民掠官府，字遠擒倡首，亂者稍定。御史甘士价等劾字遠宜斥，帝不問。又募民墾海壇地八萬三千有奇，築城建營舍聚兵以守。因請推行於南日澎湖諸島，皆報可。居三年入爲南京大理卿，尋乞休卒，諡恭簡。（參明史卷二八三又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不久許撫台轉南京，先生題許撫台甘棠別咏卷送之。（詩見五嶽遊草卷五）

二月朔日刻謬言成，是書蓋家居時訓子之言，亦先生倫理讀書之思想也。八篇者，論學，論聖，論經，論性，論政，詩文，諸子，論兵也。謬言小序：余悅年抱病郊居，應接殊寡，獨見祖念日夕侍，每有疑問，輒以意剖之，祖念素無記性，未幾輒忘矣，潛圖所以備遺忘資觀省也，乃時以片紙書所論說，投之篋中，歷二年餘，得二百一十餘條，又以意分爲八篇，書帙以告，余曰：兒用是安爲乎？對曰：備遺資省爾。然得意者詞多支，得詞者意反失，乃稍爲刪潤還之。且戒之曰：能言不能行，余所羞也，兒徒口耳吾言，不能體諸躬行，余所惡也，試藏篋中爲兒異日左券，不然吾將毀之覆瓿矣。已而家兄覽之，謂余曰：祖念用心良是，吾與爾少時，先人訓戒不爲不備，然今半記

半不記，思之未嘗不淚下也，祖念得此可終身佩矣，且弟言吾不能定其是非，弟可出之，以請正四方君子，惡用深藏爲。于是祖念問名於余，余曰謬言也，惡足名，無已，名之爲謬言，因紀所志兄弟父子交修之意。時萬歷乙未二月朔日，陳第識。

書刻成適張崇仁比部（刑部）寄書來，乃答之，並以新刻謬言奉覽請正。

答崇仁比部書云：「姑蘇別來忽踰一紀，」按先生在蘇州與張崇仁遊係萬歷十一年辭官歸里時事，至此適十二年，故云。

又云：「弟自歸田，杜門屏迹，啜粥茹蔬，油然適也。偶爲老丈（謂崇仁）推轂，監司郡縣謬加物色，苦以廢癩辭之矣。去年許撫有禮邀相見，亦以病謝，今春又約于延建之間以山人禮見，亦不之赴也。……車駕兩過省下，不置一晤，如夢思何。讀所惠書，幾於泪下，生平論交，如老丈者可易得哉。茲有謬言一冊奉覽，所欲請正半在於是。……」

秋次子祖發殤，先生作悼亡詩三篇，並序云：「祖發余次子也，頗有董鳥之敏，十八而殤，悲夫。」按次子生于萬歷六年，至此年適十八歲，舊譜排之次年有誤，今改鑿於此年之下。

悼亡子祖發三篇。天道不可測，之子乃云殤，神駒歟初服，桂樹凋秋霜，日月忽流邁，惻愴茲內傷，安能忘情慮，臨風以徜徉。愁人怯秋色，西風蟋蟀寒。霏霏黃葉墮，觸此長恨端，有作滿篋笥，不忍復披看。如何東門吳，歎忽能自寬。

山川結重陰，風雨成秋霖，夜長不能寐，垂涕沾衣裳，寂寥孤雁唳，蕭索寒虫吟。賴有蒙莊子，庶以開余心。

訪舊友於福州，作三山感舊詩，有句云：嗟予遠行役，歸來十二春，殷勤覓夙好，蹤跡何沉淪，……如蘭禱舍地，夜雨滋荆榛，人生顧如此，感嘆徒酸辛。

冬十二月配林孺人卒，先生於除夕有悼亡詩云：

去年當此夕，高燭照深杯，今夕復何夕，悽悽鬱不開，漏聲隨淚盡，春色帶愁回，擊缶憐莊子，悲心強自裁。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一五九六），先生五十六歲。

春初董崇相應舉過訪先生於連江，相見大悅，遂成莫逆。

答林懷瓊大尹書：歲在丙申，董崇相過訪山房，一見莫逆，問所知交，輒稱引雅誼。

（書札）

按先生與林日正書有云：「近有閩縣春元董見龍（當是崇相原名）者，博學能文，深於理道，大非塵埃中人，春初枉顧，遂爲知己，數數相遇，皆朝談至夕，夜談徹曉，殊慰孤寂，如蘭精舍後，未有也。」

按崇相集，應舉祭陳一齋文，叙其與先生之交云：「雖口不相下，直如金火相尅相成。

兄嘗謂我徧交宇宙無兩一齋，我亦自信平生無兩罵友，」可見其相知之深。

又應舉答蘇雲浦書亦云：「弟平生有罵友二，一是陳季立，一是潛父（卽雲浦）。

改葬父木由公毋楊孺人及妻林孺人於荻蘆峽。

答林日正：「弟不戀溫廡（連江）久矣，適者買山治墳，鑿爲三坎，二以移葬先父母，一以葬吾亡妻，豚兒請更益一坎爲吾壽藏，弟笑曰：「四海吾鄉，五岳吾土，隨地可死，

隨地可埋，兒能定吾死所乎。」

夏寄編清林日正書，寄所刻謬言，並錄「意言」就正，並奉吳尚書所書冊葉四相贈，蓋爲日正所函索者也。（答林日正書）

六月二十夜郊居，與客坐談，有虎逐犬薄坐隅，先生起而叱之，虎驚走，觸廊石盡傾，作叱虎行，並序云：

萬曆丙申，虎禍大熾，頻入城邑，賊害人畜，民甚苦之，無如之何。余郊居，六月二十夜有犬鬣爲所噬，起而叱之得免，因有此作：

夜深與客坐前楹，虎有逐犬聲轟轟，去我不及三尺許，虎甚猛烈犬悲鳴，我起一叱虎且驚，走觸迴廊石盡傾，犬既得全客亦喜，把燭命作叱虎行；吁嗟乎，倉卒虎威猶可叱，不似虐政濫從橫。

秋十月應舉奉母柩葬於蓮江，先生爲之襄理一切。

按崇相集先慈馬太孺人墓誌云：「萬曆丙申十月念一日，不肖孤應舉應讀奉母馬太孺人葬於蓮江之安慶里，安定山新兆……」

又按應舉祭練一齋文有云：「憶昔丙申之歲，葬我先慈，非兄將不能襄事」。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春正月，風雨連旬，杜門擁几，增訂「意言」成。三月望日序而刻之，蓋是書爲先生讀書之雜感錄也。

時董應舉內召詮曹，先生助其北上。

按應舉祭陳一齋文有云：丁酉之役，抱病自廢，非兄將不能北首，其後鼓壯吾氣，勤攻吾病，玉我非一，載之肺腸……云；。（崇相集祭文）

是年夏初，決意出遊，蓋先生自歸田後，每思遠遊，今始遂願。

答林日正書：「邇者友人鄧道鳴寄書云，室人仙逝，是天絕其內顧憂而促其遠遊也。弟竊有取于其言矣，……遠遊之期，決在春末夏初，自此遂遍九州，不止遊其八已也，後之立傳者將謂入山采藥，不知所終矣」。

又云：「宇宙之內莫如遊樂，……今靜而思動，居而思行，亦勢所必至，况家事已付之豚子，年來又失其伉儷，內顧之念不關，逍遙之趣轉篤，故能遊也。九州至廣，山水多奇，古今靈異之蹟，往往而在，足跡所到，紀載隨之，豈惟酬四方之志，未必非不朽之資，故欲遊也。」

暮春遊漳州，冬歸，乃寓福州，借芝山僧房緝閱藏經。時巡撫金學曾耳先生名，欲聘之問倭事戰守之策，辭不就。

入粵記「萬曆丁酉冬余自清漳歸三山，借芝山僧房緝閱藏經。……」（粵草）

辭金撫台聘命：翻經寓禪林，落花白晝靜，忽有中堅來，口稱撫台聘，卒迫無所逃，遂以荷衣進，長揖籌邊堂，戰守頻相訊，自言山林久，况有犬馬病，時事百不知，何以答明命。遂巡復出門，移居變名姓，我本慕孫登，優悠長嘯咏，自處腹背毛，那與六翮競（寄心集卷二）

冬東莞（廣東）林培之以御史言事，謫閩爲鹽運知事，欲晤先生，乃得施良庵之介，遂論交

馮，與遊華林西禪諸寺。

入粵記：時東莞林培之，以御史言事，謫閩運幕，欲晤予而恐其齷齪也，約施良庵先訪，已而培之入門，即曰請爲方外交，公無避我，坐談久之，相得甚諳，良庵者漳之先達，余所嚴事，曾宦粵中，與林有世雅，嗣是三五日必一來，來必久坐，或談佛經，或評將傳，至論山水五岳，遊志津津合也，時約同遊華林西禪諸寺，徜徉竟日。

按明史卷二三四馬經繪傳附林培（即培之）傳載：東莞林培（字定字）由鄉舉爲新化知縣，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爲神。徵授南京御史，疏論時政不當，帝怒，謫福建鹽運知事，告歸卒。

冬與林培之同訪沈士宏將軍於鎮東。

按明史卷二七〇載有容字士宏，宣城人，幼走馬擊劍好兵略，舉萬曆七年武鄉試，授昌平千總，調薊東路轄南兵。萬曆十二年秋，宋顏犯劉家口，有容以二十九騎擊退之，由是知名，尋從宋應昌援朝鮮，乞歸。時日本封事壞，倭有進犯勢，福建巡撫金學曾起有容，使守浯嶼銅山一帶，先生在薊門時，因與有舊，故訪之。按有容曾序薊門兵事云：「季立先生在薊，余甚習其行事」云云，可知其與先生相交之深。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一五九八），先生五十八歲

春二月至海壇訪沈士宏將軍，示以所著薊門塞曲，將軍錄存之（見合刻塞曲粵草序），乃同泛海觀石碑洋。

入粵記戊戌春仲，遂同泛海觀石碑洋，石碑洋者海中孤島，上有一石，高百仞餘，闊十

仞餘、宛如碑碣，卓然中流，天下奇觀也。過此百里，則海壇故疆，又數百里則□□東庠，閩極界，出此夷矣。一日乘巨艦破浪，偶闖沙礫，舟人驚惶，將軍獨自若，謂余曰：吾與公豈海中腐骨乎，潮長竟脫。將軍宛陵（即安徽宣城）人，往在遼左，身經百戰，故撫台（指金學曾）撤置海壇，命統舟師捕寇，余因是極騎覽，然每逢奇勝，輒思培之，培之亦憶余也。（按林培此時尙留三山）。

四月林培之告歸養母，以書約先生遊羅浮，遂還三山全入粵，便道遊石竹山九鯉湖諸勝。入粵記：「四月書來，謂將告歸省母，羅浮故名山也，足下無恙乎，余自海上走三山，則培之往鼓山矣，復就之鼓山，信宿而歸，遂同遊雪峯水口，往來凡旬餘，五月六日余歸連省告先墳，并辭吳容所先生，十三復至（三山），十五日培之先發，十七日余發，十八會於宏路驛，十九同遊石竹山。」

與林培之入粵便道宿石竹岩詩：笙簫縹緲接飛仙，峭壁參差境自偏，入洞紫雲迷曲徑，凭欄青靄落平田，林間伏火還留灶，石上鳴琴不用弦，乘興已經三臘屐，莫將疏糞嘆流年。其二：一宿孤峯上，悠然物外心，鶴歸青海杳，猿嘯碧雲深，鐘磬僧常定，風塵夢不侵，明朝相別後，因憶此登臨。

五月二十二日至莆田，拜林公兆恩洞，二十三日遊九鯉湖，賦詩。

入粵記：二十二日至莆田，余拜林龍江祠，時卒四閱月矣。（按林子年譜記龍江先生卒於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

次日同遊九鯉湖，湖大百畝許，深莫測也，底外純石，其源自數百里來，四時常滿溢

奔湫，九瀑聲如鼙鼓，灑灑震天，遊人至此，俗慮忘矣。其最勝在水簾洞，如煙如雲，如雪如波濤，跳躍瀾蕩，隨風遠近，日色橫照，則金碧朗晃，變態萬狀，坐玩良久，舉杯酌賞。培之曰：「匡廬瀑布，春夏則溢，冬則涸，不若此無分四時也。」又曰：「樂哉今日之遊，」余曰：「余遊誠樂，使公而爲布衣，樂豈減是乎？」曰不減。「使公而居政府，樂豈加是乎？」曰不加。則相與嘆曰：「得樂於山水，猶莫之加損也，况得樂於性天乎。」信宿出山，培之謂余曰：「是靈夢聞天下，何爲猶無所祈，」曰「素位而行，不敢有所希冀，利害禍福，到則知之，先知庸益乎。故三遊石竹，再遊九鯉無所祈也。」培之笑而不言。

遊九鯉湖詩：碧澗澄潭留古跡，芒鞋藜杖踏斜曛，八公悟道空思漢，九子丹成却羨君；濤湧懸崖秋作雪，煙生古鼎晚流雲，莫疑頓醒人間夢，盪鼓鯨音書夜聞。

五月二十六日抵泉州，寓鄧麟石家，遊清源山。

入粵記：二十六至泉，地主鄧麟石以歸善尹觀過家，遂遊遊彌陀岩，岩有石室，因山石鑿爲佛像甚偉，前逕路逶迤，石刻「招飲逕」三字，交蔭嘉木，清泉飛出樹杪，飲數巨觥，遂沿澗登坂，至巢雲岩，列坐澗曲，洗盞清流，迭酌至醉；此皆清源山莊麓也，昏黑始下山。

六月初三至漳州，初七出閩關，初八至潮州，十六抵惠州，二十九日入山，遂居羅浮。

入粵記：六月初三至漳，培之問余，吾聞漳有吳學淳，閩中長者也，持義甚高，公豈習其人乎。曰吾老友也，（按吳學淳亦潘碧梧弟子）因邀與談而去。初七出閩關，（有初

出閩關值大風雨詩）初八至潮，……十六至惠，羅浮惠之望也，培之遂歸東莞，余從此入羅浮。

惠陽別林培之詩：偶有羅浮興，同爲嶺海行，長程俱借馬，每飯必分羹。蔬菜聲名重，曇花世界輕，今朝忽歧路，讎々別離情。

居羅浮記：「……乃入山居石洞，六月二十九日也，山多楓樹，秋露零落，楓葉浙浙，竟夜有聲，或萬里無雲，月如加明，星如加大，或風雨驟來，溪聲雷迅，或曉起濛陰，白雲縷縷入戶，與香烟交錯，或夕影橫斜，石崖芳草，可散步班荆，或日色晴明，采葛男婦，笛歌遍山谷，其致皆足樂也。余讀書靜坐，忘其非家，未幾僕病，土人代炊，又病，余曰，是山靈欲勞我，乃就澗汲泉，沿崖拾薪，自給晨夕，且以餉僕之病者，二旬僕愈，培之屢書言欲入山，不果也。」

秋在羅浮懷董崇相，寄詩三首，其一云：江頭別去兩經秋，獻賦明光賜錦裘，遙約幔亭並太佬，此時蹤跡在羅浮。

十月培之來自東莞，遂與同遊洗耳泉，清霞洞，沖虛觀，黃龍洞，玉女峯，飛雲峯諸勝。越三日培之下山，又三日先生亦下山，蓋至此已居羅浮四閱月矣。（詳見兩粵遊草居羅浮記。）

十月二十九日，訪林培之於東莞，十一月同遊西樵，（按西樵在廣州西南百二十里，屬南海縣地。）

遊西樵記：十月晦余訪培之於家，拜其母，諸弟子姪相見頓如濟如也。十一月朔，培之

駕舟與余往西樵，且曰：是月望前，吾卜遷葬先室，今姑乘間遊，次日過波羅海，謁南海神廟，廟起自唐韓文公，碑記具在，……廟前岡突起，上亭扁曰「浴日」，縱觀海天，茫漭無際，三日抵海珠寺宿焉，寺在羊城南郊海中，宋李忠簡公始建，……五日發海珠，六日抵觀山市，蓋西樵北麓也。次日冒雨登嶺，……八日遊西峯書院，本霍文敏建也。文敏從孫雅知培之，時已有事羊城，獨其弟益茂留飲，庭中桂一株，幹大如斗，嘉樹也。培之爲葬事別去，余復宿雲居。

連日先生與霍茂等（霍韜孫）遊西樵聚仙台，環翠樓、大科峯、九龍洞、噴玉岩、天湖、碧玉泉等處，復遊白雲洞諸勝，計自入山至出山約旬日。

遊西樵記：西樵故未有稱，自霍文敏（韜）方文襄（獻夫），湛文簡（若水），卜隱其間，遂名聞天下，與羅浮埒，峯巒重重，包裹如蓮花然。周迴四十餘里，山宜茶，居民十三村，悉藉茶衣食，不復知禾麥桑麻也。

秋末吳容所尙書卒，年十八，諡襄惠。

仲冬至端州（今廣東高要縣），與培之友梁約中遊七星岩，遂遍歷水月宮、玉虛宮、三仙觀、栖霞亭、石室岩、環翠亭、紫竹洞、臥龍洞諸勝。（詳見遊七星岩記）

冬訪鄧鐘（道鳴一字元宇）將軍於東安，居九星岩下；（按東安今廣東雲浮縣），蓋先生與其同出於俞大猷之門，故交也。

鄧將軍平黎小傳云：「鄧將軍者東山參將元宇公也，一按將軍溫陵人，萬歷丁丑武進士，爲東安參將，時方奉命平瓊州會黎馬屎有功，歷官前軍都督，同知四川貴州總兵官，後

以征苗播功予世襲。

遊九星岩詩：東崗城外九聯峯，擢秀爭奇並可憐，古洞玲瓏懸夜月，層崖陰鷲吐寒烟，虛疑一剎西天上，實見雙兒北斗邊，風景有餘山瘴僻，客來心賞欲棲禪。

是年董崇相得第進士。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先生五十九歲。

春初鄧道鳴將軍招飲於燕喜亭，先生詩賀之。

題鄧參戎燕喜亭用韻：練成虎旅更誰如，裘帶雍容水竹居，好客新開方畝宅，談兵自註六韜書，芳春鳴鳥聲相應，細雨棠梨葉已舒，衰病獨慚張仲侶，尊前頓憶草玄臚。

二月訪沈士莊刺史于康州（今廣東德慶縣），遂遊三洲巖。

遊粵西記：「己亥二月，復訪沈刺史於康州，遊三洲巖，此兩粵之界也……」

按三洲巖在德慶縣東七十里。明一統志載「三洲巖取蓬萊第三洲之名，巖中有石室，室有石乳，蒼綠色，間類佛像鐘磬玉麟游魚之屬，宋周敦頤蘇軾等並有題識。」

二月初四日在德慶（即康州），始聞吳容所尙書計，先生作文祭之。

祭吳容所先生文：歲己亥二月初四日，溫麻山農陳鎔遊西樵過德慶，始聞大司馬容翁吳老先生之訃，已數越月矣，愴然慟哭者久之，乃以絮衾寓祭曰，嗚呼痛哉，丁酉暮春，鎔有漳泉之遊，至戊戌夏始歸謁也，僅一二見，復爲東粵之遊，不意浪跡方外，未及言歸，而竟抱此永訣之戚也……第自去冬在羅浮附尺素，今聞仙逝，乃在秋末……第與友人約遊五岳，今且積遠思歸矣，然雖歸也，求爲曩時之暢飲浩歌，豈可得乎……

康州署中重晤唐文學用韻爲答：「五嶺飛花二月深○豈期書劍復同臨，風塵莽莽惟雙眼，今古寥寥獨寸心，暫聽鶯聲依宦舍，底將鶴夢向禪林，何嘗遲暮逢知己，綠酒青燈不斷吟。」可知二月末先生尙在康州。

三月入廣西過蒼梧，趁昭州（今廣西平樂縣）船，溯江而進，旬日至昭州，謁平樂令黃文宇，先生里人也。復具舟溯灘江而進，五日至桂林，道經陽朔憩焉。至桂林會見里人薛慕南，時主藩幕，遂寓而過遊焉。

其記桂林之遊云：省會道途坦潔，風俗朴茂，余以慕佳山水至，日乘肩輿令奚兒載酒恣其所之，所聞三十里內外，無不遊也。嘗遊風洞山……又嘗觀榕樹門：門上老榕一株，根劈爲兩，分左右而夾門，人從門行走，若出榕跨下……先師俞虛江祠，在門北數武，余入而拜，出撫榕隄焉不能去，又嘗遊七星峰……象鼻山……白龍洞……虞山舜祠……

又嘗遊堯山：時春三月杜鵬盛開，一片紅錦，亦奇觀也。（遊粵西記）

四月還過蒼梧，欲溯左江游都嶠白石，阻雨不果，歸康州。

余自二月末發蒼梧，四月初旬回過其地，蒼梧寄酒，桑寄生所釀，佳者不亞蘇州三白，復欲溯左江游都嶠白石，阻雨不果，歸康州。（全上）

夏還粵東，重宿海珠寺，有詩，並答林培之論讀書之法。

去年曾結海珠盟，最喜重來月色清，波浪茫茫窗外動，帆檣面面鏡中行，雲連村郭塵難到，樹掃星河暑不生，永夜溯迴人獨醒，漁燈滅盡聽鐘鳴。

答林培之：嘗聞古有一錢尺帛不入私房，今於足下見之，又聞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者，

亦於足下見之。足信非烟火中人也。弟自束髮游江湖，閱人頗多，傾蓋而合，合而不能稍離，離則思聚，聚則經歲月而未忍去，獨俞虛師與足下二人耳，易曰如蘭斷金，豈草草乎。弟之遊桂林也，衡山在望，湘水非遙，獨以未嘗握別足下，故復返五羊（即廣州）耳。弟之所以逍遙汗漫，行萬里若適莽蒼者，所幸有三，不幸有二，幸而不富不貴不病故能游，不幸而無估無恃故得游，足有母，從吾游能乎？且弟蕭然一身，無所需於人世，往來兩粵，鄧將軍爲之聚糧，然受少辭多，未嘗過費其資斧，餘者餽遺，一切謝絕，念置身方外，與世日疎，受而不報，徒掛方寸，故必却也。又晚年飲食恬淡，頗覺腸胃堅完，間或燕會，富貴者家，不下箸則忤人，遍下箸則傷腹，不得已往往避匿。嘗語友人：「江湖樂矣，尙有三苦，一者惠金，苦我辭也；一者置酒，苦我避也；三者投刺，苦我答也；不日來東官，足下其無以三苦者苦之。」

又與讀書之法云：夫讀書當讀史，詩文實在所緩。史者古人實用，貴得其神髓，故定心忍性，死生不動，古人有之，持以自校，則德進，撥亂應變，倉卒立辨，古人有善用其法則業修。……

不久林培之來會，乃與之再遊厓山，觀宋故宫處，作厓門吊古詩。

按祭林定字先生文云：「今年夏，又同至厓門，視宋宮故處，蓋係指二次至厓門事也。

崖門吊古云：君臣同日蹈滄波，宗社淪沉可奈何，潮落厓門苗黍長，月明陵廟杜鵑多，乾坤有淚傷沙漠，江海無情吊汨羅，能說當年興廢事，白雲孤鳥且高歌。

時黎馬屎糾衆剽掠三州十邑，制府令鄧道鳴將軍渡海，與雷廉瓊崖兩將，分衷中西三路以

進、鄧任東路，獨奪礮門天險，大破黎人，擒其渠魁，填師而還。先生作鄧將軍黎小傳，並詩以揚之。

贈鄧道鳴將軍征黎大捷：將軍南伐振天聲，擒縱由來百巧生，戈甲自開魚鳥陣，烽烟盡掃虺蛇營；月明碧嶂先驅馬，雨過滄溟爲洗兵，共說黎人終不反，珠崖應築受降城。（粵章）

秋九月初二日，林培之卒於東莞家中，年五十三，先生視殮慟哭，復致奠焉。

祭林定宇先生文：維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初二日，杜史定宇先生卒，方外友弟陳第視殮慟哭，七日從譚山人輦致奠，十一日將有康州之行，復用酒果造別於其靈曰：……始先生在留都，朝廷督過台省，一朝而斥逐者三十餘人，留都臣工宜有言而求言也，先生奮不顧身，直以死諍，幸而天子聖明，薄謫之闕也。……第自丁酉冬，論交于闕之僧舍，戊戌同爲羅浮西樵之遊，……今理舟西發，敢以所思之意告于靈右，……（按舊譜排祭定宇先生事於戊戌五十八歲下，大悞。）

哭林培之詩：天涯長別鬢消魂，淚洒西風落九原，諫草已知懸日月，典型猶在重乾坤；清秋慘淡聞鄰笛，幽社淒涼掩客門，五岳祇今成獨往，匣中流水向誰論。

九月中旬，先生由東莞西發，再往康州（德慶），訪沈刺史。

答譚見日（卽譚山人）贈別，時余往康州訪沈刺史詩：寂寞逢君日，東官（惠州）數月遊，上書追賈竝，奇策似留侯，江海孤帆夜，風霜滿目秋，封康應不往，懸榻待南州，（原註山人嘉靖間上時務十事。）

按沈刺史字士莊，爲沈士宏將軍之兄，時宦康州，先生大約得士宏之介，得締交焉。是年歲暮仍駐足康州沈刺史處。

按先生於次年庚子孟夏答林懷瓊大尹書云：「弟自戊戌入粵，居羅浮最久，已而又遊西樵，且出海觀崖門宋宮故處，（按此似係指第一次遊崖山，因萬歷二十七年己亥夏，曾又遊一次，見祭林定字文。）已亥遊西粵蒼梧桂林諸名山，歲暮仍駐足康州耳。（蓋此係指二次復往康州，在林培之死後事也。）所至不敢通刺，當路貴人，蓋以出處殊途，并介異道分帷，與羽客禪僧爲侶，沈刺史生平氣義相期，不得不見，見爲所投轄，又不得不留……」

冬寄董應舉書並翻刻謬言。（按是年崇禎除廣州府教授）

寄董崇相書云：「弟自去秋居羅浮，冬又有西樵之行，今年春夏又爲桂林之遊，兩粵名勝，已得其七八矣。遊興尙未艾也，茲有相知（指沈刺史）欲留過冬，明春復有衡山之約，……謬言爲索者多，近又翻刻于粵，能使此書信今傳後，實在老丈，不識有意否也。」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先生六十歲。

暮春初旬，與鄧道鳴將軍同遊曹溪，（在今曲江縣東南五十里），孟夏末旬（四月末），復還康州，得讀林懷瓊大尹書，始論交焉，蓋亦得之崇相之介也。

答林懷瓊大尹：暮春初旬，與友人爲曹溪之遊，孟夏末旬復還康州，始得讀翰教，並諸詩歌記銘，爽然自失矣。歲在丙申，董崇相過訪山房，一見莫逆，問所知交，輒稱引雅

誼，弟是以知足下，不謂今日亦以崇相見知也。

借鄧將軍遊宿曹溪用韻言別：西來法意重經文，直指真空獨此君。錫落名山鶯鶴駕，杯浮古井縉龍雲，千年妙偈尋常在，五派傳燈不易聞，握手南華同一覺，卽看長劍掃蠻氛。

按鄧將軍時似駐節惠州，先生曾有「晉康」今在廣東雲浮縣西北康州端州之間，送鄧將軍之任惠州詩，「茲西來任務，似與征討播州土司楊應龍事有關，蓋後此先生有「鄧元字將軍征播，余自端州送至韶陽（今曲江）賦贈」二絕」云：新剖征西伏虎符，追隨千里有潛夫，平蠻倘過壘塘下，重疊江心八陣圖。其二云：折衝尊俎世無雙，去歲平黎淨海邦，此日先聲乘破竹，洞蠻知總巨魁降。

按明史神宗本紀載「二十八年二月，李化龍帥師分八路進討播州（今貴州尊義）六月丁丑克海龍圍，楊應龍自縊死，播州平。」鄧元字當是八路军軍之一。

夏仍在康州沈士莊刺史署中

按答林懷瓊大尹書末云：「目今怯暑，散髮署中，秋涼歸闕，明春將採藥終南武當間矣。陽春樓，巾子山（按在浙江鎮海縣東北二里）姑付之神遊，足下報政已久，喬轉有期，同此九州，一宦一遊，會有相遇日，草草謝厚意。」蓋林大尹時正署新會也。

秋先生病留康州，愈遊陸賈祠

庚子中秋病漫賦：紫微精舍傍江村，皓月停停露滿園，偶爲病魔歎白髮，不緣地主斬青尊；少年偏是歡娛甚，孤枕能無醉興存，轉憶羅浮今夜景，提壺深扣酒家門。

康州香山陸大夫祠：漢室公卿業盡聞，雍容衣帶獨憐君。使車頻入蠻夷地，壯節能開嶺海雲；春到山花猶似錦，風來岩桂盡飄芬。當年吏進調和策，應是安劉第一功。（原註云：賈入粵說尉佗，過康州高山私營曰：事成以錦裏山，後遇嶺杜鵑花代錦。因名錦山。）

是年先生兄又山北上應試，作懷家兄詩。

懷家兄時家兄應貢北上：三年花鳥滯東官，匹馬誰同行路難。薊北粵南音信杳，不堪羞被夜生寒。（按是年先生遊粵適三年矣。又寄心集卷五，懷又山家兄三篇，序云：「戊戌余遊粵，庚子家兄北上，卽此時事也。」

九月由康州回廣州會諸友，並謁林培之墓，有詩

羊城遇陳邦敬志喜：芙蓉秋色粵江湄，忽漫相逢喜可知。萬里離居頻遠訊，三旬並榻豈前期。興來每憶十猷棹，坐隱還推謝傅棋；歲晚白雲思結社，爲君歸治釣魚坡。（自註云：奕名手談，亦名坐隱。蓋先生曾與同寓三旬也。

是年重九日與莫元慎，董廣文，等遊，有「九日贈莫元慎秀才」及「九日薄暮同董廣文莫李二文學過唐山青門別業」諸詩。

又拜謁林培之墓，有序云：「培之與余爲方外交，覽粵東名山殆盡。嘗欲卜築匡廬衡山爲終老計，去秋長逝，時譚尹二子邀登西樓，賦詩流涕。今秋從端州謁墓下，過西樓弗忍登也，噫九原不作，吾誰與遊

秋末先生別東莞諸友，冬經江西贛州，追懷林培之有詩。

留別東莞諸友：三年臘屐漫登臨，歸去栖栖思不禁，實有絕絃今日淚，虛傳掛劍古人心；秋風匹馬關山遠，落月孤舟雨雪深，珍重諸君憐別意，莫忘魚雁寄遐音。

虔州追懷林培之：與誰何人粵中來，一劍西歸意轉哀，此夜相思何處月，滿江霜冷鬱孤臺（按虔州卽今之贛州，蓋先生遊粵，由漳泉入潮州，回則由贛入閩也）。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一六〇一），先生六十一歲。

先生由粵東還閩，過崇安，遊武夷，經延平，春初抵家。

入閩關賦：冬盡霜寒折角巾，看梅踏雪又南閩，一瓢明月三年客，萬里青山五嶽身；髮髮別來心共短，江湖歸去夢猶頻，懸知門徑荒蕪甚，稚子開尊候主人。

曉行崇安道中：午夜發揚庄，天邊月一痕，冷風翻野燒，寒霧暗橋門，樹影參差路，聲遠近村，客途多不愜，高枕憶鄉園。

按此詩之後先生有咏玉女峰詩一首，玉女峯在武夷二曲，似其尋崇安時，曾便道遊武夷山也。詩云：插鬢山花春自開，瑤池風雨暗飛來，娉婷獨立幔亭下，不受人間玉鏡台。過延津悼林世科因東游叔子：交遊四十年，相知如一日，蹤跡故參商，神情總膠漆；卜築郊之西，憐君常促膝，雪裏弄園梅，閒中頌江橘，自謂永若斯，歲寒同隱逸，豈意別離來，匆匆報君卒，雨雪劍溪頭，悲思成首疾。寄語游山人，浮生那可必，誰當金石堅，會見有終畢，努力出風塵，酣歌日鼓瑟。（按林世科游叔子均先生幼年同學也。）

先生抵家時大約當在春間，大概此時即著手編著毛詩古音考，未脫稿，秋又出遊。

毛詩古音考跋：往年讀焦太史筆乘曰，古詩無叶音，此前未道語也，知言哉。歲在辛

丑，嘗爲改證，尙未脫稿，卽有建州溫陵之遊。

按建州此處當指福州，溫陵泉州也。

初秋約沈有容將軍及王鏐同遊福州南台，刻石紀念，並序其詩云：『萬曆辛丑秋，余同寇陵沈有容，溫陵王鏐遊南台，二君下山，余獨留經月漫題』

探奇不憚遙，五嶽長爲客，坐破南台雲，乾坤何日夕。

按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明文苑傳：王鏐字敬甫，號元液晉江人，文昇子，天性孝友，藉教

授弟子自給，操持極嚴介，平生志學，以居敬窮理爲務癸巳後潛心著述，有『四書五

焚存稿』、『易經七削存稿』等，學者稱爲漢治先生。

秋再遊清源小雲關，刻石有詩並序云：萬曆甲戌春三月，余從先師俞虛江遊清源，辛丑秋再至，以鉄如意擊石吟曰：

重來三十年，感嘆遊非昨，空餘夢寐存，九原詎可作，徘徊石刻前，淚洒秋風落。（原

註：俞師舊有紀遊石刻。）

又謁俞大猷墓，（按泉州府志卷十七載都督俞大猷墓在郡城北。）

謁俞虛江先生墳：家內渺一身，微塵任高閣，風吹巧相逢，聖智何能度，相逢復相離，蹤跡兩寂寞，所志竟未酬，秋蔭任飄泊，壯歲處江海，卻讓來聘余，一言魚水合，延致學兵書，從遊抵京都，慨然投筆起，執戟扞衝邊，勳庸謂此始，椽削媚貪人，義烈夙所耻，都護返泉室，余亦歸敝廬，炎絮謁荒墳，往來徒歎歎，立德本吾師，感恩兼慈父，九原深幾許，會面嗟無路，曩有所遺絨，膝藏在巾篋，歲月時一展，字跡鮮不滅。

冬十月訪沈有容將軍於嘉禾（今廈門）。先生示以兩粵遊草，將軍爲之作序，與塞曲合刻。合刻塞曲粵草序：往戊戌春，季立先生過余海壇，以薊門塞曲示錄藏之，今辛丑春，先生自粵歸，復過余嘉禾，檢其篋中，得兩粵遊草，余又手錄，將台而梓之，先生固遜，謂塞曲多得自馬上，粵草多得自舟中，音節弗類，宋人燕石也，安用市張以取笑大方，余曰不然。夫詩猶畫也，山川之形勢存焉，余嘗至薊未嘗至粵，今讀塞曲，戚戚然若陟降於灤河孤竹之墟，讀粵草栩栩然若神遊於五羊八桂之境也……先生著述頗富，其道真在謬言意言，其緒餘存書札與松軒講義，其十莖在薊門兵事及茲二編，雖然道器匪離，有味哉莊子履舄之說也，孰謂觀二篇者，不足見先生。萬曆辛丑十月望日，宛陵沈有容撰。

過漳州林可玉家，留款，先生贈之以詩。（按先生二十歲時，木山公會脫可玉於獄，故林子感之。）

贈林可玉：種田垂釣自江鄉，四十年來意未忘，濱海驚濤辛苦地，至今回首望清漳。萬曆三十年壬寅（一六〇二），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先生兄又山尙滯留京師，先生作懷又山家兄三篇，並序云：

戊戌余遊粵，庚子家兄北上，及余歸，家兄尙留京師，一別五年，懷不能已，誼曰：燕雀昔南去，鴻雁跡北翔，光陰迅流邁，居處各異鄉，少小受書日，螢火共一囊，晚過林泉下，荆花對清瀟，如何久離別，五載不相將，幾處臨流水，欲濟無舟梁，春風變懷思，涕淚沾衣裳（按由戊戌算至本年適五年。）

十一月訪鄧鍾將軍於海上，（當時鄧將軍似屯浯嶼一帶）贈之以詩：

海上贈鄧道鵬將軍：苦憶長安醉別離，仲冬迢遞訪舟師，風濤盡處申三令，島嶼空中辨五旗，已分露山同豹隱，忽來談劍有龍知，匣琴流水無窮調，鼓向尊前愛子期。

十二月初七與沈士宏（有容）將軍同往東番（即台灣）剿倭，初八晚舟過澎湖溝，颶風大作，播蕩一夜一日，勺水不得入口，舟幾危者數矣，先牛乃作歌以自寬。（泛海歌序，見五嶽遊草卷二）

泛海歌二首：水亦陸兮，舟亦陸兮，與其死而棄之，何擇於山之足海之腹兮。

颶息舟定後，沈士宏具酌請復歌，先牛乃發其渡海之意復歌曰：

事而不足，用者耻兮，用而不能，無用者鄙兮，無用而不廢時用者，誰氏之子兮。

按先生作有東番記一篇，當係記其在臺之事，惜今已佚。

按朔史卷二七（沈有容傳載：「（萬曆）二十九年，倭掠諸寨，有容擊敗之，踰月與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彭山洋，倭攜東番，有容守石湖謀盡殲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風存十四舟，過澎湖與倭遇，格殺數人，縱火沉其六舟，斬首十五級，奪環男婦三百七十餘人，倭遂去東番，海上息肩者十年。捷聞文武將吏悉敘功，有容賚白金而已。」（銘按：明史紀事年月多不正確，今觀此歌，則知其時期當作三十年十二月也。）

是年三月，李卓吾自殺於北通州獄中，年七十六。（見鈴木虎雄作李卓吾年譜。朱維之譯）

萬曆卅一年癸卯（一六〇三），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正月，先生尙讀書泉州，元夕同溫陵諸友集董將軍祠，分得山字，詩云：

德星夜夜照江關，祠下相逢對玉班，滿院歌聲梅半落，六衢燈影月同閒，樓台莫訝非吾土，風景依然似故山，秉燭厭厭應盡興，不愁醉尉滯人還。

又元夕宿泉州洛陽橋詩：春風又渡洛陽橋，柳色青青伴寂寥，回首故園今夜月，滿江燈火上寒潮。

題梅嶺長春園，爲陳爾聘先生稱壽：

溫陵西嶺梅花開，凌霜破雪環書臺，臺中真人綠玉杖，被襟著述垂將來，壯歲弓旌走宦海，直道匡時志不改，蒼生霖雨係深恩，緝揚吳楚聲先在，拂衣一旦還舊山，杜門却掃花鳥間。：（五嶽遊草卷二）

二月刻薊門兵事成，沈有容（士宏）將軍爲之作序。

刻薊門兵事序：季立先生在薊，余甚習其行舉，今去薊二十年餘，兵民思之一日也，聞其少時嘗設肆比於葦，去津卅年餘，士子思之亦一日也，此必有所以漸之者耶，棄薊歸田，年實四十有二，遂杜門隱几，或時出遊天下諸名山，當事者徵之弗就，叩之弗對，故時友生招之論學，弗赴也，何今昔異操與？然一臂所交，人獲其益，蓋卽之惟恐不卽，留之惟恐不留也者。客冬與余泛海遠出蓬壺之外，浪湧風顛，舟且覆矣，則從容歌曰：「亦亦陸乎，舟亦覆乎，與其死而棄之，何擇於山之足海之腹乎，」帆船旣安，釀酒相勞，余問方舟之危，人皆色懼，而獨不懼何也，曰吾亦懼矣，不懼且有歌乎，聞者皆笑。酒酣，余謂曷不重歌以廣吾志，曰海無贅歌也，漫歌之可乎，則又歌曰：「事而不

足、用者耻耶，用而不能，無用者鄙耶，無用而不贖其用者，誰氏之子（原註：晉止耶）。歌竟大笑，余味其意，似自道生平，且懌余也。茲刻其薊門兵事，因繫之泛海之歌，萬歷癸卯二月朔日，宛陵沈有容撰。

暮春至嘉禾嶼，同沈士宏將軍遊普照寺，夜飲岩上有句云：泛海遊初倦，登山興又長，逕深松影合，花落荔枝香，移席停雲氣，飛觴引月光，夜間看絕島，韶館宿禪堂。（按麗門志卷二：普照寺在城南五老山，康熙間重建，改名南普陀。）

居豐山，沈士弘將軍過訪豐山賦贈云：

豐山幽麋鹿羣，頻頻過我獨憐君，徵歌日落猶呼酒，剪燭更深併論文，北走度遼驅虜騎，南來橫海掃蠻氛，細看刀箭癡痕滿，麟閣還推第一勳。

暮春同陳時業傳國毗，何穉孝、遊豐山分得青字：

讀書曾自閉寒廬，載酒春深忽又經，百仞羚羊常臥石，千年鸚鵡遠窺庭，雲埋海岸分沙白，濤湧風雷逼漢青，不是將軍能好客，德星那與集重溟。（註云：山有石羊石鸚鵡極肖）

夏秋之間，尙留泉州，常與何喬遠諸友唱和爲樂。

何稚孝山房謙集，分得裾字：清源洞口結精廬，三徑幽深每自鋤，芳樹綠滋梅雨後，斜陽紅醉荔枝初，人來問字尊常滿，鳥喚提壺興不疎，懶散最宜麋鹿性，華筵空笑曳長裾。（自註云：溫陵有鳥聲似提壺）

溫陵七子過訪石湖得章字，閉戶空吟伐木章，七賢何處過江鄉，携琴海外星初聚，投轄

堂中夜自長，鄰國詩歌俱見志，建安文采倍生光，清秋萬里狼烟靜，十日平原與未央。按何稚孝卽何喬遠，晉江人，萬歷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譴，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喬遠力爭不可，（按係萬歷廿二年事）因進累朝馭倭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己說，疏竟不行，尋以事坐累，謫廣西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荐不起。喬遠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道事爲名山藏，又篋閩書百五十卷行世。（參明史卷二百四十二洪文衡附傳）

按何喬遠時正家居，故先生集中，頗多與其唱和之作。

十一月初一爲又山兄生辰，先生以詩寄之，時又山公爲江西德興訓導。

癸卯十月初日奉寄家兄時司訓德興：吾兄今日正懸弧，閩楚關山萬里途，苜蓿也應闕客席，芹花何處進仙壺，雁來遠海音書少，雲入遙天夢寐徂，記得西郊樓隱地，年年蓀蕞醉酣呼。

由此詩可見是年十月先生當歸進江家中，未遠行。舊譜載此年遊粵東，無據。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先生六十四歲。

春遊金陵，寓謝公墩山房讀未見書，吟咏自樂，時出遊金陵諸名勝。

毛詩古音考跋云：歲在辛丑，嘗爲考証，尙未脫稿，卽有建州溫陵之遊，留滯三年，徒置舊篋。甲辰春，來金陵，篋未携也。

今檢懷古云：江南佳麗古來無，六代相沿此建都，形勝並稱天下壯，園陵遞作甬中蕪。

總于妖冶歌瓊樹，間有虛空慕明珠，不爲貽謀長治計，夕陽荒草叫寒烏。（五嶽遊草卷五）按先生尙有金陵郊望、宿靈谷寺、宿棲霞、懷李暉如、雨花台、莫愁湖等諸作，大約均此時所作。

按先生有「奔先兄喪出南都」句云：「蒼黃別却謝公墩，凶問朝來到白門。」故知其寓謝公墩也。有韻謝墩別墅圖諸詩。

秋末聞焦狀元弱侯先生老而好學，造訪，不通姓字，談論竟日夜，卽宿書樓，秉燭閱藏書幾遍，誤者指而正之。明日先生笑曰：君殆閩之季立耶，相得益懽，自是恆往來其家，借讀所未讀書，毛詩古音考復加編輯。

毛詩古音考跋云：「（甲辰）秋末造訪太史（焦弱侯），談及古音，欣然相契，假以諸書，故本所憶記，復加編輯，太史又爲補其未備，正其音切：：」

按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傳：焦弱侯名竑，江寧人，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於羅汝芳。萬歷十七年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習國朝典章，二十二年領國史事，皇長子出閣，竑爲講官，負重名，性疎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惡之，張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被劾，謫福州同知，尋告歸。竑傳極羣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善爲古文，典正訓雅，卓然名家，講學以汝芳爲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贄（卓吾），時頗以禪學譏之，萬歷四十八年卒，年八十。

是年七月葡萄酒番長章麻郎駕三艦至澎湖求互市，稅使高察利其賂金，許以貢市，沈有容將軍奉總兵施德政令往諭之，有容負胆智，大聲論說，會心折，其下入露刃相詰，有容無

所攝，盛氣與辯，會乃悔悟，收還所賂金，止以哆囉噠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乞代奏通市，突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由是接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參明史卷二七〇沈有容傳及卷三二五佛郎機傳。）

冬居金陵，有懷李帥如詩云：

龍頭有分水，各自東西流，恍似別離人，萬里長悠悠，別離已五載，判袂江楓秋，茲來遊白下，憶君在端州，玄陰迫歲除，雪色散平疇，豈不時夢寐，杯酒難重酬，持平切致望，嶺表暮雲收。

按李帥如名春熙，號泰階，建寧人，萬歷戊戌進士，時爲肇慶推官，先生在端州時曾與之遊。（福建通志總卷三十四有傳）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一六〇五），先生六十五歲。

是年董崇相官南京國子監博士，夏末北上課績，先生以詩送之。

時崇相北上課績：去歲闔來，就君白下，我誨我儀，奕奕大雅，青陽載轉，朱明兆夏，匪忍索離，敢云繫馬，茲當奏績，言別江滯，驪車既北，汎舟亦南，世途阻險，至人陸沉，相去日遠，歧懷德音，薊門魚雁，慰我遐心。按崇相集李帥如重修黃樓記亦云：

乙巳秋道徐，蓋過徐州時，已秋初矣。

又按再送崇相戶部課績有句云：「歲昔在乙巳，送君入上京，亂流濟扁棹，兩岸多鶯聲。」

時莊應曙歸閩，先生送之，兼柬何喬遠以詩。

送莊應暉歸閩兼柬何稚孝：分携海上兩經年，白下相逢意爽然，收拾江山惟酒壺，品題今古總詩篇，蒼松透徑留僧舍，嫩柳垂堤送客船，寄語清源何水部，好將佳句寄風塵。（按先生別何喬遠等於泉州，至此適兩年矣。）

夏末先生由金陵溯長江往江西德興訪兄，舟過大江遇風。（參五嶽遊草卷二）

乙巳大江遇風紀事：草木颯々雲漠漠，我舟夜向雷潭泊，南風忽震浪浮天，帆檣顛折鉄茅落，篙師無計但呼天，滿船勸哭聲轉惡，死生有地併有時，何惜葬身江魚壑，吁嗟乎，不惜葬身江魚壑，鬼神慎護齋中作。（原註：時有著述未刻者故云。銘接：當係毛詩古音考），詩中言及南風，當係夏間也。

七月抵江西德興，見其兄，蓋先生由戊戌別兄遊粵，至茲已八載矣。（五嶽遊草卷五）

初秋訪家兄德興因憶薊門之晤：西與僻在萬山頭，來自金陵幾易舟，八載分携鬢盡白，他鄉歡會淚還流，論文轉憶青燈夜，撫景真同紫塞秋，誰謂卑棲官舍冷，俸錢沽酒足相酬。

又家兄對飲云：弟兄意氣少年時，日坐芸窗百不知，獻策早從邊塞役，橫經晚就右江師；青萍實訝功名薄，白鬢虛隨歲月馳，蹤跡邇來俱未定，天門尊酒慰相離。（原註：天門德興縣山名）

按由金陵至江西德興而至於幾易舟者，可知其係由長江過鄱陽湖，經鄱陽樂平而至德興也。

八月十三別兄東行往安徽，擬遊齊雲，中秋雨，途間有詩寄兄。乙巳中秋前三日別家兄：

晚歲爲官泊水涯，偶來相聚五旬餘，坐當桂柏朝朝醉，別向溪灘曲曲斜，烈士壯心元不老，遠遊清興可忘家，何須更戀中秋節，到處青天覽月華。（原註：德興名泊水）

中秋雨旅泊却寄家兄：別來饑水又東行，向曉雲生鳩亂鳴，縱在天門山下望，亦孤今夜醉中情，片帆雨灑蒼葭冷，兩岸沙平白露橫，村酒一杯聊自適，莫將佳節較陰晴。（五嶽遊草卷五）

謝葉永堅序云：葉永堅景德鎮布衣也，偶值饒州舟次，余舉酒對月，念欲往齊雲而疑其路，按問之舟人，永堅獨剖決詳悉，余喜呼與共酌，次日過其家，厚以饘黍相款，若熟悉然者。余生平遊走所至，每削迹于達官貴人，而獲愛於村民野老，往往有類永堅者，感而賦此。

久說齊雲似嶽蓮，秋風今始決行鞭，杯同小艇看明月，路入名山破紫煙，懶慢不嫌明主棄，遨遊偏得野人憐，多君邂逅情無極，何日重逢話此年。

按齊雲山在安徽休寧四十餘里，產名茶，中峯有峻岩，憑梯而上，三面絕壁秀峭，峯頂廣四十畝，有石室，學道者居之。

中秋後由江西入安徽東南部，遊黟縣祁門之黃山白岳，聞牛行有句云：「羊棧嶺（在黟縣）前逢羣牛，十百相續行不休，問牛何來復何往，來自襄陽及光州（河南），欲往休寧市上齋……」可知其經黟縣時所見者也。

九月四日返自齊雲，舟過彭蠡（按卽鄱陽湖），呼童沽酒獨酌，有詩。

乙巳九日泊舟彭蠡云：九月四日祁山陽，（按祁山在安徽祁門縣東北）已見菊花滿店香，

今日舟中不見菊，向晚暫泊彭蠡傍，呼童登岸買肴酒，舉杯獨酌看月光，佩莫登山縱未得，扣舷臨水神徜徉，夜景清虛可憐絕，坐到蒹葭渚滿霜。（按祁門由昌江行即抵鄱陽湖東）

冬先生在德興度歲，並以毛詩古音考就正於又山公。

先生此行似遊祁門後，復由昌江下航至鄱陽湖，後復至德興寓其兄處度歲，至明年春始別歸金陵，故集中始有「春日別家兄時在德興」之詩，蓋次年夏其兄即死，自無第三年之春也，詳見丙午。

按樊毛詩古音考於先兄靈前序云：「乙巳冬，余輯毛詩古音考尙未脫稿，以請正於先兄，力贊余刻之，」更足證明是冬確居德興。

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先生六十六歲。

春在德興陪兄又山攜酒看梅，未幾即別回金陵。

陪家兄携酒看梅：雪消離下自徘徊，載酒尋春遠看梅，天地冰霜髮改，關河書劍一身回，雨侵疎屨時時急，花近寒杯故故開，却笑浮名礙底事，相將歌舞讀書臺。（五嶽遊草卷五）春日別家兄時在德興：兩渡過彭蠡，青氈共歲寒，酒於衰病減，老覺別離難。薄宦身多暇，長遊興未闌，明朝京國道，夢寐尙盤桓。（五嶽遊草卷三）

按此詩足可證明先生確於遊祁門後，復至德興，故有兩涉彭蠡之言，蓋一爲去秋由金陵來訪時，一爲遊祁門復至德興時，第二句足可證明先生曾在其兄處共度歲寒，而春遊看梅後別往南都，故有「明朝京國道」云云。

夏五月毛詩古音考刻成，先生兄又山由德興以事往饒州，（今鄱陽縣）卒於旅舍，先生聞訃，由金陵奔至德興，乃以所刻書焚於靈前以奠之。

奔先兄喪出南都序云：先兄司訓德興，以事往饒州，竟卒旅舍，饒去德興頗遠，初病嘔吐僅二日，薄暮同僚省之，談笑自如，次早未明起坐，呼從者炊爨，及炊熟入視，先兄氣已斷，然猶端坐也。饒太府黃玉田公遣官治喪，諸無遺憾，兄常與余言死生大事，今人皆昏迷失措，非正終也，我死必端坐而逝，余時尙不敢信，又兄做秀才時有詩云：「破硯焚六經，終歸雲外去，」意爲晚年絕筆硯屏詩書而歸隱耳。及在德興，丙午春書箱中發火，五經皆燼，仲夏作字，石硯忽裂爲二，心始自疑，檢舊稿三復題云：「此詩殆有識，吾將去矣」，未幾果卒。德興士民兒童皆傳誦此二句，以爲異也。噫先兄孝友至篤，忠信不欺，晚受一官，未展其懷抱，死生之際，宜其有以異於人也。焚毛詩古音考於先兄靈前序云：「丙午夏刻成，先兄逝矣，余奔至德興，於靈几焚之，庶不負贊成之意乎。」

毛詩古音考焦竑序：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至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及觀古音考一書，取詩之同類者而臚列之爲本証，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証……而古音可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萬歷丙午夏，秣陵焦竑弱候書于所居恬愉館中。

按先生作毛詩古音考跋於丙午仲夏，則刻成之時當是六七月之頃，故奔喪之事當係是時

也。葬事既畢，先生乃順途由饒州渡彭蠡往遊九江南昌廬山諸地，繼德輿時有留別德輿諸生余來蘇（又山公得意弟子）句云：「衰白更餘遊興在，五湖應擬月同看。」至饒州有「望饒州有懷先兄」句云：「雲連楚水秋楓晚，舟倚鄱湖暮雨情。」蓋時已秋矣。

中秋泊舟九江，懷故鄉余龍陽游晴峯有句。

中秋泊舟懷故鄉余龍陽游晴峯：潯陽江上月華鮮，回首離歌已十年，露冷杯盤天欲曉，詩成池閣酒如泉，匡廬秋色連遙嶼，彭蠡湖光接近船，萬里征途今獨往，不勝淒思對風烟。

八月三十日至南昌，游滕王閣。

丙午八月晦日遊滕王閣：重向滕王閣上遊，新開軒檻俯洪流，山前雲氣含殘雨，帆外濤聲落素秋，帝子繁華雲冉冉，才人著作水悠悠，朝來又放西江榜，得失終歸塞馬愁。

（五嶽遊草卷五）

冬居匡廬白鹿洞。

白鹿洞追懷林培之：昔在羅浮日，數數談匡廬，爲言白鹿洞，洞傍地有餘，擬結一精舍，與我同讀書，所懷尙未遂，寔又修己徂，今我獨來此，感嘆意躊躇，幽亭香綠野，碧障影清渠，同人旣已逝，誰共歲寒居，五岳與方劇，去去仍脂車。（寄心集二）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先生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溯長江漢水往遊湖北武當山，由襄陽上湖至均州（今湖北均縣），登太和絕頂。按寄心集卷一有四憶詩，爲先生七十一歲（辛亥）冬刻該集時，述其生平經歷之作，以之

冠於篇首者。詩中第一憶係述其在漳之事至刻集時約別四十年；第二憶係述其四十歲時在薊門之事至刻集時適已三十年矣；第三憶係述其遊粵六十歲時之事至辛亥適已別十年矣；第四憶即爲遊武當事有句云：「別來已五年」，則由辛亥上推五年，當係本年事矣，故今以遊武當事繫於本年，舊譜繫於七十三歲之下有悞，因寄心集係刻於七十一歲，集中憶遊武當係追述其五年前之事，斷無以七十三歲之事入集也明矣。憶武當詩云：憶者在武當，山中多道侶，冒雪陟危峯，携筇凌險阻，別來已五年，飄飄一羈旅，登高望漢水，瀟湘迷楚擘，欲贈以金丹，嘆息獨延佇。

舟過武昌冒雨登黃鶴樓，由漢口次沙陽（在嘉魚縣），經漢水滄浪亭，均有詩。

雨登黃鶴樓：北風吹雨色，獨上武昌樓，雲暗鳳凰樹，波沉鸚鵡洲，李崔不可見，江漢自長流，一目窮三楚，居然跨鶴遊。

舟次沙陽：兩岸青山渺，茫茫極水鄉，曉霜帆帶白，寒色柳飄黃，已斷風塵想，空爲名勝忙，不聞歌鳳鳥，誰謂楚人狂。（遊草卷三）

秋舟從漢口入襄陽：

遠路惟舟楫，分江迥漢河，岸容隨雨暗，風葉逐帆過，酒與吾衰減，秋悲楚客多，龐公棲隱處，寂寞滿烟蘿。（遊草卷三）

襄陽思粵兼意林培之，詩云：

遠入荆襄路，臨流憶粵鄉，三年遊已遍，久別夢空長，處處離支樹，家家牡蠣牆，美人况不見，獨夜更堪傷。（按美人指林培之也）（同上引）

襄陽舟子行：

舟子自襄陽，渡我均州，登岸買酒肉，自餐仍索羞，借問酒肉與何人，謂欲將歸遺二親，二親斑白漸衰老，賤子商漁長苦貧，明日過家省膝下，薄獻微物聊自伸。我聞嘆息樂陶陶，何身卑賤陳義高，人言孝弟動天地，當有神明祐爾曹，均州連亘多峻難，中有石門度獨難，漢江傾瀉水漂渺，懸崖千仞石崩亂，此舟履險幸不危，及抵安流牽纜斷，若教纜斷值灘前，舟楫破碎骨糜爛，彼固萬死不一生，我亦何由生羽翰，尋思此事亦頗奇，天道分明條可知，獨嘆世情薄，不念父母念妻兒。（遊草卷二）

咏武當龍竹杖云：

當年竹杖化爲龍，龍角于今在竹杖，誓入老夫掌握中，萬仞天梯能強上。（遊草卷七）
登太和山絕頂：（按太和山在湖北均縣，即武當山別名，又名仙室。）

瓊臺金殿玉爐烟，秀擁芙蓉望渺然，數點青丘分五嶽，三門紫氣卽諸天，雲雷乍動巖崖下，雨雪常懸日月邊，聖世肇禋儀獨盛，古來函檢更無前。（遊草卷五）

先生於冬間尙留武當，尋歸金陵，下航漢水，時曾阻雪四日。

漢江阻雪：停舟已四日，雪甚復難行，初點羣鷗亂，徐飛柳絮輕，急流崩野岸，寒霧失江城，鶯鳥窺魚下，鷺鴉集樹鳴，捋衣增重絮，熾炭映波明，祇爲尋山興，何曾計水程。（遊草卷四）

歸泊蘄州（今蘄春），作泊蘄州卽事云：

斜陽謀共泊，結舫作比鄰，逆旅誰知己，聯舟卽故人，漁歌清夜月，劍氣散風塵，來往

俱經此，防虞任客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一六〇八），先生六十八歲。

是年春先生當係在南京，時與襄惠（容所）公集刻成，先生接讀有感、

讀吳襄惠公集：宦成大司馬，留意灌園人，襟期一驪洽，契濶平牛親，春風綠野地，奚仲許作鄰，宵談瀟欲盡，晨晤日西淪，雅性豔飲酒，醉狂獨不曠，時將百學進，益爲積醪醇，歌嘯頻相聚，久際纒及旬，詎知客東粵，仙遊反其真，那堪屬際際，訊問猶諄諄，（自註云：余遊粵時公病篤，兒輩祖念問安，公不能見，遣問余何時到家，兒答不知，公云：不復能待之矣，遂逝。哲人萎何幾，十日梅花新，白門讀遺集，彷彿窺形神，文章既球琬，勳業更嶙峋，三朝歷顯仕，足不濡權津，翻飛同鳳鳥，霜雪老松筠，嘆息感時事，高賢故絕倫。

按吳文華尙書卒於萬曆二十六年，至是適十年，故云「十見梅花」也。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先生六十九歲。

是年先生仍在南京，欲出遊五嶽，乃豫作戒詩寄兒祖念，並諸親友，以示其志。

豫戒詩寄兒祖念並諸親友：梁鴻終會稽，堯夫老洛陽，生卒異厥處，達人何慨慷，我本遊汗漫，野鶴共翱翔，今年六十九，髻髮同秋霜，久拚厭世日，隨地爲坎藏，烟雲開娑旆，星月懸燈光，形骸雖壘塊，神氣任徜徉，慎勿泥世俗，啓土攜歸鄉，生既耽五嶽，死豈戀一方，携歸失我意，泉下悲慘傷，此心常耿耿，戀之有穹蒼，作詩先寄示，小子永毋忘。（寄心集卷五）

按董崇相作陳一齋考終綠序云：「……其子修父（祖念字）以其老也，泣請歸連江，終不肯許。謂予曰：『古人入山採藥，不知所終，豈必盡仙去哉，生旣拄杖行走，走即蟻蟻鳥驚耳。』」予曰：「公信能然，獨不哀而子耶？」則強而應我曰：「吾七十歸。」先生之胸懷磊落，不同流俗，於此可見之。

春三月至安徽宣城，寓沈士莊家。

宣州清明日：寒食清明節，紛紛祭掃多，白楊何蕭條，綠酒洒青蘿，掃墓曾能幾，條復歸山阿，歲歲遽登塚，蟲土亦嗟峨，光陰變朝市，陵谷互平坡，新墳漸兔跡，舊墳成鼠窩，農夫種禾黍，苗裔誰經過，念此懷悲愴，不朽當如何。

清明登宣州天柱閣：高閣巍然逼斗杓，清明晴日上嵒曉，敬亭竊窺當窗立，采石微茫接海遙，傍郭樂遊花陣陣，寒原荒塚草蕭蕭，昔年謝眺今安在，空憶閒吟伴寂寥。（五嶽遊草卷五）

遊九華山（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四十里。）寰宇記云：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花削成，改爲九華山，今山中有李白書堂基址存焉。

登九華東崖絕頂云：昔從江上望，數朵遠空青，今在崖頭坐，奇峯並此亭，高能攀斗極，秀自洩坤靈，信宿神光洞，風塵夢已醒。（按先生何時遊九華山頗難斷定，意其居宣城之時順途一遊歟。今姑繫之於此。）

夏入浙江遊天台雁蕩諸勝，復避暑西湖。

咏天台石梁橋云：蒼石跨兩崖，下有雙溪水，湧瀑吼風雷，一瀉抵千里，仰視天若浮，

俯瞰澗無底，轟若滑如脂。中通僅尺咫，過客恆逡巡，不敢措厥趾。僮夫走若飛，奚必外生死，泊者能穩舟，見慣生神理。（遊草卷一）

雁山瀑布歌：玄巖壁立柯嶮巖，白虹倒掛垂天河，非雨非霧亦非雨，皎如霜雪投蒼波，上搖星漢震光之燦爛，下注幽深不測之層阿，有時忽逐狂飈起，灑落空濛凡幾里，獼猴踴躍不暇前，鳥鷲帖帖墮溪趾，雲收日朗生風雷，何物神奇乃若此，君不見廬山瀑布古稱說，秋冬枯涸流或竭，惟斯噴薄萬古存，金銀采色交明滅；又不見剪刀峯外錯危礮，磯頭坐玩能忘歸，撫掌歡欣發大笑，不妨灑沫頰沾衣。原註：瀑布下有忘歸亭中有剪刀巖。（五嶽遊草卷二）按此外尚有雁山雨夜諸作，亦係此時所作，見遊草卷三。

又遊雁宕云：臨壺奇峯列紫芝，龍湫風雨瀉天池，東南信是神仙壑，白首來遊悔已遲。

（五嶽遊草卷七）

秋回宣城，擬出遊嵩山華山，以病足不果，養痾於沈士莊家，讀所未見書。按是時沈士宏將軍亦致仕在里，故先牛寓其家，並呈之以詩。

病足吟戲呈沈士莊兄弟：雁蕩天台號奇絕，冥中冒雨陟其巔，清秋擬到嵩華上，高歌一曲神仙仙，豈期臥病歡喜下，兩足瘡癢長憂煎，拄杖下床頓欲蹶，手把圖經拖枕眠，不巾不履仍不櫛，日費主人沽酒錢，六旬展轉秋將盡，支離自笑還自□，出門欲去不得去，蟬歌幾度猶屯邊，昔何勇健今何憊，拔劍嘆息孤燈前。（五嶽遊草卷二）

按世善堂藏書目錄題詞云：又在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見書，抄而讀之……蓋即指此時事也。

又病足二首云：小閣經時抱病眠，見人行走是神仙。始知兩足重如玉，莫踏紅塵踏紫煙。

一瓢久已離風塵，苦柏明霞豈厭貧，獨恨此時遊未得，關山秋月屬何人。（五嶽遊草卷七）

夏月病足至中秋未愈：夏臥西湖上，秋棲宛水陰。艱難長病足，遊走負初心。短夢依孤枕，輕裘中薄衾。那堪良月夜，強起獨愁吟。（五嶽遊草卷三）按宛水指宛陵，今安徽宣城也。

病思西嶽：客中病足倍生愁，伏枕經時尚未瘳。滿架圖書閒白晝，半牀風月度清秋，夢魂已繞華陰外，蹤跡空淹宛水頭，自是支離非濟勝，山靈亦似妒真遊。（遊草卷五）策病：居常無恙自閒身，何意今年病泥人。午夜奮飛空有夢，清秋寥落轉堪嗔，莫言造化非兒戲，已訝神形是越秦，五嶽不遊終不死，干將萬里出風塵。（全上引）冬仍病足宣城，未出遊。

病足：華嵩天外未能攀，病久難棲意亦閒。每見佛書成淨士，不聞人語當深山。十旬枯坐遺冠履，一刺空存斷往還。更有居停賢地主，時沽臘酒醉頽顏。（遊草卷五）觀此詩可知是年冬足尚未愈，逗留於宣城沈士宏家，居停蓋指沈氏兄弟也。病愈作述懷四十韻，寄焦弱候，自述其生平，有句云：

……東南名勝區，十七經杖屨，一劍一短童，來往同飛鶴，今近古稀年，羸倦漸非昨，鬢髮如枯蓬，猶未斷斷髡，力尚耐秋風，齒得餐藜藿，三月宿春糧，雅意周關

洛。詎料及宣州。瘡瘍災兩脚，坐臥勉支吾。履地慙力弱，淫雨側孤衾。涼颯生輕箔，設几就低牀。讀書兼笑謔，夜夜飲旨醴。醉歌奚寂寞，醉性固核心，形骸轉銷鑠。三秋倏爾徂，乍愈尤堪愕。雨雪怯北征，行行何所托……（寄心集卷六）蓋此詩當係是年冬間由宣城寄往南京也。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一六一〇），先生七十歲。

春歸連江，尋復遊金陵。

按江心寺除夜其三有句云：「庚戌離鄉井」，則當可証明先生於本年復有離閩之事。由此可以推知本年必先有歸閩之行，因去年先生病足宣城，至冬末始愈，則歸閩之事當在春間乎，今以文獻不足，姑爲存疑。

秋由金陵，寄南海鄧道鳴將軍詩並序云：

道鳴與余皆有兄也，別來十年，余兄卒於江右，道馭卒於南陽（河南），靜言思之，慨然有寄，詩云：曲江一分手，十載秋風寒，人生如過隙，久別驚摧殘，昔日遊秣陵，每與仲昆醉。（原註：道馭爲戶部郎）今我復重來，停雲空下淚，逝者沉九泉，別者隔萬里，猶持一杯酒，何處展憂喜，歲晚傷秋杜，思君誦墨桑，情愛元不薄，四海若同堂，瓊山有飛雁，尺素無相忘。（寄心集卷六）

按先生別鄧道鳴事在萬曆二十八年，至茲適已十年，抵金陵時，當係秋間。

又按道馭名鑣，亦鄧城子，萬曆己丑進士，除清浦知縣，爲折糧法，以均田賦，澹河渠，勤課士，徵入爲戶部主事，左遷歸善知縣，創天泉書院，與諸生講學，再遷南京戶

部主事，先生在金陵時，常與之遊，尋擢南陽知府，卒於官。（參福建列傳明八）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先生七十一歲。

是年先生仍在金陵。

秋由金陵渡淮往河南遊嵩山，有留別焦弱侯先生詩云：

余昔曾病足，君頻到床前，今君足亦病，過訪復如然，余遊犯瘴癘，中濕宜跼蹐，君
 隱澹園內，著書日高眠，云胡遽茲患，閉戶若逃禪……判袂已兩載，玄談慰良緣，同
 心既知己，同病尤相憐，嵩山忽動念，孤劍去翩翩，欲別未能別，菊花照離筵，歸來
 瞳逸步，踏徧金陵山。仙（寄心集卷六）

按先生此行當係由金陵乘舟經安徽之宿州（鳳陽府屬）入河南，陸行經河南之扶溝，曲
 梁（在密縣）抵登封，而登嵩山。

渡淮詩云：侵曉呼舟楫，始登淮北程，鷹鷂突地起，鵝鸕亂流鳴，柳欲凋秋色，人猶
 帶月行，客途多逸興，蕭爽忽吾情。（五嶽遊草卷三）

扶溝阻風：樹木聲如吼，肩輿不可行，草枯寒曠野，沙走混前程，鬢髮星星亂，衣裳
 襲襲輕，荒村問沽酒，未得一壺傾。

曲梁鄉西行去嵩山近矣：名勝今將近，西行更莫徐，人居猶十窟，貿易只園蔬，引道
 憑斜日，停驂問草廬，尋山吾自癖，作計未全疎。（全上）

冬初抵嵩山看太室，觀秦槐漢柏，復登天中閣觀星臺，遊天僊陶，觀前後白松，坐而賞玩
 經日不去，乃購松圖自隨，遍遊中岳諸勝。

看太室：今歲余年七十一，等閒交際倦無力，冬來忽作嵩山遊，飛上峯頭看太室。（遊草卷七）按太室嵩山之古石室也。

觀秦槐漢柏序云：秦槐在少林寺前，漢柏在嵩陽宮前，相去十里許，槐大數圍，栢武帝封爲三將軍，大者數圍，其二其三遞次之。（全上）

登嵩山天中閣：尋山萬里興翻力，獨立危樓弄紫烟，試把方隅分四嶽，早知旺氣屬中天，高台日至光無影，老柏霜深翠有年，莫訝晚來遊不歇，憑欄清嘯卽神仙。（許云：

嵩山觀星台夏至午時不見影，以其居天之中。）（遊草卷五）

遊嵩山觀星台：雙台猶未朽，世界幾遷移，農父深耕處，紫雲沒字碑。（遊草卷六）

白松咏七首序云：高山東北七十里爲天仙祠，祠後有白松一株，直上五尺發爲三幹，株三人圍不盡，高可二十餘丈，白如傅粉，潤若凝脂，以手指小刮之，卽流香沫，鱗甲甚薄，歲必一脫，亦類株幹之白，三幹鼎立並茂，高枝極古拙，其毛楸極蒼翠，蓋天下未有也，殆鍾乾坤之靈秀歟？傳者謂黃帝葬三女於其下，未必然也。古今題咏，殆徧堂壁，率不能形容其妙，余一見欣然，有契于心，坐而玩之，經日夜不能去，乃購一闌自隨，且以語諸同好，雖然區亦梗概而已矣。（寄心集七）

先生留嵩山約四旬餘，然後下山，歸途回望嵩山詩云：

中嵩奇峭愜遊情，二壑玲瓏相對明，峯轉盡收伊洛水，脉連遙起汴梁城，千章蔽日冬尤翠，諸瀑奔雷夜更鳴，老去心期還再到，悠悠回望白雲程。

遊嵩既畢乃由原路經安徽宿州（今宿縣明鳳凰陽府）歸途間雨雪紛飛，作詩寄興：

宿州阻水：歸路何辛苦，長途潦不消，危橋斜迫水，平地驟生潮。舟子呼難至，輿夫懶自驕，黃昏詢客舍，猶隔一村遙。（遊草卷三）

又宿州雪行云：晚發睢陽驛，肩輿破雪行，梨花飛片破，柳絮點衣輕，混見馬蹄跡，清聞牛鐸聲，杏林得沽酒，佳景慰閒情。（遊草卷三）

冬歸金陵刻寄心集。

寄心集自序云：「寄心集云者，余蒙萃生平四言五言古詩合爲一帙也，意有所托，身有所歷，感慨乎古今，論思於視友，夫孰非心，夫孰非心之所寄，其視尋常遊覽贈處汎汎五七言律絕，寫情景而□物者宜有稍不同，故命之曰寄心集也。……老將就木，付之剞劂……萬曆辛亥仲冬朔日陳第題。」

按以嵩山之遊程計之，此序或作於嵩山。

是年冬董應舉乞歸田里，（見崇相集辛亥考功副郎求歸呈。又辛亥冬請假歸，念里中諸勝，得償宿遊詩）

萬曆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先生七十二歲。

春初再至浙東遊會稽（今紹興），謁禹廟，游蘭亭。

雨謫會稽禹廟，手摩芝石：曾於漢口瞻遺廟，復此稽濱對半顏，不見當年乘四載，惟餘片石閉空山；蕭條古木溪容澹，零落殘碑草色閒，遙想平城千古蹟，一笳風雨獨迴還。

按漢口瞻禹廟事，當係六十七歲遊武當時所經。

遊蘭亭：千古人修禊，蘭亭獨有詞，風流今不見，曲水尙浮卮。

又經括蒼遊南雁宕諸勝，寓永嘉之江心寺讀書。夏初或曾由永嘉，歸連江一行，按畫崇相作考終錄，謂先生於「壬子歸而再出」，是則當於此年夏間一歸連江乎。

括蒼逆旅：連歲吳越遊，孤蹤何畔岸。一去復一來，青山見客慣。今朝雨始晴，薄霧蒙昏旦，僕從同出門，途中有續斷。我馬抵河濱，行囊猶嶺半，衾裯未得宿，旅封燈前玩。（遊草卷一）按此詩當是往永嘉經括蒼所作。

又按先生至永嘉瑞安，似為遊南雁宕而至。

按江心寺在永嘉永清門外江心孤嶼（浙江通志）。孤嶼志載江心寺為唐、咸通中建，因在甌江之中，故名江心。宋紹興中釋青了始窰中川移葺大殿於其上即今址也。明正德十二年重建。

時董應舉家居，先生常有書與其往還，崇相集中共有答陳季立書三封，大約皆此時所寫，第一封為應舉與先生論讀書方法：

答陳季立書：承丈教我精熟五經，誠是也，若以此遂謂天下無讀書人，第謂不然，夫讀書者在得其意，不在字字精熟、字字精熟即好秀才耳……

第二書係關於應舉經營閩安鎮城工之事，先生亦贈金五兩以助其成，應舉並勸其勿作五嶽之遊。

答陳季立（第二）書：城工費至二千金，益以舊石，僅成三百丈，弟之出于假貸者，已七百有奇矣……兄乃為我過計，贈金五兩，弟若不受，是以世人自待于兄，猶隔一膜也……弟謂兄有五岳障者，非五岳障也，以能五嶽障也。陶淵明有詩曰：「即事如已

高，何必昇華嵩，「世未嘗病瀟明不五岳也……弟歸二年，塵冗勞併，鬢加白，亦欲走出，不能責兄。但欲消兄一障，且歸而再出，少慰人子心，亦未傷高也……」

其第三書云：

『城工未完，年又甚荒，弟粟不能至贛，又有鄉里饑乏之憂矣。今歲夢兄者再，夢到南昌者八，兄之不歸，欲畢五岳耳。以借書刻書不如南都之便，弟以五嶽之舉不畢，無甚關係。若著書愚意不如修書文，諸書中圖贊爲最，古音考亦有可議……』可知伏羲圖贊已於此時刻成。

秋由金陵往陝西遊西岳華山，其行程大約由淮北乘舟至銅山，（明時黃河自淮陰入淮，咸豐初黃河北徙，淮水下游始淤。蓋淮水係導源於河南之桐柏山，東流入安徽，溢於洪澤湖，其下游本由江蘇鹽水縣入海也）然後沿今隴海路之綿經商邱、開封、中牟、鄭州、滎陽（須水）、洛陽、新安（孝水）、灑池、陝縣（三門）、過函谷關、入潼關、登太華、復西遊終南後，遁原路歸至浦口。

銅山隴風：北風連日未曾停，拊撼沙飛晝杳冥，深夜獨眠波浪裏，始知蹤跡是浮萍。（遊草卷七）

彭城吊古：水曲留侯廟，山前亞父台，何須話楚漢，兩處野花開（遊草卷六）按彭城卽今銅山也。

暮過歸德道中：天陰大野昏，景色悄然變，鬼哭如可聞，驚沙重括面，借問此何方，云是睢陽甸，叱咤想許張，風塵辛苦戰，雀鼠不可求，奴妾安足念，一死雖後先，寸心均

百鍊，江淮胥以全，邦家應再奠，淒悽陣頭雲，千秋猶閃見。（遊草卷一）按歸德今河南商丘縣，卽古之睢陽，唐張巡許遠據安祿山處也。

途中阻風云：去歲遊嵩山，四旬天俱晴，今冬往華嶽，陰雨連朝生，肩輿御北風，傾側不可行，到處輒留滯，僕夫多嘆聲，余心泰無事，陰晴隨所更。

汴梁懷沈士弘：一別秋將盡，計程今幾千，寒霜初到草，衰柳尙籠烟，客思懷人遠，生涯逆旅偏，不知滄海上，何日乞歸田。（遊草卷三）

過中牟鳥皆近人不似江南之彈射者衆也：此地民風自昔淳，豈徒三異雉能馴，至今鴉鵲依芳草，不避行人意可親。（遊草卷七）

鄭州志感：草舍荒城車轍深，當年音樂可推尋，祇今吳浙粵閩地，爭尙浮華聲轉淫。（同上引）按過開封時當是九月末也。

經洛陽朝伊闕，拜關雲長墓，遊九龍台，遇縉紳許春元等邀飲，與之談遊。

龍台嘉會序云：「余過洛陽，愛其形勝，停車焉，朝渡洛，覽伊闕矣。暮往九龍台，台

高數百級，前宮祀龍王，傍有軒亭，于時間酣飲博奕，余造後宮少坐，乃其飲酒者皆

縉紳諸公爲詩酒會，許春元酒東也，起問僕人，知余自金陵往遊太華終南，絕無他事，

徑前邀至酒所，撤殘設新，重開佳釀，主凡九人，環坐而陪，問曰「往關中乎？」曰然，

許春元曰：「天寒矣奈何？」曰「有所好，有所忘，好在終南，故西而不知少寒，猶先生

之赴春試，北亦不知其寒也。」諸公唯然，又問「遊已幾年乎？」曰「已二十餘年，凡三

五年一歸省墳墓，餘遇佳勝輒留連歲月。」問「何以不思家？」曰「始亦思家，既而知其無

益，故不思也。「問」何以獨擔一僕，曰「野鶴間雲，一僕多矣。」問「何以獨遊，不更招一侶乎？」曰「仕則同朝，商則同貨，故其侶易得，今遊而已，孰肯捨身家而耽山水乎？」問「遊難矣，必何如而後能遊？」曰「遊有五，不懷安，不惜費，不思家，不怯死，不立我。」問「何謂立我？」曰「逆旅之中往往有奪炊爭席之事，必機忘，然後可混然大同無復人已，欲立我得乎？」諸一發言，滿座無不絕倒，中有留余久處者，謝之，又有囑云：「回自終南幸相聞，」余亦竟未之聞也，退咏小詩自紀其事，亦不求聞之諸公也。

（遊草卷五）

按先生有洛陽懷古句云：「湖前風急鴻猶渡，木末霜深菊已披」當是九月十月之交矣。過洛陽北邙山作北邙山歌序云：北邙山古塚中多通磚長如卓面，厚四五寸，中虛，背面雕文甚精緻，土人取而賤用之感而作歌。（歌略）

過孝水王祥臥冰處（在新安縣東，）有詩云：昔賢能事母，孝水尚溪津，一臥寒侵骨，雙魚瑞躍鱗，殘碑留古道，遺廟荐新蘋，回首懷風木，淋淋淚滿巾。（遊草卷三）

先生記其灑池夜遇盜云：天寒午飯，與夫飲過醉，夜深未抵客舍，頓肩輿息良久，余呼輿夫曰來，有一人蹊聽，自林中閃出，手提短棍，余心知其賊也，詰之何故在此，其詞皆遁，此蓋欲掠孤客耳。與夫從誑之曰，我有同行人在後，可命之速來，竟無事，詩以記之。（遊草卷五）

過陝縣觀黃河之三門抵柱作看三門詩並序云：三門在陝州，蓋兩巖立河中，其門有三，灘石危險，波濤涵湧，舟不得上，俗傳神門鬼

門人門者妄也。余迂道觀之，心神特暢。（遊草卷五）

過函谷關有句云：「客到函谷關，蕭條澗水上，」又入潼關詩云：

春初曾適越，秋末復來秦，直欲窮山水，尤非畏病貧，雪消增綠色，風急動關塵，問我何爲者，孤遊笑此身。（遊草卷三）

按此詩可証其春初確曾遊浙東也。

至華陰登灑靈樓望華山二首，其一云：

輿到尋山老未休，于今始上灑靈樓，道人指點稱名處，絕愛蓮花日上浮。（蓮花峯名）
（遊草卷七）

登華山遠望：

華嶽崑奇絕衆山，三峯雲際杳難攀，星當東井鍾靈氣，勢繞西河鎖漢關，蒲坡微茫丹鳳遠，咸陽迢遞碧鷄閒，何人萬里來看汝，雨雪冬深與未還。（註云：三峯玉女、星明、芙蓉峰）（遊草卷五）

雪上青柯坪望華山絕頂：青柯夜上碧雲深，曉望西峯尚百尋，樹葉偏搖高處眼，山容何負遠來心，崖懸鉄鎖霜全滑，坐對銀屏凍不禁，須待春鶯隨氣滿，却從絕頂步蒼岑。（同上引）

玉泉院別華山：

久說名山特地過，奇峯如畫賞心多，乘風列子還歸去，緩步依依奈汝何。（遊草卷七）
先生既別華山，卽至華州謁郭汾陽（子儀）廟，（有華州謁郭汾陽廟詩見遊草卷三）

凌，過臨潼，遍覽諸勝，登驪山觀秦始皇處，遊驪山溫泉，西入長安（今西安），觀蔡寬石經（有石經歌），過鄠縣觀老子美故里，（有過鄠社詩，）復南折登終南，宿重陽宮，與朱道士論道，在終南中宮觀老子石青牛，皆紀之以詩，均見於五嶽游草諸卷中。

過灊陵：灊陵河水凍，客路近西京，雲意山容淡，雲重日色輕，川原具索寞，人馬兩淒清，多少英雄跡，空餘懷古情。（游草卷五）（按灊陵亦作霸陵，故治在今西安東。）

終南寄弱侯先生云：

奚童六尺伴孤遊，獨步終南最上頭，到處關河堪適興，滿天風雪不生愁，閒將寶劍看雄斷，恥把明珠向暗投，白下故人相憶否，幾番回首望牽牛。（游草卷五）

歸次潼關有感：已玩終南柏，飄飄客又歸，中條雲忽暗，太華雪交飛，河凍饑鴉集，關長過雁稀，綈袍今欲綻，誰爲綴寒衣。（游草卷三）

冬十一月中旬自終南歸南京。

自終南歸至浦口：回首望蒼蒼，浮江楫欲忙，心知關塞遠，路走五千強，竹葉寒尤翠，梅花雪漸香，終南山色裏，高遜得深藏。（游草卷三）

是年冬所作尙書疏行成，將付剞劂，焦竑爲之作序：

題尙書疏行 尙書疏行吾友陳君季立所著者也，季立平生注意經術，易圖詩韻，業有成書矣，此編又探四代之精微，衷羣儒之論議，指陳得失，如別蒼素，真後學之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爲日課，行年七十有三矣，頃遊華嶽終南而還，此編乃出，……自今跋影金陵，忘懷息照，與余共遊於無何有之鄉，余之幸也，君其有許我也夫。

萬歷壬子冬日瑯琊焦竑書。」又自序云：「……近因宋元諸儒疑古文僞作，竊著辨論數篇，復取古今註疏，詳悉讀之，意所示者標之，意未安者微釋之，句讀未是者正之，其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間又發揮之言外，以俟後世修己治人者實有取於經，而典謨訓誥誓命貢征歌範皆徵之行事而已矣，錄成未敢自信，質之弱侯先生，乃其報書云：『段段愜心，言言破的，真學者之指南，越世之卓見也。遂力付之梓，以與古昔圖贊並行……』」

萬歷壬子十一月望日閩陳第題。」

據董應舉作考終錄謂先生於壬子歸而再出，頗有可疑之處。按先生七十三歲癸丑寓江心寺詩，曾云「庚戌離鄉井，遨遊已四年，則由七十歲離閩至七十三歲末四年中，似無回閩之事，意者應舉有誤記年月乎？且先生於冬間遊太華終南，十一月即歸金陵，三月之間往返數千里，遍歷古蹟名勝，以七二之高齡，余只訝其行蹤之颯忽，安能於冬末再事歸閩？或歸閩爲夏間遊浙東瑞安永嘉之後，因其地與閩交界，或於其時順途一歸，（是則助應舉城工金五兩當在歸時）已而復出，秋遊華山，亦未可知，姑爲存疑。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先生七十三歲。

本年先生未遠遊，春居浙江西湖山寺中讀書，三月三日生辰謝席主云：

餘生七十又三春，愧說懸弧是此辰，早歲雄心凌泰古，邇來浪跡編三秦，留連山水筇猶健，揚摧詩書筆轉頻，何處主人能醉客，啓筵花鳥越東津。（遊草際五）按此處所言之席主或即黃汝亨侍郎。

侍郎黃公汝亨過訪僧舍，贈先生詩云：

草庵蕭蕭傍玄閣，疎樹掛楊透籬落。中有高人踞榻眠，青眼相看踈禮法，自言病足足甚奇，每到名山勝健兒，東遊海岱西太華，插身霄漢臨武夷，韓彭動塗等塵土，冥坐蒲團證千古，微妙直抉羲皇前，申公毛公何足數。塵談所至暢玄風，令人直視希夷翁，生來仙骨非侯骨，高韻隆準擊方瞳，問翁行藏何所止，到處名山容屐齒，縱身獨往無窮門，不論此身死不死。今翁杖策過西湖，梅花孤嶼有林逋，三月探蕙六橋下，我亦歸來作酒徒。（見寓林詩集）。按舊譜引此詩繫於六十八歲之下，且云在金陵所贈大悞，因六十歲時先生尚未遊太華，且詩中明言過訪西湖，而作金陵，無乃大謬！

按浙江府志引仁和縣志云：黃汝亨字貞父，萬曆戊戌進士，授進賢知縣，暇則與諸生論文，搜剔名勝，復竹林舊址，尋戴叔倫棲隱處，築棲賢院爲壇，自署壇石山長，以忌者，左遷久之，起南工部主事，遷禮部郎中，視學江西，力持風俗，竿郵屏絕，嘗以片言定諸王孫之變，進參議，備兵湖西，躡屣謝病歸，結廬南屏，題曰寓林，以著作自娛。持縑素碑版請者望于道，每避客六橋之陰，輕舟軟輿，蹤跡繼至，則啓廳一笑，酒茗交行，揮翰如飛，所著者有寓林集三十卷，詩六卷。（按汝亨時年五十六）

先生有紀過詩並序云：

余昔在金陵題 聯云：「好書好酒好山三好未除環是妄，觀古觀今觀物一觀既透更何求。」茲寓越東猶然故吾，乃賦小詩以紀其事：一日難捨書，半句難捨酒，數月不遊山。撫鏡形衰醜，三者本吾愆。聊以娛白首，人生一世間，豈必同枯柳，門外多紛華，落落皆烏有，視死已如歸，虛名况敝帚，從容風月中，高歌拍素手。（游草卷一）

又讀書一首云：

余年七十三，萬事久冰釋，獨有古人書，披覽累日夕，或以濯我心，或以砥我節，（古音卽）神點默交孚，聖賢形夢寐，（古音密）兀々窮歲時，欣欣忘寢食，傍人屢見嘲，辛勤終何益，我實不知疲，若鼓風中翼，直待啓手足，太虛同寂寂。（遊草卷一）

夏再遊西湖上天竺：

侵晨過西湖，日出到天竺，殿宇麗且幽，岡樹森在目，鳥語下空林，荷花透輕馥，不見有羣塵，可以羣麋鹿。繡流具農餐，筐盤堆菓菽，夏澁山中醅，云沃淵明腹，從容步迴廊，坐玩西方軸，憶昔春初遊，貧乞多號哭，使我登眺心，轉作憂恂獨，今來無此輩，怡怡兼穆穆，明月上藤蘿，去去猶顧復。（遊草卷一）

秋末再往永嘉（溫州）·寓江心寺讀書，並獨輯屈宋古音義等書。

重遊江心寺謁文卓二公祠：去歲宿高閣，中霄步月明，今來秋欲盡，拊色夕流清，四顧何茫茫，江雲千里平，人生一世內，宇宙宜蜚聲，賢哉文與卓，千載垂英名，嗟余好幽遜，懷古徒深情，採芝周五岳，碌碌度吾生。（遊草卷一）

按此詩可証先生於去年（七十二歲時）確至永嘉，故本年之遊係再至。

冬十二月所著屈宋古音義成，自叙云：

夫楚辭莫妙于屈宋也，屈原之作，變動無常，澎湃不滯，體既獨造，文亦赴之，蓋千古之絕唱也。宋玉之作，纖麗而新，悲痛而婉，體襲隨沿于其師，風諫有補于其國，亦屈原之流亞也。……余獨慨夫注屈宋者，率不論其音，故聲韻不諧，間有論音者，又率以

叶韻概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毛詩易象之音，若日月中天，耿耿不可易矣，今考之屈宋，其音往往與詩易合，其詩易所無者，又往往與周秦漢魏之歌謠詩賦合，其上世之音何疑？……往年編輯毛詩古音考，已災木矣，竊念少好楚辭，楚辭之中尤好屈宋，一以古音讀之，聲韻頗諧，故復集此一編，公之同好，噫唯豈屈宋，是爲將以羽翼夫毛詩，使天下後世篤信古音而不疑，是區區論著之夙心也已。萬曆癸丑除前一日，陳第書於東甌江心寺。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篇既撰毛詩古音考，復以楚辭去風人未遠，亦古音之遺，乃取屈原所著離騷二十五篇，除其天問一篇得二十四篇，又取宋玉九辨九篇，招魂一篇，並以文選所載高唐賦、神女賦、風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得十四篇，共三十八篇，其中韻與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本音，與毛詩古音考互相發明，惟每字列本証，其旁証則間附字下，不另爲條，體例小異，以前書已明故也。書本一卷，其後二卷則舉三十八篇各爲箋註，而音仍見諸句下，蓋以參考古音，因及訓詁，遂附其後，兼以音義爲名，實則卷帙相連，非別爲一書，故不析置集部，仍與毛詩古音考同入小學類焉。」

江心寺除夜三首序云：

癸丑寓江心寺守歲，余七十有三矣，自檢生平所歷，除夜凡卅年在，外，偶憶唐人之作，若戴叔倫崔塗佳矣，然愁顏衰髮之嗟，羈旅飄泊之感，若不任其悲怨者，余不知其何心也，口占三首，聊以紀事：

偶過江心寺，何期又歲除，百年俱逆旅，信宿即吾廬，岸隔遙沽酒，廚寒利煮魚，客遊

隨處好，鬢髮任蕭疏。

忽忽常除夜，江天感興新，五湖長作客，孤寺更無隣，簪溜殘消臘，庭梅暗轉春，夜深猶強飲，寂靜戀佳辰。

庚戌離鄉井，遨遊已四年，鷄鳴分歲月，雁斷隔雲天，森森漁燈遠，盈盈佛地偏，從容今夜酒，何必問神仙。

萬曆四十二年申寅（一六一四），先生七十四歲

春仍居江心寺，作屈宋古音義跋：

夫古今聲音必有異也，故以今音讀今，以古讀古，句讀不離于唇吻，精義自釋于天衷，確乎不可易之道也。自唐以來，皆以今音讀古之辭賦，一有不諧，則一曰叶，百有不諧，則百曰叶，叶之一字而盡該千百字之變，豈不至易而至簡，然而古音亡矣，古音既亡則昔人依詠諧聲之義泯泯于後世，不可謂非闕事也。吳才老楊用修有志復古，著「古音叢目」諸書，庶幾卓然其不惑，然察其意，尚依違於叶音可否之間，久未嘗會粹秦漢之先，究極上古必然之韻，故其稽援雖博，終未能頓革舊習，而詩易辭賦卒不可讀如故也……余……故上綜往古篇籍，更相觸證，久之豁然自信也，獨弱俟先生論與余合，抑何其寥寥乎。近有縉紳不知古音，或告之曰，馬古音能，渠乃呼其從者曰，牽我姥來，從者愕然，座客皆笑，夫用古于今，人之笑也，則用今于古，古人之笑可知，故自叶音之說以來，賢聖之罔然于地下也久矣，余不得不力爲之辯，暢吳楊之旨，洗今古之陋，實余于高所拳拳矣。

萬曆甲寅春人日陳第書於江心寺之浩然樓。

五月初三由金陵出發往遊山西之恆山，途間行六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始抵北岳。

止酒詩序云：「萬曆甲寅余年七十有四，自南都往遊恆山；五月初三發軔，七月十一梳篋，凡六十八日，奔走五千餘里，加以紫荆關外涉河渡嶺，艱難萬狀；（遊草卷五）」

按先生何時由浙東返南京頗難斷定，大約在夏初四月間歟，其遊恆所取路線，大約由運河北上至徐州，過留城（今江蘇沛縣）經山東滕縣及鄒縣之嶧山，然後取道直隸之正定，唐縣，有過箕山許由墓詩，易縣（有過易州詩），然後出紫荆關渡沙河，經靈邱而抵恆山，（在山西長城外）

過正定縣作恆山書事云：

按宋以真定（卽正定）爲邊，故於此望祭北嶽，我朝（明）因之，似宜改正。

詩曰：宋朝此地屬胡元，真定何由到塞垣。不謂至今仍舊典，欲從何處問真源。天連北斗知難並，雪覆羣峯見獨尊，奇絕雲中應第一，不妨辛苦度關門。

答紫荆關吏序云：關例盤詰出入，關吏問余行徑，書此示之，笑而放出，詩云：四海行遊獨好奇，恆山今出採瓊芝，關門欲問真名姓，惟有神仙洞府知。（遊草卷七）

又夏日登紫荆城樓：曾於薊北閱邊陲，復上畿南第一樓，邊地風高將暑去，湍河雷鬪夾城流，一年對影堪爲侶，四海逢人不是遊，史說三關雄據險，甘泉烽火獨無愁，（註云：紫荆關外更有偏頭雁門寧武三關，爲之扞蔽）（遊草卷五）

渡沙河序云：紫荆關外有河，俗名沙河，亦名拒馬河，源出自廣昌百里之間，回環十一

曲，必脫裳乃涉，行者病之，士人又言若值龍起，洪水大發，則有旬日之阻矣，詩云：崎嶇鳥道遶邊台，一派沙河曲曲回，日暮亂流無數折，更愁龍雨自天來。（遊草卷七）

靈邱遇雨投宿：昔時乘塞爲兵機，萬里胡霜冷鐵衣，今日出關緣勝境，一身山雨扣柴扉，雲靈黑水龍宮近，路入青山鳥道微，男子桑梓應有此，百年那使壯心違。（遊草卷五）

銀釵嶺下遇大雨：嶺下榛蕪野曠然，滿身風雨路人憐，明年五嶽行遊畢，結屋青山抱月眠。（遊草卷七）

按銀釵嶺在靈丘縣，先生遊恆山，此段路程最爲艱險，詳見下文恆山述，又先生此時五嶽已遊其四，明年遊南嶽蓋已決于此時。

塞外云：遠爲尋恆嶽，長驅日欲黃，人烟千里少，山色九邊長，見盡方收麥，秋初已展霜，誰憐乘障卒，半歲泣無糧。蓋是時已六月末矣。

遊恆山（有聚仙堂又額云朔方第一山）

巍巍北嶽翼神京，信宿玄都夢亦清，元氣首生天乙水，山靈獨擅朔方名，絳烟渺渺邊城晚，樹木重重翠色晴，垂白遠來看勝概，振衣絕頂發歌聲。（遊草卷五）

七月初遊畢恆山，乃循原路歸，入紫荆關，有致餽者却之，歸途遇水潦爲災，途經鄆縣之嶧山，以洪水不能登，過勝縣阻雨於逆旅，吟詠誦讀不輟，至中元節（七月月十一日）始歸抵南都。

入紫荆關有致餽者却之，有相勞者慰之：驅車萬至恆山，興盡今朝又入關，雙屐敢辭飛

塞外，一錢元不受人間；沙河曲折忘深淺，隴坂蕭條任往還。百苦千辛如過鳥，鏡中偏有好容顏。（遊草卷五）

下紫荆關：四望紫荆關，嶽嶽天漢間，民飢軍亦困，客久僕常頑，坦腹無危道，寬心有壯顏，金陵數千里，匹馬獨回還。（遊草卷三）

望嶧山以洪水不能登：來往鄒滕道，相看竟未過，山嶽應笑我，河伯故爲魔，遙愛峯巒秀，空聞寺觀多，百年吾老矣，勝事恐蹉跎。（遊草卷三）

滕縣阻雨行：昨日阻水今阻雨，客途不進滯荒村，飯錢極貴蔬難食，橫設短几空對門，茅房信宿敞且漏，四壁垂垂盡水痕，去時旱魃苦爲虐，歸來霖潦沉闕原，恆晴恆雨兩相值，旅懷抑鬱誰共論，間關已畢北遊興，欲向衡陽采薰蓀。（遊草卷二）

先生雨滯道旅數日，見其與夫飲酒揮霍作哀輿夫行云：

哀哉與夫何太愚，饑食貪餐與人殊，衣裳破碎罔蔽膚，日趁百錢口不餬，邇來風雨未登途，三日頓食六雞雞，飲酒且至數十壺，恣意醉飽呼烏鳥，一身窮窘不自圖，安顧父母及妻孥，君不見徽州富商斗量珠，且夕鹽豆食麤芻，哀哉與夫真太愚，囊空一錢看也無（遊草卷二）

立秋日途間作南還紀事云：

北嶽歸來雨霽晴，沿途泥濘滯常程，著書敢擬文中子，覽勝將無漢向平，九塞名山空故跡，一村新月又秋聲，祝融更上高高頂，閉戶蕭然老此生。（蓋先生擬遊南嶽後卽歸隱也）（遊草卷五）

七月十一歸抵開京後，乃作恆山遊記其以遊經過。

歸予自白下，促駕欲有之，親朋來勸阻。老熟安驅馳，余謂古北岳，雲中稱絕奇。今若不亟往，筋骨恐衰疲，渡江急趨程，薰風吹柳枝。於時傷亢旱，田野動愁悲，及出紫荆關，河水漸車帷，南夫怯已退，北役力相宜。一日十餘渡，亂流行委蛇，更上靈邱嶺，岩石何崎嶇，林莽伏寇賊，殺人同梟鷂，暑雨連天來，凍若三冬時，沾濕不足道，戰慄那能持。道旁聞觀者，爲我雙淚滋，次日與夫病，一跌成枯尸，羈旅誰爲藥，咫尺難轉移，余乃默嘆息，天胡使至茲，少選病頓愈，進道不復疑，竟抵恆山上，窺眺豁心期，歸途值水潦，到處常淹遲，中元稅金陵，胥慶有子遺，生平山水遊，獨此最艱危，念之悲且喜，蹙額復解頤，（遊草卷五）

先牛返南都後乃止酒不飲。

止酒二首序云：萬歷甲寅，余年七十有四，自南都往遊恆山：奔走五千餘里：艱難萬狀，及歸途適洪潦作祟，平地泛舟：其艱難亦萬狀，余實不知其疲也。神氣快暢，肢體矯健：類似四十五之年。然者細揣其故，蓋緣迺旅之釀不佳，一切却而不飲，又日夕蔬菜，並無膏腴，是以外雖消瘦，而內實完固耳。去年未嘗出遊，日處牕几中，反不及此者何也？蓋理道之思過苦，而杯酌之飲過多，宜其神志散而身體羸也。余於是欲謝著迹以省思慮，絕飲酒以清血脈，因作止酒二詩。實出所樂非有勉強，其後來之止與不能止，尙未可知也。

甲寅中秋云：

往歲中秋節，酣歌待漏深。胡當今夜月，獨坐古槐陰。杯酒新持戒，賓朋乏賞音。心脾
 謝覺爽，若撫素絃琴。（遊草卷三）

甲寅九日云：

爲罷杯中物，看山興不豪。閉門讀列子，亦足當登高。（遊草卷六）按直至是年冬先生皆
 居南京，閉戶讀書未嘗出遊。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先生七十五歲。

是年春先生仍居南都，作請死詩云：

「堯舜去已久，孔曾不復延，自從天地來，聚散若雲烟，間有不肯死，鍊藥求神仙，大
 運安能越，終向松下眠。我今七十五，興在歸黃泉，始願實不及，世界無牽纏，何地不
 可瘞，何時不可捐，耳目稍如舊，齒牙幸頗堅，於斯得長逝，庶以名歸全。」

其二云：憶從四十後，便與人羣疏。閉戶奚所營，兀坐攻遺書。晚出尋山水，忽忽廿年
 餘。但見清興發，何曾嘆歸與。醉翁不在酒，釣叟非取魚。萬事頗覺悟，胸臆常清虛。
 世業推來士，泉下乃吾廬。勞生幸有木，長逝喜方初。蓋先生之性情恬淡，樂天知
 命，尤可於此詩見之。

時董崇相與其友蘇雲浦書論先生云：

「季立七十有五，去死不遠，遊徧四嶽矣，且欲遊南嶽，每言其一髮鬚白反黑，足瘡盡
 愈，以山水爲醫王，其劈出伏羲圖，直捷圓妙，伏羲猶應點頭，况潛父（雲浦字）乎，潛
 父不知季立，踏過一友矣。」（崇相集冊三）

夏初由南京買舟湖江往遊湖南之衡山（南嶽）。

小舟泳云：人生七十稱古稀，我今七十且有五，居恆羸倦不勝衣，談及名山隨鼓舞，去年北去紫荊關，涉河陟嶺良辛苦，每將喬嶽盪胸懷，不識馬鳴是邊土，今往衡湘買小舟，小舟伸縮難自由，此身拘滯蓬窗內，心與雲水同悠悠，夜涼坐玩赤墜月，霞爛起登黃鶴樓，古來達士幾行樂，屈原愁把離騷作，我今稍健縱閒遊，何畏旅骸委溝壑。（遊草卷二）

又往遊南嶽舟中二首云：兩鬢知衰白，遙遙復遠行，十年惟此興，五嶽有餘情，炎暑歎邊解，風霜醉裏鄰，何如在朝市，東東度吾生。吳門一水接，楚塞衆山連，書史同昏且，江湖且歲年，洲迴蘆莽莽，櫓動燕翻翻，何處爲南嶽，雲開望杳然。（遊草卷三）

舟至武昌作登黃鶴樓歌：

兩過武昌下，兩登黃鶴樓，大江森森歸溟海，遠樹蒼蒼夾漢洲，仙人曾此飲美酒，塵埃不到樓上頭，凭欄豁風景，三楚望悠悠，東眺彭蠡渚，西盼洞庭流，指點十年經歷地，已成陳迹白雲浮，羈旅本萍梗，鄉關亦山丘，却怪唐詩人，開口集百憂，人生天地內，逢命何怨尤，大造與我元不薄，我于大造復奚求，榮華富貴露朝落，得喪盈虛月一周，飄然委運神休休，覺愁不知何處愁。（遊草卷二）按所謂兩過武昌者，其首次當係六十八歲遊武當過此之事。

五月中旬泊舟城陵磯。按城陵磯在岳陽之北。

泊舟城陵磯：城陵停棹月正懸，此地聞多惡少年，前月操戈殺行客，昨霄抽帕劫回船，

時危官府不措意，民苦盜賊但呼冤，我今與在衡山上，酌酒高歌且扣舷。（遊草卷五）
舟過岳陽登岳陽樓作岳陽樓歌：

岳陽樓上天氣清，岳陽樓下烟水闊，千艘萬剝隨往還，飛鳥鳴禽相叫聒，登樓覽勝動相招，浮蹤浪滅聲跡消，獨有先髮范文正，名懸日月高岩曉，憶昔過姑蘇，曾見手植柏，根幹爛死枝葉枯，剪伐弗忍支以石，一時名德果絕倫，千載朽株猶愛惜，世途却似東流水，層層趨下轉蕭索，於今惟願公復生，九天霖雨民安宅。（遊草卷二）
浮洞庭夜泊汨羅，乃買魚沽酒以勞舟子。

浮洞庭：洞庭仲夏水渺茫，片帆飛渡自洋洋，正爾北風發江漢，忽然南去越瀟湘，鄂渚曉看雲已遠，汨羅夜泊月爲光，買魚沽酒勞三老，更與漁父歌滄浪。（遊草卷五）

洞庭歌：憶昔泛彭蠡，猶恨近山岑，今來泛洞庭，汪洋始稱心，滔滔浩浩捲天碧，勢掩星宿奪滄溟，烟雨吐吞多變幻，魚龍出沒生怪靈，時或風狂波壁立，岩崩地裂雷震驚，又或安流浪不動，晴光斂灩如掌平，四顧何曾有孤嶼，千艘來去常盈盈，坐收不見瀟湘跡，洩末猶搖鄂渚城，人言觀海難爲水，我實生長閩海址，森茫若此豁雙眸，遙對君山良可喜，世人好事併豪舉，每向郊原開綠擊，堆疊數石擬闢壘，復闢清池畜蝦鱖，蛤蟆之壘豈足攀，滄江一曲空迴遠，安得移來五嶽聚，且放洞庭於厥間，旦夕俯仰玩羲畫，軒然一笑披心顏。（遊草卷二）

度汨羅：湘陰朝雨動微波，知是當年舊汨羅，天地從來知己少，動名那得稱心多，磯頭水急難回棹，山外雲深可結窩，却笑歸田三十載，一瓢間與歲時過。（遊草卷五）

弔賈誼於長沙作長沙行：

賈誼謫長沙，詭體賦鳴鳥，著論極幽玄，達觀天宇小，洛陽意氣振風雷，耿耿文光逼上台，遠徙江南卑濕地，盡言天子不憐才，有道漢文恩豈薄，大器晚成功乃博，松柏蒼古經歲寒，圭璋溫潤須磨錯，忽聞宣室召，前席問鬼神，帝意雅推讓，契合固無倫，豈有賢於我，不可作臣鄰，醴設赴梁筵，龍見將在田，孰知王墜馬，誼亦天天年，功名有命必莫必，高妙無雙憐復憐，傳說未相乘箕尾，空使治安萬古傳。（遊草卷五）

先生舟至湘潭，聞人言長沙岳麓山有禹碑古跡，乃回舟觀之。

禹碑行序云：禹碑在長沙之嶽麓，余過弗知也，及至湘潭聞縉紳之言，乃返舟而觀，因有此作。

又跋云：余按禹碑，或云在祝融，或云在峒嶼，其詳不可考也。唐有道士偶見之，韓昌黎力索弗得也，宋乾道中何致遊祝融，忽值樵夫引至其處，乃以故紙塌之，刻于嶽麓書院，未幾亦榛蕪矣。至我朝嘉靖中始復得之，今天下所傳皆嶽麓刻也，近亦刻之祝融絕頂，其真跡久已泯沒，今譯讀者數家，亦以意揣之云爾。（遊草卷二）

遊岳麓：岳麓回船看禹碑，曉風微雨灑江籬。肩輿踰蹬高高頂，蠟屐徘徊處處遲。竹裡亭台飛鸚鵡，山椒巖洞走狐狸；崎嶇真跡今何在，愁絕長沙楚水湄。（遊草卷五）

舟經湘潭渚口抵衡山，登祝融頂坐觀日出，作衡山行：

我來遊衡嶽，直上祝融頂，坐倚觀日台，遙見扶桑影，轉踏仙人橋，仙人雲裏若可招，更踐金牛跡，金牛已去惟懸石，洗衲泉生五月寒，珠簾瀑灑千崖碧，咫尺雲來不見人，

須臾霧散絕穢塵，自是化機多變幻，笑言默禱能通神，七十二峯森羅簇，起自回雁至嶽麓，中有帝尚蝌蚪碑，時或一露終難讀，高人棲遯不可尋，都候書屋留空林，功成未忍速飛去，却使青巒離斷金，細思宇宙獨沉吟，何必動名早稱心，欲向爛柯深僻處，小築精舍彈孤琴。（遊草卷二）

宿祝融峰：南嶽峯勢欲飛，祝融中立獨崔嵬，岡源處處成關鎖，晴雨時時有是非，東海日來先射彩，西天月落更留輝，登高一宿圓明洞，疑向星河入紫微。

先生遊畢衡山乃買舟歸至淥口（淥水），取道江西潯萍鄉抵瀘溪。（闕袁州府），時七月大暑，乃避暑山中。

再泊淥口遂取道江右：淥口前時泊，扁舟此日還，山川常獨往，心跡已雙閒，雨後雲兼黑，溪迴竹尚斑，欲從東道去，歧路望江關。（遊草卷三）

避暑：綠樹陰中三伏香，白雲深處一堂虛，野人久厭紛華地，盛暑偏宜水竹居，月照石林行寂寂，僧供溪蕪淡如如，笑兒亦識恬愉趣，時對鳴蟬朗讀書。（遊草卷五）

先生居瀘溪山中病瘧，僧徒有請作齋議以禱者，却之（有却離詩一首），乃遣道人於二十里外沽酒飲之愈，遂開酒。

山中病瘧遣人二十里沽酒飲之愈：五月遊衡山，登陟已傷暑，七月居瀘溪，瘧疾應秋序，寒來履嚴冰，衣裘疊重紵，忽又抱薪火，揮汗如霖雨，寒熱雖已謝，餘恙猶辛楚，羈旅可奈何，遙遙買佳醕，一舉累十觴，病瘧無處所，靈藥信莫加，百年吾與汝。（遊草卷一）

開酒：自從去歲來，患瘧始開酒，露白暄已澄，茅黃瘧尚有，流水嚮開崖，高山對陳
 臚，孤桐葉漸飛，頗見稀稀柳，且夕自舉杯，勸影代朋友，苦笑陶淵明，止酒不能久，
 今我亦不止，細念誰之咎，事變有推移，疾病難枯守，哲哉衛武公，丁寧戒濡首。（原
 註云：楚粵人春瘧曰青草，秋瘧曰黃茅）

命僧沽酒：齋素僧人意不迂，爲余沽酒遠提壺，奔馳山逕雲猶滑，歸到松林日已曛，且
 喜開尊消瘴色，卽將村釀當醴醕，居常記得淵明語，弱女非男亦勝無。（遊草卷五）

先生約於八月初旬離瀘溪，買舟下袁水，經宜春，分宜，清江，樟樹，折入贛江，過豐
 城，然後溯汝水，經臨川，南城，黎川等地，復遵陸度杉關以歸閩。

舟過袁州：泛泛宜春去，蒼溪曲若環，行藏惟綠水，晤對盡青山，垂老元無事，長遊似
 不閒，逢人難與語，徒惜鬢毛斑。（遊草卷三）按袁州今宜春縣。

經分宜初國舊居：相國有子虎若狸，天下皆知父不知，一朝禍至真措足，身委溝壑家流
 離，作威作福恨不多，威福已成成自懼，一似投燭小飛蛾，倏忽糜爛奈若何，達人所以
 歸山阿，却去佩玉著漁蓑。（遊草卷二）按相國指嚴嵩時已藉沒。

中秋至清江 卽臨江，夜泊沽酒賞月，有作。

乙卯中秋泊舟臨江，老來蓬髮已皤々，又看清江此夕秋，宇內有情俱玩月，天涯無客不
 登樓，空山鳥去林常靜，落葉風飛水急流，明歲不知身在否，一杯深酌露華浮。（遊草
 卷五）

樟樹舟中：自論曠蹤跡，一出廿年強，鬢髮風沙短，江湖歲月長，遠山鷹搏雨，近水鳥

穿橋、已買還家棹，遊情尙未忘。（遊草卷三）

過豐城：寶劍今何在，雙龍飛入函。斗間還紫氣，博物是何人。（遊草卷六）按晉書張華傳：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令煥至豐城掘獄屋，入地五丈得石，石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一留與華，一留自佩，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躍出投水中，但見兩龍各數丈。

今先生經其地感而賦此。

撫舟夜泊舟漏：暮泊江橋野草蕪，忽聞舟漏急相呼，未論衣篋濡曾否，先問書囊濕有無，燭短倉皇移枕簟，夜寒何處覓醜鬪，從前鼓棹俱安涉，不謂今宵亦險途。（遊草卷五）按撫州卽今臨川，先生性好讀書，雖舟車之中亦不輟讀，故舟漏必先問書。

建川舟次：旣江東去興徧賒，兩岸青山夾水斜，沙上烟光浮碧渚，岩邊樹色著黃花，幾村小店堪沽酒，何處扁舟不是家，却笑田翁山谷裏，一生荒圃種桑麻。（遊草卷五）按建川卽今南城。

晚次五福：楚水窮今渚，閩關問曉途，晴雲連玉女，山色對麻姑，木落秋風急，江寒夜月孤，遠村難得酒，寂寂聽歸鳥。（遊草卷三）按五福鎮名，在今黎川縣，先生趁舟至此然後由陸入杉關。

入杉關：昔從嶺北出閩山，今向江西入此關，幾處靈鷲能自醉，百年身世更誰閒，洞天福地供歌嘯，春月秋風伴往還，去國不愁歸不喜，鉞中那覺有衰顏。（遊草卷五）

先生大約由光澤再趁舟經邵武、南平、順閩江下行，於是秋九月初旬抵里，考終錄遺誠

云：「吾七十五以前健如黃犢，遊五嶽，避暑袁州……具秋歸家。」

乙卯九月云：閒居海上又重陽，三徑荒蕪菊未黃，耐飲偶因多病廢，登高那復少年強；山容瀟灑臨秋浦，竹翠陰森照草堂，誰道歸來雙鬢短，江湖清夢竟難忘。（游草卷五）按海上指連江也。

先生歸連江，旋即臥病經年，然雖在病中仍不廢讀也，一驟聞病中讀書一句云：「一臥冬春身在病，暫開書卷興偏濃，」可見先生好讀，老而彌篤。

歸自五嶽抱病口占云：洞天福地嶽唯五，收拾都歸一杖中，萬里風塵身獨去，頻年遊走與誰同，青鞋踏月山山好，白鶴橫空處處通，却怪歸來隨臥病，柴門寂寞海陬東。（遊草卷五）

是年冬當應舉由都門告歸。

按崇相集有「乙卯出都見西山山色東同曹」及「出都行五日以阿福崇相幼子」出疹取道張秋」（在山東爲運河所經）諸作可證。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先生七十六歲。

春初先生臥病連江，尋癒三月三日誕辰，爾九丈携觴過訪，先生以詩謝之。

丙辰誕日爾九丈携觴過訪酌酒甚佳賦謝：七旬無補人間世，歲月何期又六更，一病彌留幾不起，暮春初度尙虛生，堦前樹蔭鶯聲集，竹外潮來野水平，愛客風流誰似汝，獨攜佳醴冒尤清。

時董崇相家居經營百洞山，先生過之，作十日遊。

按考終錄有病中寄題虎館句云：「去年十月宿青芝，山色江風飽所知，聞說諸奇俱吐露，主人春酒爲誰携。」卽指此時事。

夏末家居，曝所存書，作世善堂藏書目，並題詞云：

吾性無他嗜，唯書是癖，雖幸承世業，頗有遺本，然不足以廣吾聞也，自少至老，足跡遍天下，遇書輒買，若惟恐失，故不擇善本，亦不爭價值……積三四十餘年，遂至萬有餘卷，縱未敢云汗牛充棟，然以資聞見，備採擇足矣。今歲閒居西郊，伏去涼生，課兒僕輩晒晾入籠，粗爲位置，以類相從，因成目錄，得便查檢，古人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吾買書蓋以自娛，特未卽棄耳，非積之以爲子孫遺也，子孫之讀不讀聽其自然，至於守與不能守，亦數有必至，吾雖不聽之，其可得耶。萬歷丙辰溫麻山農誌先生前既作請死詩，茲又有諍懷一首云：

七十浮生又六年，于今唯覺死爲仙，怡然一寢終天地，莫向江湖何處邊。（遊草卷七）

又倦遊一首云：慷慨徒懷古，疎狂直到今，經書那釋手，山水雅關心，溟海浮天遠，黃

雲出塞深，此時筋力倦，築室想空林。（自許云：時年七十有六）

秋九月刻五嶽遊草成，子祖念跋云：

「……一出六年，竟畢五嶽而反，次年（卽本年）檢刻遊草，命共校讎之役，家大人頗好吟詩，興到輒矢口而咏，伸紙而筆，唯以自適其適，不屑人之工拙贊毀也。先是營刻蕪門塞曲，兩粵遊草，及寄心集，金陵焦太史謂有風人之遺，其動物感時，不讓杜子美，白樂天，今出是編，識者當自鑒之……家大人嘗有詩云：「醉翁不在酒，釣叟非取魚，」

則遊而非遊，祖念終不及知之矣。萬歷丙辰季秋望日，不肖男祖念百拜書。」

未幾先生復治裝出遊，擬入蜀遊峨眉，行次延平，以病不果。

病革遺草跋云：「先生晚好遊，七十五歲以前，其履歷大概見于五嶽遊草序中。按：道光重刊本此序已佚，不具論，七十六復出遊，至今春七十有七矣，以正月末返省下……」舊譜云：「七十七歲自鐔州（卽延平）粵有疾，正月返省下。」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一六一七）先生七十七歲。

正月末返至福州，祖念趨侍，二十七日覺疾不起，二十九日返連江，遂病革。

病革遺草跋云：正月末返省下，不孝亟趨侍，二十七日左頰少腫，遂謂不起之疾，命戒輿，吾得歸西郊卒于正寢，吾之幸也。以二十九日歸，飲食言語步趨如常。至（二月初）四日，忽不食，初五不語，言在辟穀示寂耳，然自茲兩頰喉舌乍腫乍消，遂成真病，乃作遺誡，而吟咏不絕，意恬如也。

先生作遺誡云：

吾觀古人若臯甫謚劉敬諸君，臨終皆有遺誡，今吾將死，亦出一篇，俾兒祖念遵行，無有更改，以慰我于九泉之下。吾生平尙論古人所敬慕心醉者不過數子，其享年皆可知，文中子最蚤夭，陶淵明六十有三，程明道五十有四，范文正六十有四，白樂天則七十有五，差爲永矣，今吾七十有七，視樂天又過之，德不逮諸君子，而犬馬之齒獨高，夙心所冀報而不能以告人者也。吾七十五以前，健如黃犢，遊遍五嶽，避暑袁州，其時耳目聰明，齒牙堅固，自謂得死，庶幾全歸，故有贖死之詩，祈天之禱，不幸竟不死也。是

秋歸家，一病經年，日近昏，耳近聾，齒牙皆搖動不可以啖。吾日夜唯以速死爲祝，今而得死，釋愧心，滿願心，吾之幸也。古偉男子有死于戰陣，死于盜賊，死于風濤，死于道路者，吾壯備淡古北，又備援喜峯，日以死封疆爲念，然而胡夷遠遁，不得一當單于戰。晚出遠遊，登羅浮，歷會稽，過潼關，出紫荆，遡襄陽，上均州，渡彭蠡，浮洞庭，盜賊之所驚驚，風濤之所撼蕩，逆旅之所困厄，寒暑之所感傷，數萬里獨行，並不借驛符傳送，之數者皆足以死，而卒不死，乃今死于舊隱西郊，又吾之幸也。且吾少受父兄訓，專欲以發揮五經爲業，今作伏羲圖贊，尙書疏衍，毛詩古音考，二載粹纂，又衍毛詩作屈宋古音義，皆有成書，獨麟經直指，闕章未就，而病奪之耳。其餘著述頗多，今至九原，得侍父兄，揚榷參訂，以求終教，又吾之大幸也。故我今日之死，至足無遺憾矣。夫吾旣以死爲喜，汝不可以我死爲悲，汝繫之庠序，事遭典制，但不可哭泣于我之旁，汝婦、汝姊、汝子女，只許到靈几前一叩卽歸不許哭泣，使死者神魂不樂，氣絕惟盥面及手足，不浴不網角巾，行衣素履，如事生之禮……死後一月昇於至山中坎而埋之……毋信堪輿冠禱之說，毋求誌銘傳誄之文，我得穆然毫無掛帶，至恬適矣……凡世俗常用佛事，一切却去，始死不用悅尸，旣葬不用設醮，以我生平未嘗佞佛也……嗚呼吾生時舉動頗與風塵世俗不同，故死自立制，不必合於中庸，惟吾志之所好而已，此非亂命，祖念念字守之，乃稱吾子。高明良朋，幸成吾子之志。

又作自韓詩云：

蚤年列庠序，壯歲官邊疆，晚出遊四淮，萬里高翱翔，五嶽甫已畢，疾病旋災殃，返真

蒼隱地，良友亦相將，二每卽窳窳，荒坎聊深藏。入世一何短，幽臺日月長。生平寒嗜好，著述獨皇皇，豈必人我知，寫心尙爲臧。于今怡然逝，陟降上帝旁，寄言報族戚，不用淚沾裳。

時董隱舉聞先生病，乃貽之以詩云：

平生好爭論，好友輒相罵，及其疾病時，皇皇憂日夜，如割一半身，如屋崩其瓦，百物皆可求，好友難再假，久交如薰蕕，乍交如佩褻，麝性豈不烈，終不如爾化，吁嗟陳一齋，使我食不暇，君作五嶽遊，我爲一官住，我鑿百洞山，君病不能步，清福豈長存，良遊安可慕，奇勝善驕人，山靈擇人付，吾友知我心，破家不復顧，君病若稍痊，爲我移杖屨。（崇相集詩卷）

先生作病答董崇相罵友詩云：

平生有罵友，四海却無多，持論互非是，中心實匪他，登山同嘯傲，對酒發悲歌，處官自職事，釣月着漁蓑，蹤跡若秦越，詩書共切磋，高山思仰止，矯首在峨峨，天生有五昧，劑調乃爲和，豈忍効流俗，委靡隨江河，忠言本逆耳，不罵欲如何？（考終錄）

三月二十一日丙戌先生歿。

董應舉作考終錄云：「已乃病臂，又病舌，不肯服藥，曰數年前已斃死，今安用藥。修父以米汁強進，初猶強受之，後遂絕，至四十八日乃歿，其日三月二十一日也，歿前一日，（考終錄）之宗孫伯起，倭會送歸，以語君，君取筆大書「可語寧海厚稿之，伯起乃宣諭，遂擲筆，卒之日，夜半喘急，問夜漏幾何，修父以子夜對，即善吾待天明，天明矣，取

茶漱口而瞑。

按福建忠節傳載：董伯起應舉族子也，萬曆季倭復入寇，伯起與弟貞起力戰死之。

見陳衍修福建通志總卷四一。

病革遺草跋云：「至(三月)廿一日，甫及子時，忽問夜何其，不孝以子時對，乃索筆書「死，喘欲死，然當俟天明。」不孝泣下，則書一聯云：「達道惟五不朽惟三汲汲孜孜生未遠；述經有四遊州有八瀟灑洒死何求。」……復就枕至天明，令開窗，起端坐床中，不孝爲披衣，因擁坐於背，遂索飲，婢進茶漱飲盡一杯，乃合眼背背而逝。」」
斗初舊譜云：「逝前一日，董伯起自倭會歸，董侍郎以語公，公大書可語寧海厚槁之，伯起乃往宣諭，人謂戚公破倭，沈公剿倭，公皆與有力，今將就木，此志猶未衰，生平之悲憫亦深矣。葬官嶺，墓碑侍郎董公筆，墓道黃公琮，徐公亮全立；黃公時官按察司副使，並著叙傳一篇，論曰：「：陳子季立，古之所稱奇男子也，才品高天下，然嘗迹其生平，非忠信不言，非中正不蹈，又近於躬行君子者，蓋先生有言，豪傑而聖賢者，余交之久，知之深，故能言之。」」

溫陵何喬遠亦爲立傳論曰：「俞武襄儒者也，束髮從戎，歷涉山海，身經百戰，爲東南抵柱名臣，然其生平所國士待者，湯克寬、歐陽深、鄧鍾、與公四人而已。彼三人者以武功終始，公獨以著述名其家，回視立談抵掌、橫槊前門時事，直作三昧遊戲觀矣。晚年雲水翔遊，脫輻於風塵之外，察其意似欲立身於無何有之鄉，以第一等人自期，試問當世諸君子有超而上者誰耶。」

董崇相祭陳一齋文云：「嗚呼先生，以生死爲一貫，則我不宜爲之哀，以世法爲徽纆，則我不宜爲之奠，然猶爲此者，人各有情，不能相禁也。……兄之云亡，如割我體，嗚呼痛哉，屈指朋友真無如兄其久矣。兄學窮五經，遊遍五嶽，其爲人得易之潔淨，得書之致遠，得禮之節文，得詩之體切，於倫常得春秋之斷，其行事嶽立山存，百物不能撼，萬變不能搖，平生著述多自出己意，伏羲圖贊尤爲超絕，一筆圓成，富與太極圖表裏，斷然千古無疑也。余雖與兄議論間有左，至於此書，則嚙口不敢應，嗚呼一齋死亦足矣。（見崇相集祭文）按崇相集中；此文與斗初所引者頗有異處，其中蓋有遺漏也。同年湯顯祖卒，年六十八。

附錄 連江縣志儒林傳

陳第字季立，號一齋，龍西鋪人，爲諸生時，博極羣書，而善談兵，嘉靖四十一年，參將戚繼光征倭至連，就第謀，第爲定平倭策。旣而督府俞大猷召致幕中，教以兵法，因盡得韜鈴方略，大猷喜曰，子當爲名將，非一書生也。大司馬譚論薦，起家京營裨將，願得九邊最衝要地自効，萬厯初，出守古北口，典互市，時叛兵導黃台吉小妻大壁氏等挾賞數諱，第購誅叛民，陰結諸部腹心，盡得其情，以恩威操縱，帖然就約。漢莊數被寇殘破，屯卒經淫殺，民夜聞犬吠則盡室竄，時繼光爲總兵，薦第擢車前營遊擊將軍，駐漢莊，延訪父老疾苦，按誅悍卒，明約束，拔材武，躬導以禮讓，所部化之，咸知自愛，娼家竄名軍籍者，皆陳牒求去，娶娼者皆自乞離異，奉檄采木關外，成列以出，舉

號筭塵登南山，既復塵西北，以尾爲首，以奇爲正，駐收豪來觀，莫不心折。居薊錄十年，一作十忤巡撫吳免，免中以文法，第歎曰：「吾投筆從戎，髭髮盡白，思爲國家定封疆大計，今不可爲矣，遂拂衣歸養。福建巡撫許孚遠，金學曾等屢勸不就，挾書遊兩粵，吳、浙、齊、晉、楚、宋，聞焦坊命陳人字弱候老而嗜學，裏糧之南郡，雖經折疑，坊自歎爲弗如，乃益從坊借讀所未見書，就坊談論，間數歲一歸省墓，數月輒復出，如是者又十餘年，踰七十，復徧登五嶽，浮洞庭彭蠡以歸。萬歷四十八年卒，壽已七十有七，生平儲書最富，其後人所輯世善堂書目，按書目類辭自謂溫麻山農，誌未有歛西龜經傳坊云，明多唐五代遺書，世所未見之本。書目附刻知其說經言易，起於一畫，初未有文字也，古今諸家皆言卦不言圖，是舍本而尋末，故作伏羲圖贊，一筆圈成，不待奇耦離析，而萬一千五百二十策悉出自然。又以詩本聲教，宜可詠歌，世人知文不知音，何以被管絃，奏朝廟，因作毛詩古音考。其論學務審時義，切日用，不爲空言，嘗謂言於妻子，言於僕婢，皆道也，何必聚徒；行於飲食，行於坐臥，皆道也，何必居位。又言昔爲諸生言戒懼，實未嘗戒懼也，及爲國家守邊，百責攸萃，年未四十，髮白種種，節俠氣盡，危悚日深，口不言戒懼，而戒懼在茲。又言兢業在心，所以兢業任事，今儒者曰，兢業心體也，但保心體，事爲之末，無足介意，歧內外，判心跡，故驚虛談，無當實事，皆切中當時講學之弊。大宗伯錢謙益稱其學通五經，而尤長易詩，著書十餘種，詳誌文志，子祖念詳孝友，肇復詩列傳，孫元鍾詩文苑，三世皆有著述。

通志入儒林今從先靈移教

本書主要參考書籍一覽

陳一齋全集

戚少保年譜

明史

明通鑑

明史紀事本末

歷代名人年譜

全邊略記

福建通志 陳衍修

長樂縣志

泉州府志

孤嶼志

正氣堂集 俞大猷

林子年譜

李卓吾年譜 鈴木虎雄

崇禎集 董應舉

寓林集 黃汝亨

世善堂藏書目錄（知不足齋叢書本）

本書著者其他著述目錄

中國圖書分類法

中國圖書著者符號編列法之商榷 協大學術第二卷

陶藝與文化（繙譯） 協大學術第一卷

福建文化研究書目 福建文化第一至六期

朱熹著述考 福建文化第十六期

福建協和大學陳氏書庫福建人集部著述解題 協大學術第三卷

鄭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證 福建文化第二十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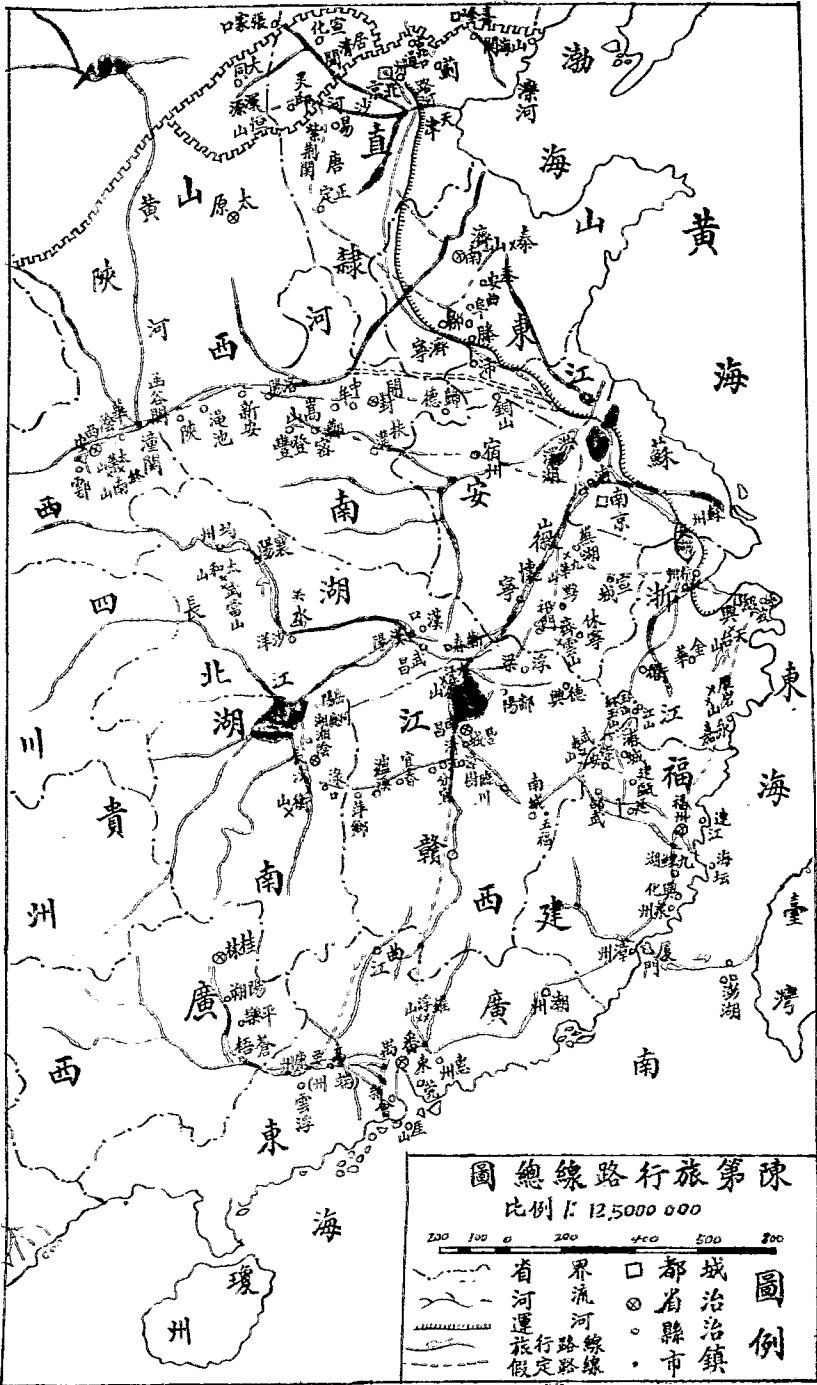
中國對於美洲的最初知識考 東方雜誌第三十六卷十三期

禁菸考（繙譯） 福建文化第二十七期

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所存清代禁書逸略 福建文化第二十八期

邵武本校校地南宋古墓發掘研究報告 福建文化第二十九期

十八世紀以前遊閩西人考 福建文化第三十三期



陳第旅行路線總圖

比例尺 1:12,500,000



- | | | | | |
|--|-----|--|----|----|
| | 省界 | | 都城 | 圖例 |
| | 河流 | | 治鎮 | |
| | 運河 | | 州 | |
| | 旅行線 | | 縣 | |
| | 假設線 | | 市 |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

文史叢
刊之四

陳

第

年

譜

每冊定價一千元

著作者 金雲銘

發行者

福建福州魁岐
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

印刷者 協大印刷所

經售處 協大書店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 35
- 9 77